東方客著
社會鬥智小說

黑天堂

1





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初版
登記証內警台業字第四九四號

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黑天堂

作者：東方客
版者：海光出版社
行人：黃根福
經銷：海光書社
臺北市泉州街三十四巷五號
電話27234號 郵局劃撥帳戶2126號
印刷者：台灣印刷廠
台北市貴陽街二段一〇四號

定價新臺幣十元 港幣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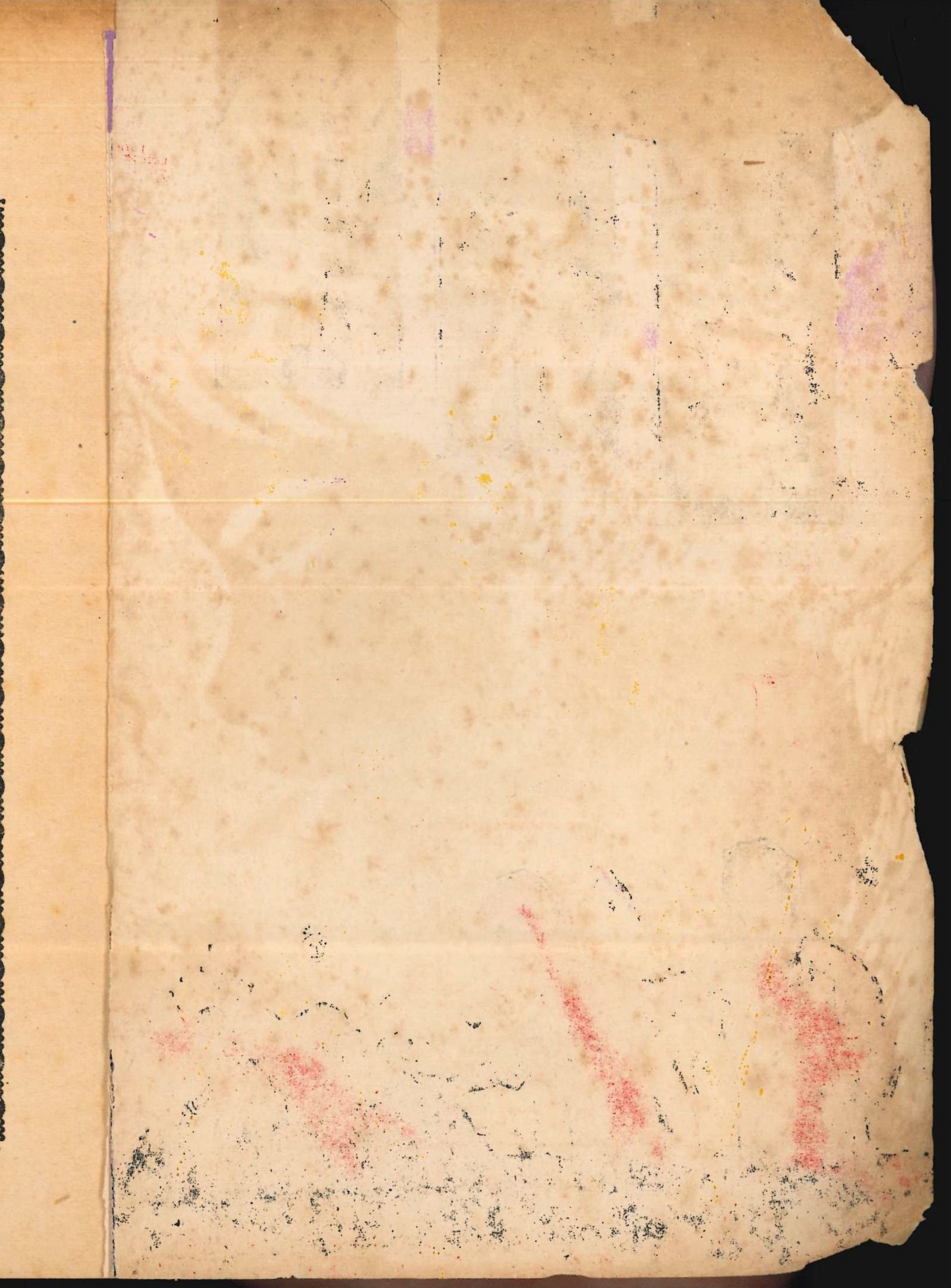
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黑天堂

東方客著

第一集

海光出版社印行



目錄 第一集

黑天堂 第一集

第一章 鳥脫樊籠

香港，這孤立的天堂，一到了初夏，就進入雨季，每天細雨濛濛，將一個繁華綺麗的溫柔鄉，籠罩得一片凄涼。

一個黑衣短裝的青年，頭髮蓬鬆，鬍鬚滿腮，在他清瘦的面頰上，放出一種憤怒的神色，他從赤柱監獄大道上，踽踽獨行，他這時的心情，是喜，是憂，是怒，却無法替他作一個適當的結論。

「這五年的苦夠我吃的了。」他自言自語低聲說：「整整五個年頭，終於恢復我的自由了。」

那是五年前的事，他才十九歲，爲了愛上一個比他年紀大二歲的女人，和深水埗一家賭窟的老么，爭風吃醋，在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他身懷利刃，守着情敵，那老么身

中七刀，倒臥在血泊之中，而他就吃上五年的官司。

後來聽說老么並未因傷致命，而他的愛人林岫雲却被老么霸佔去了。

他緊緊握着兩拳，突然眉目間流露一般無法形容的憤恨，往事同憶湧上心頭，遮掩了眼前的快樂，他自信已硬着心腸想把五年前所受的羞辱，永遠抛之雲外，可是，他知道這是辦不到的，他心靈所受的鐵窗風味底創痕，既深又重，單單是恢復自由，是不能使他心甘情願的！

他要去找他要找的人，他要從敵人手裡將心愛的人奪了回來，否則，他寧願不要自由，寧願躲在監獄裡嚐受鐵窗的苦頭。

夕陽西斜，他緩緩的在平滑如鏡的大道上走着，口中喃喃的說：「老么你總該稱心如願了吧？哼！我是不會放鬆你的，只要你夠種，我們走着瞧啦！」

他走了一歇，停滯在一株柏楊蔭下，出神凝視那雨後如畫的街景，啊！這種忽雨忽晴的天氣，大自然的景色，他已有五年沒有同它們接觸了。

正當他凝神沉思的時候，忽聽有人在叫：「方傑！方傑！」一個二十左右的小伙子從街道那面直奔了過來。

他回頭看到他幼年的夥伴文瑞，不禁嘴角上掛出一絲的笑容，他兩手伸了過去，文瑞大叫着說：「你是幾時出來的？」

「在兩個小時以前！」

「啊！你這回吃苦了，你看你的臉……」

「不要說這些，我問你，岫雲現在怎樣？她……」

文瑞看他的臉上已變了顏色，忙接着說：「說來話長，走！我們找個地方談談！」

他們搭上「巴士」（香港稱公共汽車為「巴士」。）在大道中下車，文瑞把他讓到一家馬拉松飱室，兩人在吃着這家有名的牛鷄快飱。

「岫雲現在倒底怎樣？她當眞甘心情願的嫁給那個麻哥？」

「不嫁給他又怎樣，人家勢力大，這幾年老么可不同了，油蔴地一帶地盤，統統掌握在他的手裡，方傑，我看你死了這條心吧！」

「不成，我要找他，我要……………我要把他剁成肉醬。」

文瑞看他聲音顫抖，情緒激動，不想再刺激他，於是輕輕的說：「從長計議，等我們紮住了根，還怕他飛到天上去！」

「黃三在荃灣混得怎樣？」方傑問。

「頭兩天他還提到你，那邊局面雖然小些，出息並不壞，等會我們就過海，先到那邊落脚，呆個時期再說！」

方傑沒精打采的跟着文瑞走出馬拉松殮室，他們從佐頓道過海，坐上直達荃灣的「巴士」，經過青山道，在七哩半下車。

黃三在黑社會中有潛在的力量，荃灣的煙、賭、娼由他一手包辦，是個炙手可熱的的人物，他正躺在烟舖上，聽說有客來訪，他連頭也沒有偏過來，仍在呼呼的抽着，文瑞悄悄的走上兩步，口中喊聲：「三爺，方傑來看您啦！」

「誰？」他方始把身子側轉，看見一個臉色慘白的青年站在房子中央，不禁叫道：「方傑，你委曲啦！好！坐下來談。」

文瑞沒有等方傑開口，向黃三看了一眼，：「他今天剛出來，我把他領來看你老，除了荃灣這塊地方，他還沒處落脚呢！」

黃三是個一刮兩響的人，他把小茶壺送到嘴邊上，吸了一口，說：「好吧，就在我這裡歇歇脚，小塘裡養不了大魚，總比滾在沙灘上强些，過兩天，我再替小老弟計劃計劃。」

方傑始終沒有出聲，他沒有留意黃三所說的話，眼前的安頓不能引起他的快意，他祇在盤算着一件更重要的事，這件事把他的思想與心靈全部佔有了，使他對其他的一切都毫不在意。

黃三把眼光向他一掃，「嗯」了一聲：「你是在想那個女人，是麼？我老實同你說，現在的老么，可與五年前大不相同啦，進進出出，都有保鑣的跟着，要想動他一根汗毛，哼！怕不那麼簡單吧！」

方傑噓了一口氣，說：「三爺，我的苦已吃夠了，那怕他是銅牆鐵壁，我也得去闖他一闖，頂多再回到赤柱去，還有什麼大不了的。」

「不是這樣說，老弟，五年已經等下了，人又在他手上，總得來一個兩全其美呀！」

「三爺是說叫我等着，眼不見爲淨，我不能睜着眼睛看他向我擺威風呀！」

「誰叫你去看他，先在我這裡窩幾天，等機會，成不成？」

黃三說完，把一個「高裝」（烟泡子）擺在斗上，用手一讓：「老弟，躺下抽兩口

，慢慢再談。」

「三爺，我已五年沒有抽這東西了！」正當方傑推手之時，黃三旗下所營的紅心賭場掌台的小余走了進來，報告說：「那個姓藍的女客已經來啦，三爺親自去一趟，好叫她輸得心服口服！」

黃三沒有答他的話，却向方傑掃了一眼，略一沉思，說：「老弟，你去代我走一趟，看苗頭行事，說不定，老弟會在她身上找出油水來！」

方傑望了望黃三，問：「那個姓藍的女人是什麼來路？」

「不要問，你去看看路道，聽說是個肥戶，老弟，機會來啦！」

紅心賭場是設在荃灣老街一條狹巷子裡，這時，單雙枱上坐着一個二十五六歲的艷裝女子，手裡夾着一枝三九牌香烟，正在凝神準備下注。

方傑緩緩走了過去，在她橫首坐下，只見她在單上押了一千塊籌碼，楞了一下，又在小上推了一千，然後悠閒的把口中一口烟霧吐出。

掌抬的叫了一聲：「開」，「三五六」，「雙」「大」，那個女人猛吸了一口烟，回頭看了方傑一眼，又在第二注單上推出二千元，另外在么三，么四，三四，點子上各押了五百。

方傑用眼睛直在她臉上瞟着，等到寶蓋揭開，仍舊是老寶，「三五六」，「大」，「雙」。

大約過了兩個小時，那盛裝女子總共已輸了十萬以上，順手便將攜帶的一隻手包打開，翻來翻去只掏出一些零星散紙（即散票），她輕輕地嘆息一聲，猛然間從左手腕上除下一隻鑲有鑽石的鐲子，向枱上一扔，說：「這隻鐲子賭兩萬！」

掌檯的小余裂嘴一笑，拿着鐲子仔細的看了又看，兩眼一眯，道：「小姐，只能賭五千，多了小的不能作主。」

那女子柳眉一皺，說：「你再看看，上面那顆大的有兩「克拉」啦，最少也得賭一萬，明天晚上拿現款來贖，不要多說啦！」

小余一歪嘴，籌碼枱上送來十個紅碼，那女子好似已失去理智，一抬手，將十個籌碼全數送到「雙」上面去，臉上紅紅地，雙眼直瞪在寶盒上。

方傑微一抬身，伸手將籌碼移到單上五千，另將五千押在「二五」點子上面，偏頭向那女子笑了笑，燃起一隻香烟，口裡在說：「妳同意麼？」

那女子被他這突來的舉動，怔了一怔，隨即淺淺一笑，：「好吧，反正已輸定了，就照你的意思辦吧！」

開寶的是個二十來歲的姑娘，斜了方傑一眼，沒有唷氣，方傑雙眼眯成一條縫，噴着口裡的烟霧，說：「姑娘！注已下定了，開吧！」

「二五六」，「單」寶盒打開來赫然是十三點，單上五千是一賠一，點子上五千是一賠五，莊家賠出三萬。

那女子將籌碼放齊，對方傑一笑，順手推出三千籌碼，笑着說：「吃紅，少一點！」

方傑等寶搖定將三千籌碼送到「雙」上面，口裡在說：「押么二五」準保沒錯。」

那女子賭的也是潑辣，把面前三萬七千籌碼，在「雙」上押了兩萬，下餘的一萬七千，統統分配在「么二五」點字上面。

小余瞪着兩隻大眼，又無法阻止枱上的動作，說時遲，那時快，寶盒揭開，「么二五」，「雙」，連方傑的四萬塊籌碼，莊家一共賠出十萬零八千。

方傑的三千籌碼連本帶利一齊往那女子面前一推，向她微微一笑，說：「夠本啦，歇歇吧！」

那女子數了一萬交給小余，將鑽鐲取回，果然離開了枱面，往休息間裡走去。

小余一拍方傑的肩頭，說：「這是怎麼回事，等會叫我怎樣向三爺交代？」

方傑聳了聳兩肩，說：「是三爺吩咐的，你照實說好了！」

小余向他瞪着大眼，一時竟猜不出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但照賭場裡規矩，這次方傑是犯了大忌，耳報神早已將消息傳到黃三那邊去了。

方傑拖着懶洋洋的步子，轉到休息間，那女子正躺在烟坑上抽烟，方傑一歪身，向她下首躺下，說：「妳也抽這個？」

那女子將一口烟抽完，又吸了一口熱茶，方開始答腔，「每天都是通宵，不抽，精神那能來得及！」

「嗯！」這種地方還是少來一點好！」

「你不是也到這種地方來嗎？」

「哦！」妳可不能比我，今天不是我，鐲子輸掉，回去恐怕不能交賬吧！」

那女子瞟了他一眼，問：「向誰交賬？」

「妳心裡明白！」

「那麼該謝謝你了。」

「我生平最怕聽人家說謝字」

「所以你不要我的錢！」

「賭場裡的錢，我拿了會燙手的。」

她用好奇的眼光投了他一眼，報之一笑，忽然若有所悟的問：「先生，你貴姓呀？你有這手本領，還愁沒有大吃大喝嗎？」

「我叫方傑！」他接過她燃好的一枝烟，一面吸着，一面向她凝神細看。

「你是問我姓什麼？」

「嗯！」

「我姓藍，叫妮妮。」

「妮妮，這個名字倒別緻，妳不住在荃灣？」

「你問這些做什麼？」

「到賭場裡混了有多久？」

「誰在賭場裡混，我不過是逢場作戲！」

「在紅心賭場輸了多少？」

「不算多，二三十萬。」

「想把它撈回來嗎？」

「當然更好！」

「明天我帶妳到九龍去賭，但有一件…………」

「什麼？」

方傑猶豫了半響，沒有答話。

藍妮妮看他說不下去，緊跟着問：「九龍那邊我又不是沒去過，有什麼事說出來聽聽。」

「油蔴地蒙哥賭場也去過？」

「那裡不過賭得大一點，有什麼了不起！」

方傑雙眉緊鎖，一口接一口的抽着，口裡却吞吞吐吐地在說：「到那邊不能就這樣去，嗯…………嗯…………」

「不能這樣去，要那樣子去法？」藍妮妮有點不耐煩的說：

「我們是初次見面，交淺不能言深，我實在有點說不出口」方傑囁嚅了一下說：「其實，只要說開了，想妳就不會見怪的。」

「你到底說什麼？」藍妮妮兩眼瞟着他，說：「說了半天，沒有聽見你講出一句眞話。」

她吸了一口烟，接着說：

「我這個人是痛快慣了的，油蔴地的蒙哥賭場總不會吃人吧，你說好了，我不會怪我的。」

「明天晚上八點，我們在平安戲院下面新新茶室見，妳穿得樸素一點，錢放在我口袋裡，拉着我的手臂，一同進蒙哥賭場，當然是要暫充一下我的太太了。」方傑終於要把所說的話說出。

他看她臉上一無表情，又接着說：「我們要假戲眞做，千萬不能露出馬脚，至於錢放在我袋子裡，妳拉着我，不會怕我跑掉吧！」

她仰頭向方傑瞥了一眼，微微沉吟，手裡挑着烟膏，在烟燈上燒着，眼看着燒起的泡子在出神，似乎不想即刻答復方傑的話。

「妳不是說不怪我嗎？」方傑忍不住的問：「我說出來，妳又不理會，那還是不說的好！」

她一面尋思，一面暗忖：「這個人來路有點不對，我僅僅同他認識不到兩小時，就要我冒充他的太太，錢倒是小事，弄出麻煩來可不是玩的！」

這個在黑社會裡跑跑的女人，忽然猶豫起來，她覺得不應該答應他，也不想撈回她已經輸了的錢。

方傑看她凝思不語，腦子一轉，說：「我是說看走了眼，想妳這樣一個貴婦人，那裡會把我這窮小子看在眼裡，雖然我說的是一套謊言，終究不應該向妳開玩笑，好，好！算我說錯了，剛才的話，整個收回。」

他這用話一激，當眞收到了一點實效，藍妮妮一生什麼不怕，就怕人拿話激她，不想方傑的話，恰恰踢到她的瘡疤上，於是，這個痛快的女人，柳眉一揚，說：「我不管你是不是在說謊話，我只問你賭場裡賭的是錢，認錢不認人，要我權充你的太太作甚？」

「我有難言之隱！」方傑說。

「你不攤牌，我可要走了。」她眞的從烟坑上坐了起來，一手扣着領口的扣子，一手提着手袋，彷彿卽刻就要離去。

方傑一軋苗頭，徐徐的說：「妳得容我說呀，那妳是沒有誠心啦！」

「你說，祗要有理由，我藍妮妮決不含糊。」

「好！我們長話短說，我同蒙哥的老板有點過節，我想找他算賬。」方傑簡單的說。

「這不是理由，有過節找賭場的老板算賬，要帶太太去，我還沒聽說過。」藍妮妮說完，兩隻銳利的目光，盯住方傑，似乎是在說，你在騙人。

方傑英俊的臉上，顯出極端的憤怒顏色，他把烟蒂一扔，又燃起一隻煙，深深地吸了一口，說：「難得遇到妳這樣的人，好吧，我實對妳說了。」

於是，他把岫雲如何愛自己，如何與老么爭風吃醋，如何在雨中等他，如何將他刺傷，自己被關進赤柱監獄，以及老么强佔岫雲的事原原本本的向她說了。

藍妮妮聽得津津有味，反而大笑起來：「你是在利用我，把我帶去給那個情人看，表示你有辦法，氣氣她，是嗎？」

「我決沒有這樣存心」方傑一本正經地說：「我是去探探行情，不但不如妳那樣想法，還得化一下裝，使得她們認我不出，同時，我也給妳沾點便宜，我跟妳姓藍，妳權充我的太太，我隨妳姓藍，兩下相抵，誰也不吃虧。」

藍妮妮聽完，柳腰一擺，施施然的走了出去，口中却在說着：「晚上在新新茶室見！」

方傑眼看着美人的背影消失，內心起了一種莫名的快意，拿起煙槍，正在呼呼的抽着，不提防，一個蒼勁有力的口音在叫着：「好哇！你拿我十幾萬放盤，乾脆，我這個紅心賭場收了，不結了嗎？」

方傑抬眼一看是黃三，心中一凛，隨又滿面堆笑的說：「三爺，幫忙幫到底，我方傑總有一天酬報你老大哥這番深情厚意！」

黃三向他裂牙一笑，「誰要你報酬，老弟，我知道你有個幹勁，去打天下吧！」

方傑一伸手，說：「萬事準備，只欠東風，明天白天過海，還得裝點行頭呢！」

黃三笑了笑，隨手交給他十張大票，又鄭重的說：「老么可不是好惹的，老虎頭上

拔毛，謹防虎爪子呀！」

方傑點點頭，眼看着黃三去了。

第二天傍晚七點五十分，新新茶室樓下火車座上，坐着一個紳士模樣的人，一套畢挺的英製深灰色西裝，唇上留着卓別林式的一撮短鬚，手上拿着一份當天的英文時報，心不在焉的看着。

一看時計，正正八點，一個身穿淡藍色旗袍，外面披了一件風衣，風姿綽約的女人，走了進來，方傑恐怕自己改了裝，她不認識，特意拿報紙晃了兩晃，藍妮妮向他淡淡一笑，隨卽坐了下來。

茶房送上茶來，方傑照單要了兩份西飡，然後對她說：「有什麼不妥當嗎？請批評批評！」

她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陣，盈盈一笑說：「啊！我有你這樣掛名的丈夫，也値得榮耀。」

「嗤！說輕聲一點好麼？」

她仍舊大方自如的有說有笑，打開手包，取出兩紮五百元的大鈔，說：「這是十萬，夠嗎？」

「一本萬利，有一紮就夠了。」方傑笑着說。

他們高興的吃着，談着，儼然是一對夫婦。

十點已過，油蔴地豪哥賭場已經開市，一般賭徒帶着興奮的心情，走了進去，老么每天照例是要到午夜子刻才帶着太太岫雲進場子溜一轉，當然他是來看看賭場裡五顏六色的人，以及當天的收入情況，過了兩點，他又回太子道寓中去了。

這晚，他來的特別早，不到十一點，他單人匹馬匆匆地走了進來，他是得着情報，今天有一個客戶，舉止闊綽，帶着太太進場，不到半小時，在單雙枱上已被他贏了七十萬。

這個消息非同小可，數字也大有可觀，所以他特地趕來看看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物。

賭場裡贏了錢的人，如果是生面孔，或是不三不四的賭混混，贏了錢要想平平安安地走出大門，並不那麼簡單，一般保鑣打手俱是虎視眈眈的在一旁看着，他們拿錢吃飯，就是幹這種打架殺人的事。

但是，他們的眼睛也長得雪亮，如果碰到紳士型的高級人物，他們也祗好眼睜睜的

看着人家贏了錢，帶着走，還得鞠躬哈腰的替那般大佬開汽車門。

狗眼看人低，也可說狗仗人勢，是以他們今天看見方傑一派紳士打扮，斯斯文文地在賭場上押注，不時還低下頭來與藍妮妮切切細語，彷彿是在商量下注的大小，於是，他們不敢狂吠，祗得跑到老板家裡報信。

今天方傑好像並未施展辣手，下注的數目也頗費斟酌，但他所下必中，無往不利，押大，押小，或是單雙，那寶中的點子好像是跟着他走，於是，把蒙哥賭場裡的一般執事鬧得傻了。

「這個人頭不熟呀，是那路子的貨，倒要研究研究」一個管事的在向魏總管說。

「有點不穩，可能是大陸來的。」魏總管皺着眉說：「這要是一直贏下去，蒙哥賭場怕不要被他壓垮了嗎？」

就在這時，有人報告說：「老板來了！」魏總管搶着迎了上去，只見老么滿臉的麻子球作一團，兩隻鷹眼直在環視，一見魏總管，劈頭就說：「怎麼搞的，窩囊東西，錢被人家贏了，是那條路上都摸不清楚，我看你這份差事別想再混下去了。」

魏總管欠身垂手，說：「大概是大陸來的，港九兩地沒有這號人物。」

「手面怎樣？」老么怒容滿面的問。

「下的注並不太辣，祗是每押必中。」魏總管低聲下氣的說。

「那還說什麼，哼！老千吃到我頭上來了。」老么一口咬定方傑是老千。

「要不，你去認認面孔！」魏總管想推卸責任，假如老么也認不出來，那祗有活該老板倒霉了。

老么左右一回顧，說：「你們不用跟着，我去看看。」

他三脚兩步的走進那間單雙枱子房間，停留在桌子角上，兩隻鷹眼打閃，盯着方傑，藍妮妮兩人望去

方傑早已看到是老么來了，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可是，他今天却未稍露痕跡，竟然視若無睹，連正眼也沒有向老么那邊一瞥，仍然低頭斜睨着藍妮妮，好像有說不完的話在細密的談着，偶然也推出二三千籌碼，隨便在押注。

老么估計他面前的籌碼，已將近到了百萬大關，奇怪的是，就在老么站住的剎那時間，他已失風，籌碼有去無來，大約已輸出十萬以上了。

藍妮妮看他心不在焉，悄悄地問：「是不是那位來了。」

他用胳膀一碰藍妮妮：「賭錢總有輸贏，碰巧給我猜中了幾注，老中那還像話麼！」他故意地答非所問。

任憑老么的眼光再銳利，竟沒有看出這個押注的是他的仇人。他呆呆的在方傑臉上打量了一些時，連個什麼路數也沒有弄得清楚。

他作夢也沒有想到這個紳士是他的情敵，這次方傑自赤柱監獄裡出來，他一點沒有得到消息，難怪他沒有疑心到方傑頭上。

老么移動脚步，繞到櫃台上面，招呼魏總管：「你去讓他們換一換手，最好連枱面上的寶盒也換一付。」他顯得有點急燥地說：「祇要不超出五十萬，我們仍然要維持豪哥賭場的牌子，換人以後的情形怎樣，隨時到小間裡向我報告。」說完，他走進一間祕室裡抽烟去了。

魏總管唯命是從的照老板吩咐，檢了一個靈活的老手上枱，並將豪哥賭場私置的寶盒也帶到枱上。

時間已到十二點，方傑的神情已不如先前那樣鎮定，兩眼直在四週環顧，情緒顯然已是不安，推出去的碼子並未考慮，霎眼已輸了一半。

藍妮妮看了看腕上的錶，說：「還要賭下去嗎？我還有事呢！」

「我的事還沒有辦完，今天說不得要委曲妳一下」方傑低低地說。

「那麼不能再輸下去了，你爲了對你的情人討好，是想原數奉還？」藍妮妮怕他有這種打算。

「我不會白白地讓妳同去的，當然，我會對妳有交代的。」方傑說。

其實，他現在的手法已經不用了，方才那種有贏無輸的手法，原是想吸引賭場裡的注意，好把他所想會的人早點引了過來，不料弄巧成拙，老么倒是提前來了，他所想的岫雲竟連影子也沒有照面。

大鐘敲了一下，豪哥賭場的賭客正在上市，有些老賭的客人，聽到方傑的手法高明齊都爭先恐後的趕到這張枱子上來，祇要方傑一下注，就有三二十人跟着他押下去。

可惜那些人遲來了一步，這時方傑的賭注，已不是先前那樣得心應手，輸三注，如果贏回來一注，結果，那般人跟着下了水，賭枱上的氣氛自然不同了，而賭場裡一般人，包括老么在內，已不似兩小時以前那般手忙脚亂了。

老么躺在祕室裡，吞雲吐霧，心情鬆了一半，魏總管走了進來，嘻哈的說：「我說

不會是老千，看他的賭法，不見得是拿得穩的，再過兩小時，不叫他全軍覆沒才怪呢！」

「嗯」！老么點點頭，說：「現下那張枱子上的人該少了吧，眞是一般盲從的傢伙，看來沒有虧吧！」

「那個姓藍的，還贏不到五十萬，跟着他輸的人倒不止此數，當然不會虧。」魏總管恭而敬之的說。

「那就好了，老魏，也是你的造化。」老么說完，閉着眼睛養神。

「老板鴻福齊天，小的跟着啃元寶邊呢！」魏總管嫵媚的一笑。

老么覷了一下魏總管，心裡大是受用，嘴角露出了微笑，擺擺手，說：「好吧！出去看看，好好把那個姓藍的攏住就好辦！」

魏總管鞠躬而退，老么低低的哼了一句罵殿的唱詞：「孤雖是，登大寶，依然大宋………」

「喲！怎麼今天這樣開心，唱起來啦！」一個如銀鈴一般的聲音由門外傳入。

門簾起處，岫雲蹁跚地走了進來。

老么麻臉一揪，兩條眼睛笑得合成了一條線，哈哈大笑說：「我今天比上天還舒服，唉！岫雲，妳不知道，賭的滋味，輸了翻本，其中滋味無窮，我躭了大半天的心，現在總算踏實了，來！來！抽兩口。」

岫雲一屁股歪坐在烟舖上，笑着說：「你成天打雁，難道還會讓雁兒啄了眼睛，究竟是誰要你這般躭心？」

「別提了，今天來了一男一女，一上枱桌，就被他捲上了百萬之數，弄得全場子裡人，風雲變色，後來，我來了，祇在桌角上一站，把陣勢就壓住了，哈！哈！妳說邪不邪。」他把魏總管的話，又重複的說了一句，老魏說我鴻福齊天呢！」他瞥了岫雲一眼，又說：「那還不是沾太太的光，哈！哈！」

「誰要你在我臉上貼金，算了吧，祇要你平常少罵兩句就得啦！」岫雲冷冷地說。

「好太太，誰敢罵妳，我就是這個狗熊脾氣，說實在的，那一次我不後悔，又那一次罵過了妳，沒有向妳討饒，嘻！嘻！」

老〃是個粗人，胸無點墨，平時一橫眼，就認不得人，但他對於岫雲總算還有三分懼怕，他在怒髮衝冠，動手打人的時候，只要岫雲一出面，事情就可不了了之。」

岫雲一看他那副得意的神色，臉上的大圈圈套着小圈圈，令人惡心，板着臉說：「少得意些吧，我還以為你中了大馬票，原來還是被人家吃了。」

「妳說什麼？」老么有點發急地說：「那個姓藍的敢吃我，我叫他走不出這蒙哥賭場的大門。」

「你又是老毛病犯啦，讓我出去瞧瞧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岫雲說。

「好！好！妳去看看，不對的話，我老么可要叫他吃不了，兜着跑！」

岫雲也不理他，一提脚，就向外走。

「慢着！妳去看看就來，可不要同那個男的答話！」老么什麼都不怕，就怕他這個太太同男人家說話。

「你昏了頭，我又不認識人家，同他答的個什麼話。」岫雲面孔一放，說：「再說，人家有女人跟着，也虧你好意思說出口，吃醋吃到外國去啦！」

「我是好意！」老么有點侷促的說：「太太，好！你去！妳！不要生氣。」

岫雲頭也沒有回，放開脚步，向祕室門外走去。

第二章　一步登天

賭場裡烟霧沉沉。

方傑有點神不守舍的東張西望，心裡忖着：「今晚是白來了。」面前的籌碼又少了一叠。

藍妮妮到底是見過市面的女人，對於錢的多少却也沒有放在心上，心想：「反正是他贏的，只要不輸老本，不必掃他的興。」

這時，大鐘已敲了兩下，方傑側過頭，低低地說：「累了吧？去抽幾口！」

「也好！你陪我去！」藍妮妮懶洋洋地說。

方傑點了點籌碼，整整三十五萬，除了五萬本錢，淨贏三十萬，然後，挾着藍妮妮起身，他手圈着她的纖腰，親暱的走向休息室去。

她們在一張大沙發，一左一右的躺着，藍妮妮燃了兩枝烟，向方傑嫣然一笑，把烟遞了過去，說：「沒有看見人，心裡不高興？」

方傑看她笑得很甜，但從她那高貴的氣質上，一點也找不出邪狹的意思，祇得淡淡地答了聲：「今天大爲掃興。」

「贏了錢，還掃興！」她故意挑逗的說。

「錢是代妳贏的，我的任務并沒有達到。」

「人已經是人家的了，見不見面有個什麼勁……」

「我要問問她，爲什麼背叛了我，我要出這口氣。」

「我看還是死了這條心嗎，祇要你願意，我……」

她沒有把話說完，忽然覺得有點不安，方傑機伶地看了她一眼，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心是不會死的，氣還是要出的。」

藍妮妮看看手腕上的錶說：「你是要等到天亮？」

「只有明天再來，我也想囘去了。」方傑說。

忽地，門外人影一晃，一個麗人伸頭向休息室張望着，方傑的脈搏速度加快，心已要從口腔裡跳了出來。

藍藍妮妮也跟着緊張起來，囘臉向門外望去。

那伸頭探望的麗人，正是方傑念念不忘的岫雲，她們六隻眼睛不期然的對着，岫雲幾乎要大聲喊了出來。

她自然是認識他的，他的一舉一動，神情姿態，在她眼裡太熟悉了，任他化裝得巧妙，甚至化成灰燼，她也不會看不清楚的。

這時，她把將要伸進的脚步，又縮了囘去，凝滯的站在休息室門外，雙眉一蹙，掉轉身子走了。

她這一走，把藍妮妮可楞住了，再看方傑，臉上雖呈現緊張，却不怎樣焦急，藍妮妮沉不住氣的說：「她怎麼走掉呢？她怎麼走掉呢？」

「她不能進來的，否則，她的一條命會白白的送掉。」方傑沉吟的說：「妳替她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她是應該走的。」

「那麼你又爲什麼在這裡死命的等她？」藍妮妮不解的問。

方傑略一遲疑，說：「我就是要她看到我，下去的工作，就要拜託妳了。」

藍妮妮望他笑了笑：「你這個人眞是貪心不足，我作了你的臨時太太，沒有說的，是我答應你的，其他什麼工作，與我無干，也不希望你再麻煩我了。」

「我的好太太，難道三十萬元就買那樣一個名份麼？」方傑故意提高嗓子說：「這次工作妳必能勝任，而且是輕而易舉的事。」

藍妮妮忽地聽他改變了稱呼，心中雖覺有點不自然的感覺，但他已明明在說，那是臨時的名份，好在稱呼歸稱呼，事情歸事情，我不能為了錢，替他做下流的事，我寧可那三十萬元不要。

她心裡在打着念頭，只見方傑在西服袋裡掏出一本日記簿，隨手撕下一張，用鉛筆就在簿上寫了兩行字，遞交給藍妮妮，說：「這一點總可以幫忙吧？請妳將這張字條交到對方的手中，那麼我們今天的一場戲，就算閉幕了。」

藍妮妮接過字條，睜大了眼睛，看見上面寫着兩行小字：

「務盼保密，明天下午四時，在老地方見！切切。

有天大的事，也要去。」

這張字條上下款俱沒有， 藍妮妮凝了一會神，用手將字條摺了兩摺，臉上現出極不愉快的神色，說：「她已走了，蒙哥賭場這麼大，叫我怎樣去找她。」

「她不會走的。」方傑自信的說：「她會找機會等妳的，妳裝做去小解，看見她，可不要說話，祇把任務達成就行。」

藍妮妮十分不願的站了起來，說：「好！就是這一件，下不為例，你這個人眞討厭！」

方傑也沒有理會她在說什麼，而藍妮妮已經緩緩地走出了休息室。

果然，岫雲倚立在一個茶几旁邊，口裡啣着一枝香烟，看着賭桌上呆呆的出神，藍妮妮好似做情報工作的老手，匆匆走到岫雲的身邊，輕輕一撞，把岫雲啣着的香烟撞到地上，口裡連連說着：「嘸該！嘸該！」（對不起的意思。）

她熟練的俯下身子，替岫雲將香烟檢起，用大食兩指夾着，連同手掌內的一張字條，一齊遞了過去，連眼皮也沒有向岫雲望上一望，一逕走向化粧室去了。

岫雲做賊心虛， 兩頰不禁泛起紅暈，偷眼環視四週， 藉故又向另一桌檯子上走去。

藍妮妮將她撞了一下，并不是沒有人看見，祇因對方是一個女的，并且是一個貴婦，又謙和地替她檢起香烟，自然而然的沒有人注意她了。

那張字條，放在岫雲的手內，雖然沒有份量，但岫雲好似提着萬斤的大石，心裡卜

通卜通的跳個不停，把她一顆芳心壓得透不過氣來，足足有半個小時，她沒有敢動那隻揑着字條子的手，她在滿場子轉來轉去，一霎眼，走進了化粧室。

方傑與藍妮妮，兩人手臂圈着，親暱的走到櫃檯上面，將籌碼兌了現款，大着步子走出蒙哥賭場。

她們坐在「的士」上面，藍妮妮頭倚在方傑的肩上，親熱的說：「事情同你辦好了，該怎樣謝我。」

「三十萬，我的太太！」方傑從兩隻袋子裡，將現款掏了出來，放進她的手袋內，說：「再過半小時，我就不能這樣稱呼妳了。」

藍妮妮的頭靠在方傑身上緊緊地，一動也不動，車子從彌敦道，已過了界限街，直往青山道駛去。

方傑低頭向她說：「我送妳回去，是到荃灣？」

「我不住在荃灣！」她把頭向他臂上揉了一下，說。

「那麼是在九哩半青山飯店？」方傑問。

「我住在香港銅鑼灣。」她說着噗嗤一笑。

「那這個方向不對呀？」方傑訝然。

「本來就不對麼！」藍妮妮若無其事的答了一句。

「天都快亮了，不能再在街上兜風啦！」方傑顯得有點不安。

「反正也沒有過海的渡船了，不在街上兜風做什麼？」藍妮妮說。

方傑這時心已大定，原想睡上一覺，好做下午的約會，藍妮妮已猜透他的心思，輕輕一笑，說：「約會還早啦，忙什麼？」

「我……我……」方傑的我字還未說下去，藍妮妮一撇嘴，說：「你這個人眞是過河拆橋啊！人家爲你忙了老半天，家也回不去了，你倒想開溜，說得過去嗎？」

方傑被她說得瞠目結舌，心想：「這個女人眞不講理，我爲她忙了幾小時，替她贏了一個不小的數目，她不過替我遞一張字條，就怨天恨地的，反轉來罵我過河拆橋。」

他原就生成一副朗爽的性格，索性把右臂兜了過去，摟着她的纖纖細腰，說：「我的太太，妳要我陪妳，車子也不能往青山道開呀！

「那麼叫他掉頭！」藍妮妮有氣無力的說。

香港的司機，腦筋異常靈活，不等方傑開口，車子已轉了向，又向原路上開回。

「去賓處？」司機問。（到什麼地方。）

方傑毫不猶豫的說：「半島酒店。」

藍妮妮軟綿綿地倚在方傑的手臂上，微閉雙目，一聲也不響。

「半島酒店」是九龍一家最大的旅館，他把藍妮妮扶下汽車，走進電梯，在五樓開了個富麗堂皇的房間。

方傑向茶房要了一瓶威士忌，藍妮妮替他滿滿的斟上一杯，說：「你吃酒，我不陪你，我先冲涼（洗澡）等會替我叫一份三明治就行了。」說完，向方傑做了個媚笑，走到洗澡間裡去了。

東方已露曙光，方傑打了一個呵氣，舉杯一飲而盡，此時他思緒沸騰，想到剛出獄兩天，居然與岫雲聯絡上了，而又碰到這個身世不明的藍妮妮，也居然被我利用，看她一舉一動，雖然稍嫌凝遲，但究竟認識的時間太短，也可說是一個可意的人兒。

「在黑社會中竄起的人物，不多是利用這種機智伶俐的女人嗎？」他一面飲酒，一面在喃喃地自語：「不管她來歷如何，我不能對這個女人放鬆！」

不知不覺地已將一瓶威士忌吃完，略有幾分醉意，他走進窗口，看了看天空的雲際，長長吁了一口氣，踉蹌地走到牀上，呼呼的睡了。

等到他一覺醒來，向四週瞥了一眼，藍妮妮已不知在何時離去，他一看時計，嚇了一跳，原來已是下午三點半鐘，匆匆的穿了外衣，剛要出房，却見牀頭几上枱燈下壓着一張小條，上面寫着：

「我看你睡得太甜，不忍心打擾你，下午的約會，希望你愉快，晚上八時仍在新新茶室見面，不要過河拆橋呀！」

下面劃了一個草寫的妮字。

他將紙條向袋子裡一塞，匆匆走出半島酒店，跳上的士，說聲：「九龍塘，快！」

汽車繞過加連威老道，轉向太子道，直向九龍塘風馳電掣而去。

車子一到九龍塘，他就照呼停止，然後順着一條小街打了一個彎，轉進一間名叫「白雪」的小食店，他氈帽沿眉，兩手插在褲袋裡，向左右看了看，然後，走了進去。

這間小食店，後面一間，一共僅有四張小桌子，平時極少有人在這裡飲食，店裡只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照料，顯得非常冷靜。

可是，這間小食店，在方傑看來却不平凡了，他同岫雲在這間店裡消磨的時間太多

，有兩年的光景，每天夜晚都在這裡消磨，好在這個地方僻靜，店裡的顧客又少，有時她們談得忘記時間，看到老婆子冲磕睡了，她們始手牽着手離去。

是以，她們每在分手時，只要說明天幾點鐘在老地方見，就行了，方傑來到這個值得紀念的地方，仍舊坐在靠後一張她們常坐的桌上，老婆子對他看了看，彷彿依稀有點認識，隨卽取了一瓶可口可樂放在他的面前，口裡喃喃地在說：「律位大佬，好似識得！」（這位大哥，好像認識。）

方傑微微一笑，一看手錶，四點差五分。

這五分鐘眞難熬，他兩手搔頭，眼巴巴的看着小店門口的來人，心裡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亂七八糟，情緒紊亂已極。

四點！四點五分，十分……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岫雲的影信毫無。

「噹！」的一聲，壁上的掛鐘響了一下，四點半，方傑兩眼發直，凝視着桌上的可口可樂空瓶子上，暗自忖道：

「當眞這般無情嗎？我再看見她，非把她殺掉。」

他氣憤地把頭伏在桌上，一隻手在他後頸上抓了一下，格格地發出笑聲：

他猛一抬頭，不由把他看得傻了，結結地說：「妳……妳……妳！到底來了。」

「對不起，我來遲了！」岫雲熱情洋溢地說：「差點我脫不了身，我想你一定是等得發急了。」

「祗要妳能來，祗要我能見妳一面，就是立刻叫我死掉，也是願意的！」方傑急憤地說。

「快不要這樣說，今天我是設法來見你的，以後……以後……」岫雲期期艾艾地說不下去。

方傑撫摸着她的雙手，眼睛惡狠狠地向她盯着，說：「妳好狠呀！妳怎麼會嫁給那個卑鄙無恥的痲皮，唉……妳太辜負我了。」

岫雲被他駡得眼圈一紅：「我有什麼辦法，我……我是一個無助的女人，而你又丢下我不管了。」她淚水如同斷線珍珠般的落了下來。

方傑見她一哭，又覺得不該把話說重了，兩手扶着太陽穴，嘆了一聲，說：「老么對妳怎樣，會欺負妳嗎？」

「我同他沒有感情，請你不要再提他。」

「妳還願意同我在一起麼？」

岫雲沉吟了一下，說：「不可能！」

「要是把他殺了，可能嗎？」方傑在等她的答話。

「不要這樣做，傑，今時不同往日，他現在已是有身價的人了，為了我，更不願意你去做那樣的傻事。」

她兩眼含情的向他一望，又說：「你不記得五年前的舊事嗎？結果怎樣？唉！我們今生不要再做此想了。」

「我不但要殺他，為了妳，我還要在九龍打天下，祗要妳點點頭，我會好好地安排的。」

岫雲低頭不語。

「以後豪哥賭場我是要常去的，希望妳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岫雲終於把頭點了點，說：「一切要小心呀，最好不要在賭場裡出事，那會跑不掉的！」

方傑心胸一暢，緊緊地握着她兩隻玉手，半嚮，她忽然問道：「昨天那個女人是誰？」

「是我臨時找她幫忙的，不是她，那張字條不會送到妳的手上。」

「我不相信！」

「妳放心吧！除了妳，我不會再找第二個女人的！」

「真的？」她瞟了他一眼。

「對天盟誓，好嗎？」

岫雲笑了，她看看時計說：「我要走啦！等你的好消息了」

她拉了一拉方傑的手，麗影消失在白雪小食店裡。

方傑精神抖擻，這件事他一時不想去荃灣告知黃三，最好是不去荃灣，念頭一轉：

「黃三是個朋友，他為我的事賠了十來萬，我能瞞着他麼。」

他在九龍塘拐角處徘徊，這時不到六點鐘，離開新新的約會還早，去荃灣來回又怕趕不上藍妮妮的約會，他順着馬路蹓躂，冷不妨後肩上被人拍了一下。

他一扭身，挫出幾步，一個穿短裝的漢子向他獰牙一笑，說：「朋友，識相點，還不明白嗎？」

他心裡一驚，腦子打了一個轉，暗想：「不好！不要岫雲的事戳穿了嗎」

他倒不怕對面站着的人，萬一他是老么的爪牙，岫雲那條命就成問題，不要當眞應了黃三的話，老虎頭上的毛沒有拔，反倒被虎爪子抓傷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他裝着外行，仰起面孔，說：「是走錯了路嗎？我不明白！」

「哼！昨天豪哥賭場那場賭，油水肥吧！再裝蒜，給你吃拳頭。」那人聲勢凶凶，袖子已經高高捲起。

方傑這才把心放定，原來是個「爛仔」，（小流氓），他心裡好笑，但仍舊擺出一副紳士派頭，微微一笑，說：「那不過是運氣好，手風順，沒有贏多少，不過三二十萬，算不得什麼！」

他忽地若着所悟的，說：「老兄，你昨天沒有賭嗎？還是輸了？想借幾個化？」

「兩萬，少一個看顏色。」那人又走進了一步。

「不多，不多！可是我現下沒有帶着現鈔，等會豪哥賭場見，保管如數奉上。」

這一着，當然是給對方吃空心湯糰，到了豪哥賭場，像對方這種「爛仔」，不要說不給他，就是再多給他幾個，他也沒有那大的胆量接。

對方吃定方傑是個「空子」，冷冷一笑，說：「我今天還有事，豪哥那邊不能去，你身邊有多少拿多少，不要廢話。」

方傑舉起一隻手，五個指頭伸出，說：「有五個數！」（五千）

那穿短裝的漢子，一搖頭，說：「先湊一萬吧，便宜了你。」

他的你字剛剛發音，方傑的手脚也眞快，他把已伸出的五個手指，在空中繞了一個圈子，拍！拍！兩記，已把對方打出五步以外，口鼻鮮血直流，昏昏沉沉的靠在一邊牆壁之上。

「瞎了眼的狗蛋，再不給我滾開，打斷你兩條腿。」

他出手既狠又辣，當年在黑社會中是出名的黑砂掌，就憑對方這個小毛伙子，那能吃得消他這兩下，那人方一定神，「哇」的從口裡向外噴出五六個血淋淋的牙齒，連眼也沒有敢抬，連竄帶跑的逃了。

他暗自一笑，兩手插在褲袋裡，緩緩地走向太子道上。

八點未到，新新茶室內老地方，坐着一個美麗的少婦，今天打扮得特別俏麗，換了一身蘋菓色的旗袍，左手無名指上帶着一粒約有「三卡粒」大的鑽戒，右手中指套着一

顆玻璃翠的長方形戒指，在燈光下閃閃發光。

藍妮妮今天容光煥發，精神奕奕，彷彿是已睡足了，兩隻俏美的眼睛，不停的向四週掃射，好像是一頭餓虎要覓尋食物似的。

這是她做約會第一次早到，從手袋裡取出一張百元大鈔，交給侍者，叫他特定兩客西菜，然後，看看手腕上的錶，小針已經指向八點。

她拿着粉盒，又重新在那張俏臉頰上撲了幾下，抹了一抹了口紅，拿着一份菜單，安祥的看着。

她料定方傑在這個時候會來的，故意目不轉睛的盯在菜單上，方傑輕俏俏地坐在她的對面，說：「早來啦，小姐！」

藍妮妮睨了他一眼，「喲！」怎麼今天改了稱呼啦！」

「我們的合約已經不生效啦！」方傑笑着說。

「不會再續約嗎？」藍妮妮抿嘴一笑。

「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呀。」

「好！我們再續訂三個月，因為……因為我們合作的很愉快。」

三個月？把方傑聽得一怔，時間那麼長，不知她在轉的什麼念頭，如果她所說的愉快，是指昨天的籌碼，那三個月的數目不就太可觀了麼？

他用懷疑的目光看着藍妮妮，沒有答覆。

「你是說三個月太長，抑是太短？」藍妮妮淺淺一笑，說：「這是雙方的事，你儘可提出意見。」

「我想我們的友誼，不會維持到三個月吧！」方傑沒有自信的說。

「你方才的約會愉快麼？結果怎樣？」藍妮妮沒有正面答覆他的話，很輕鬆的說：「舊情人給你的答覆滿意嗎？」

「嗯！我們不過隨便談談。」他見提到岫雲，臉上竟顯得興奮的，說：「幾年不見，還是一樣，沒有變，很好！很好！」

藍妮妮秋波微轉，沉吟一下，說：「那麼不要我這個新朋友了？」

「朋友不分新舊，何況是妳，何況，妳是長得這樣美、機智、能幹，又實在可愛。」他把剛才同岫雲說的話，忘得一乾二淨。

「你是想新舊兼顧，是麼？」

「那是最好的辦法。」方傑口不應心的說。

「那麼我還是退出你們那個是非圈子，我也不想再同你續訂合約了。」她欲擒故縱的說。

方傑對於眼前的這個少女，如磁石一般被她吸引住了，假如她此時眞的來一個拂袖而去，一時還眞的沒有比她更合式的女伴，於是，他把身子向前移了一下，親切而柔和的說：「我的太太，我答應妳了，三個月，三年，好嗎？」

兩人不約而同的相視一笑，侍者的菜已送到，她們大嚼起來。

當天晚上，她們沒有去豪哥賭場，却悄悄地溜到百老滙舞廳去跳舞，在舞廳裡藍妮妮與緻極高，白馬威士忌被她吃了一瓶半，醉意盎然，更顯得嫵媚生動。

在一隻「曼波」的音樂下，藍妮妮緊貼着方傑的臉，低低地說：「你在想什麼？」

「我想妳的舞怎會跳得這麼好！」

「胡說！你的心跳動得好利害。」

「那麼我是躭心妳酒吃多了。」

「你是想如何的去掉豪哥賭場那個癩皮，又想如何從他手中將你的舊情人奪了回來，是嗎？」

這種戮到方傑心裡的話，不禁使他嚇了一跳，隨即向她耳邊輕聲說：「這裡人太多，不要亂說。」

「假如我猜的不差，我有妙計。」

方傑正在籌思無策之際，不由的把她往懷裡一帶，說：「妳沒有那大的胆量。」

「祇要你同我合作，當然我也有條件的。」

樂聲停止，方傑禮貌的把她送到座位上，又替她燃了一枝烟，思索良久，暗暗忖着：「我不要上了她的圈套，她有什麼妙計，對付老么這種人，除了一個「殺」字，再也找不出第二個辦法來，其他都是多餘的想法。」

藍妮妮的酒意雖濃，但理智極清，她一味地看着方傑，緩緩地將口中烟霧吐了出來，又緩緩地說：「你是怕我的條件太苛，不敢答話，其實，你想錯了，像你現在一個光桿，什麼都沒有，只曉得動刀子殺人，一點不顧後果，我既然同你做了朋友，又是這麼要好，我能不替你打算嗎？」

她的話說得句句有力，句句說到方傑心坎裡，不由地對她呆呆凝視，藍妮妮又接着

說：「一個赤手空拳的人要打天下，總得要有具備的條件，自己脚步子站得不穩，輕舉妄動，出了亂子，還不是自己吃虧，我們說一句俗話，壯丹雖好，還需綠葉扶襯，我倒替你惋惜，你簡直是個有勇無謀的人。」

方傑是個極端剛强的人，在他腦子裡祇有强存弱亡的念頭，現在聽到藍妮妮的話，稍稍動容，但他決不想雌伏在女人的裙子下面，於是，雙眉一揚，說：「妳有更好的辦法，說出來聽聽，可有一件，什麼條件都可以談，就是不能出賣我的人格。」

藍妮妮冷冷一笑，說：「想不到你這個人疑心眞大，誰要買你的人格，人格又是什麼東西，我不懂！」

她把烟蒂往烟缸裡一塞，接着又說：「在黑社會裡混的人，眼睛看的，手裡做的，，都不是一些卑鄙、無恥、心狠手辣的事麼？難得你今天把人格兩個字提了出來，我問你，賭、騙，要想在人家手裡把女人搶了過來，那又算什麼？」

「自古以來，英雄豪傑，在打天下的時候，有幾個是擇手段的，你現在僅僅是光桿一條，基業未定，就高談什麼人格不人格的，不但我聽不進，恐怕連你自己也……」

「好了！好了」方傑截斷她的話，說：「妳說得有理，我的太太，妳的口才好，我服了妳了。」

藍妮妮方始展顏一笑，說：「那麼妳是聽我的了！」

「我聽妳的！」

「我們明天一早到澳門去！」

「到澳門去做什麼？」

「你又來了，你不是聽我的嗎？那你就不要多問。」這個高不可測的女人，把方傑擺佈得糊塗了，睜着兩隻大眼珠子，直向那張俏麗的臉上打轉。

第二天一早，開往澳門的頭班船，餐廳裡出現了一個紳士型的男人，帶着一個貴婦，有說有笑，下船的時候，每人提着一隻英製的旅行皮箱，很從容的去上澳門的碼頭。

她們在澳門僅僅躭擱幾小時，當天又提着原來的旅行箱返回香港，檢查人員看到她們這一對高貴夫婦，連盤問都沒有盤問，她們很大方地又回到香港。

這一次，她們沒有到九龍，一下船，就在香港大飯店開了一個長期房間，至於，她們這次去澳門，箱子裡裝些什麼，兩人均守口如瓶，沒有透露出來。

但是香港大飯店裡，常有一個不速之客來找藍妮妮，方傑對那個人也不陌生，兩隻

皮箱裡的東西，在短短幾天裡，就被那個人帶出了香港飯店。

方傑此時完全聽命於藍妮妮，而這個女人也眞有一套，她在兩隻皮箱的貨卸清以後，笑着對方傑說：「今天晚上九點鐘，有個約會，你跟我去看看，這兩天把你關得也太悶，玩個通宵好嗎？」

方傑迷惘的看着她，點點頭，他這幾天確實變得麻木不仁，不知不覺地對她生了懼怕之心。

中環麗都夜總會的經理接待室裡，藍妮妮秋波似水，嬌靨如花的笑着，替方傑向麗都陶經理介紹說：「這就是我的藍先生，今天特地來看看你們這裡的情形，等下煩陶經理帶他仔細看看，并把過去的營業狀況向他報告。」

陶經理連答了幾個是字，趕緊拿烟送到方傑手中，掏出打火機替他燃着，隨即將方傑手上的呢帽接過，小心地掛在牆壁之上，侍候得非常週到。

方傑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不知她們搞的什麼花樣，藍妮妮又輕輕的一笑，瞟了方傑一眼，說：「我們到陶經理內間裡去抽兩口，有話在裡面去談。」

她牽着方傑的手臂，大大方方地走進陶經理的內室。

這間雅室佈置得確實精緻，紅木的烟榻，鋪着俄國氈子，一張大理石桌面的寫字枱，文房四室擺得一應俱全，另外三張上等沙發，一張矮脚小几，橫首放着兩把紅木靠椅，令人走進這間雅室，有耳目一新之感。

藍妮妮照例向烟榻上首一躺，用嘴呶了一下，要方傑在下首躺着，挑起雲膏，在烟燈上燒得發泡，口中不停地說：「陶經理，明天照這樣給我送幾兩到香港飯店去。」

那陶經理如奉綸音一般的說：「藍太太！只要妳喜歡，有的是，等會我就照辦。」

藍妮妮抽了兩口，又把小茶壺送到嘴邊飲了一口熱茶，然後對方傑盈盈一笑，說：「這間麗都夜總會在香港不算小吧？從明天起，你就是這裡的老板了。」

方傑聽了大吃一驚，正想說話，抬眼看到藍妮妮對他示意，把要說的話又嚥回去了。

「等會陶經理會把過去營業情況向你報告的。」她掃了陶經理一眼，說：「一切照舊，這裡少不掉你，我同藍先生仍舊請你繼續在此地負責。」

陶經理喜笑顏開，倨恭卑屈的在烟榻傍邊侍立着，說：「等藍老板把烟癮過足了，就請大駕巡視一下這裡的設備，我已吩咐今天提前打佯，就在我們的大廳召集大家，聽候老板訓話。」

「這到不必了。」藍妮妮笑了一聲，說：「我們藍先生是個隨便的人，不要拘束他，他來了，要召見誰，你就領他們來見一見，不得了嗎？」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禮貌總是要盡到的。」陶經理一本正經的說：「他們吃誰的飯，不要以後老板來了，他們那般糊塗虫，連老板都不認識，那不是笑話嗎？」

他微微頓了一下，又說：「等會大廳還要張燈結采，開鷄尾酒歡迎老板呢，這是盛大的禮節，也是我做經理的一片至誠之意。」

藍妮妮點頭微笑，方傑無可無不可的向她看着。心裡却起了一種莫名的不安，他不知她鬧的什麼鬼，自己的立場祇有自己知道，臨時丈夫也不能冒充到底，這種不勞而獲的事，如果眞能一成不變，那不是有如平步登天麼？

但他衷心的欽佩這個在對面躺着的女人，手法的確高明，在神不知鬼不覺幾天裡，居然把香港一家有名的麗都夜總會盤下來了，何况，他一直的陪她在一起，幷沒有看到她怎樣大費調停，就衝這一點，這個女人神通廣大，可想而知了。

這是他心理的想法，但在此時已是騎虎難下，藍妮妮已經把自己推出去了，不管是她在打的什麼主意，或是想利用自己，總之，他是不能否定這一次擺在面前的事實，至於，以後的事，留待以後再說吧！

他偶然斜瞟了陶經理一眼，冷不妨心中一凛，他看到陶經理站在那邊，冷眼的在偷覷着自己，臉上的表情，大有卑視之意，與方才那種倨躬卑屈的神情，判若兩人，而陶經理的眼神，在與他觸到之一刹那，趕緊又變了一副模樣，但任憑陶經理臉上如何轉變，他已看出對方在衡量着自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方傑是在黑社會裡打過滾的人，他十二三歲就在賭場開始混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看的不要看了，像陶經理這樣的人，心裡在想什麼，自然是逃不過他一雙銳利的眼中的。

「哼！」不管我是眞的假的，你這小子在我面前擺花樣，那算你倒霉。」方傑心裡在駡着。

這個雄心萬丈的人，就在陶經理這一瞥之後，從此就有了不可了結的嫌隙，以後究竟誰吃誰的虧，後文自有交代。

這些事，他幷沒有向藍妮妮說，而藍妮妮此時又因吃多了幾口烟，閉着雙眼躺在榻上養神呢。

陶經理是個陰謀陰詐的人，他在麗都夜總會裡有潛在的勢力，麗都夜總會上下有七八十人，大半都是他的爪牙，他的一舉一動，那般爪牙無不唯命是聽，這個人外貌肥都都的，見人先張開笑口，其實，內藏奸詐，是個不好鬥的小人。

藍妮妮與方傑的關係，他一眼看到底，早已曉得不是那麼一回事，但對於這個年青小伙子，他還沒有估透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物，是以他冷眼偷看着方傑，心裡却在另外打着主意。

因為方傑已化了裝，他一時看不出是那一層的人物，這個詭譎多端的人，雖然沒有識破方傑本來的面目，也不得不起疑心，三年前，這位兼任麗都夜總會的陶經理也是一個成天在賭場裡混混的小伙計，那時他還沒沒無聞，也曾看見過方傑，而那次刺殺老么的一件轟動黑社會的事，却縈繞在他的腦子裡。

五年後的今天，他已竄起來了，當了香港第一流的夜總會經理，因緣時會，當然他是有一手的。

方傑對他却毫無印象，甚至，連見也沒有見過他，不過，在他那種背地偷看方傑的一種不屑眼神看來，方傑對於這個人也懷疑他會把自己身份識破。

陶經理一看藍妮妮閉目養神，又想避免方傑的敵視眼光，抽個空說：「我到外面去照呼一下，老板，妳們休息休息。」

他三脚兩步的走到另一個休息間，把麗都夜總會管事小紀找來，細聲說：「你去看看我們那個新老板，面孔好熟，想想看在那裡見過！」

小紀是同他一窩裡混出來的，短小精悍，身上能挨得幾下，假如要是過去在賭場裡混過的人，也瞞不過他的眼內。

這時，小紀看着陶經理一面孔的神祕，心裡有數，脚步剛要移動，陶經理忽從身上掏出一張單子，那是麗都的職工名單，交給小紀，說：「你拿去送給老板看，可要仔細點，對方的眼神比你我還要利害啦！」

小紀一點頭，拿着那張名單，正要跨出房門，祗見櫃上的吳用面色張慌，匆匆地跑了進來。

第三章　改頭換面

只見吳用口裡喊着：「老板來啦，陶經理，他在找你呢！」

陶經理聽了一怔，隨即向小紀一揮手，搶着走了出去。

方傑攜着藍妮妮的手，談笑自若地走了過來，陶經理即忙湊了過去，她們好似沒有理會，仍舊在每張賭枱上巡着，并不時停住了脚，注意開寶情形。

陶經理賠笑着在旁說：「今天有幾位大注沒有來，大約他們是知道換老板，就是這樣，每天收入也不離十萬，以後如何，要沾老板的光啦！」

方傑沒有出聲，藍妮妮微微點着頭，說：「你把每天開銷的數字報給藍老板聽聽！」

陶經理口裡如數家珍的說：「職工多少，消耗多少，接待費多少，差館裡（警署）多少，還有支付地頭蛇多少，一共報出每天支出六七萬元。」

藍妮妮聽說彷彿微微一驚，「照你這樣說，每個月的出息還達不到一個整數？」（她指的是一百萬元）

「這是一個毛數，生意好，當然不止那個數目。」陶經理臉上一紅，說。

「哦！那我們付出去的代價太高了！」藍妮妮似乎有些差異的說：「你不是對我說，一年可以收回本錢嗎？」

「有些額外開銷，也不能少的。」「陶經理顯得有些不自然地說：「做下去看，管保我的話兌現就是！」

他一面說，一面在方傑臉上察看顏色。

方傑好像聽而不聞，毫無表示，藍妮妮却沒有放鬆，接着又說：「有些開支可以省去的嗎？聽說前任老板還鬧虧空呢！」

「不見得！不見得！那是外面的傳說。」陶經理口不應心的說。

她們繞了一個圈子，從吳用手上將職工名單接過來，又回到經理室去了。

午夜三時，陶經理集合了麗都的全體人馬在大廳當中向方傑、藍妮妮兩人介紹，並舉杯祝賀新任老板一帆風順，然後檢付麗都夜總會移交的清單，他代表前任老板簽字過戶。

方傑始終沒有說話，僅是藍妮妮隨便講了幾句，就拉着方傑離開了夜總會。

這幾天九龍豪哥賭場突然傳出一個消息，老么的麻皮臉上顯得極不寧靜，他急躁的問魏總管：「方傑出來到底有多久，你們這般窩囊東西，怎麼連一個確信都沒有得到。」

「聽說有十來天了。」魏總管說：「他祇在荃灣露了露面，這幾天黃三也在打聽他呢！」

老么回頭望了望嬌妻岫雲，臉上的麻子凸了起來，嘴唇閃動了幾下，把要講的話又吞了回去。

岫雲眼皮一抬，翻了他一眼，說：「這又礙我什麼事，你們那筆賬，可不要再把我牽到裡頭去。」

「嗯！妳的心還不死，聽說小方出來，就找我麻煩！」老么醋溜溜地說。

「誰找你的麻煩，你現在有錢有勢，小方敢同你碰，他有那大的胆子麼？」岫雲揚着眉說。

「嗯！量他也不敢！」老么意氣飛揚地說。

「那不結了，有什麼可談的。」岫雲說。

「說眞的，我聽到他的名字就頭痛，我打算……」

岫雲截斷他的話問：「打算什麼？」

「先下手爲強，叫兩個人把他宰了，落個乾淨。」老么麻臉上已露出殺機。

岫雲滿不在乎的「哼！」了一聲，「他是個亡命之徒，俗語說：穿鞋的不與赤足鬥，你算一算，划得來麼？」

「妳倒會代他說話，那是個眼中之釘，不將它拔掉，我這個座位早遲一天是保不住的。」老么有先見之明地說。

「我是爲了你！」岫雲看他說得斬釘截鐵，故意緩和他的怒意，說：「假如事情鬧大了，中央警署照樣會抓你人，你這個座位，到那時才坐不穩呢！」

老么麻臉一橫，聽得好不耐煩，用手擊了桌上一下，憤怒的說：「少說廢話，無毒不丈夫，我的事，不用你管。」

他喘了一口氣，又說：「除非妳事先通知他，我要做得人鬼不知，在我手裡，毀掉一個方傑，還不等於脚底下踏死一個螞蟻，可是，妳不要吃裡扒外，走漏消息，哼！假

如妳那樣做，我也不會放鬆妳的！」

他在岫雲面前還沒有說過這樣的硬話，一提到方傑，他就想到過去一段事，自然他怕這個女人靠不住，所以他不假思索的對岫雲提出警告。

要換在平時，他這樣說，岫雲會卽刻不饒他，今天，岫雲可沒有理會他，反而微微一笑，她在掩飾自己與方傑的預謀，神色自若的說：「我是在勸你，聽不聽在你，反正我又沒有看到小方，就連他出來的消息我也沒有聽說過，你吃的那門子隔壁醋，照你目前的威勢，對付一個小方，那還有說的，好！好！我不管，你以後的事永遠也不要找我………」

她彷彿話還沒有說完，一扭身走了。

當下老么把他手下得力的打手，大頭王，瘦皮猴兩人找來，說：「小方這件差事交給你們二人，蛇不離洞口，先在港九兩地大小賭場，烟館，搜查他們的行踪，見機下手，要做得干淨俐落，需要鈔票，儘管到櫃上去支。」

大頭王頭大如斗，一臉横肉，把一隻芭蕉大的手掌，向胸口一拍，說：「三天之內，管包給你弄個水落石出，我不信小方會飛上天去。」

瘦皮猴瘦得像根筋，臉上就剩了兩隻眼睛在上下翻動，他一聽大頭王在老板面前說了大話，也就跟着說了：「我們吃老板的飯，替老板賣命，三天之內不把小方給做了，我……我……」

他我了半天，我不出來，老么接口道：「小方手下可靈活得很，動手的時候，不要輕敵。」

大頭王瞟了瘦皮猴一眼，說：「就憑我們兩個，對付不了一個小方，我們在老板這裡還想混下去麼？」

這兩個人確是有名的硬漢，各人身上俱有一手，大頭王原是在賭枱子上賣血的好手，前幾年做「爛仔」的時候，日食三餐，不得一飽，只要有錢，把身軀向地上一横，任憑你戳上三刀六個孔的，連哼都不會哼一聲，這種賣命的人，你要碰上他就算倒霉倒到家了。

瘦皮猴瘦得皮包骨頭，他打架是夠種的，兩隻如鷄爪子手，却不含糊，下手的份量極重，也稱得起是心狠手辣，當年他在黃大仙私娼窯裡打了一場架，自已身中七刀，腰肋骨被刺重傷，躲在家裡養了半年，出來後，找着他那仇家，一口氣也劃了對方七下，

才被老么搜羅在旗下，充當打手。

他們奉了老么的指使，立即出動，在港九兩地黑社會低三層的一些蛇龍滙集之地，展開尋找方傑工作。

他們料定方傑只有在那些下流地方混混，經過他們東尋西訪，不料連一點影子也沒有被他們訪到。

看看三天期限將到，把兩個人急得團團亂轉，瘦皮猴埋怨大頭王，道：「找人就找人吧，給他一個什麼期限，反正只要把方傑做了，遲早不是一樣！」

「我不信他會上天入地！」大頭王有自信地說：「說不定他混在那些高級俱樂部，或是夜總會裡，我們改變方向，還不遲啦！」

「就憑你我這副長相，人家一看，就知道我們是來幹什麼的？」瘦皮猴有自知之明地說：「何況，在那些地方礙手礙脚的，要施展我們那一套，怕不立刻吃眼前虧。」

「難道方傑那副長相比我們高明多少？」大頭王不服地說。

瘦皮猴比較大頭王腦子清靜些，他衡量輕重，不敢隨便到那般高級地方去亂闖，兩片薄薄的嘴唇一裂，說：「要撒野也得看地方，人家一看見我們就不歡迎，不要不吃羊肉，沾了一身腥，被人家轟出來，那才丟臉呢！」

大頭王一向做事不會考慮的，滿肚子稻草，說做就做，今天被瘦皮猴一提醒，兩隻肥手只在腦袋上亂抓，急得直跺脚，說：「我們拿了老板的錢，不做事，這趟小方找不到，還好意思到蒙哥去嗎？」

「不是這樣說！」瘦皮猴出了主意，說：「我們換換行頭，先混進一兩家夜總會裡去看看，如果有窩裡的鷄在裡面，不妨打聽小方的行踪，再找到他的人動手，分兩步做，不過先得下一點本錢。」

「拚着我們領的那五千塊不下腰包，這件事也得把它辦好了。」大頭王說。

他們兩人果眞在上環舊衣攤上，每人購置了一套九成新的西服，又在澡堂子裡剃頭洗澡，吃了晚飯，兩人先溜進一家大中華俱樂部，盤桓了半小時，一點沒有結果。

他們沿着中環道上走去，抬頭看到麗都夜總會霓虹燈的街招，心中一動，一胖一瘦，搭訕着走了進去。

麗都夜總會自從方傑做了臨時老板之後，三天兩不到，偶然在午夜時分，由藍妮妮陪着他到經理室繞一趟，把當天的賬看一看，馬不停蹄地又走了。

陶經理先前對他還防一手，裡面的人對這個紳士型的老板也沒有還出一個娘家來，倒底猜不透他是個什麽來路，現在看到他不大管事，連陶經理在內，沒有一個不說他比前任老板還要「落開」。（大方的意思）

麗都原般人馬，連金櫃都沒有換人，不過，方傑却加添了一個新人，專門管接待任務的，在夜總會裡是個不大重要的職務。

這個人叫金震，二十五六歲，是一個身體結實，沒有在黑社會裡混過的人，陶經理自然也沒有把他放在眼上。

這晚，大頭王，瘦皮猴兩人，闖到麗都夜總會，儘管兩人已換了行頭，也瞞不過陶經理眼裡，他把嘴一呶，叫吳用走了過去，向兩人一打招呼，說：「兩位是來賭的，還是另有約會。」

吳用這兩句話，恰恰問在刀口上，要是答覆的是一個賭字，談也不要談，大頭王和瘦皮猴立刻全被麗都的人請了出去。

大頭王呆楞楞地看着瘦皮猴，他是個不會說話的人，到此時却怕說出亂子，是以他等瘦皮猴答腔。

瘦皮猴胸有成竹的裂牙一笑，說：「自家人當然不是來賭的，我們奉了老板的命，想打聽一個人。」

他把老么捧了出來，原以為狗仗人勢，要吳用給個面子。

吳用并沒有買他那門賬，冷冷一笑，說：「你們老板只好在九龍擺擺威風，我們這裡不吃那一套，有事，打聽人，另請換個地方。」他頓了頓，又說：「如果兩位走累了，歇歇脚，或是癮犯了，兄弟略盡地主之誼，請兩位到裡面去玩兩口，我們陶經理那個脾氣，兩位是知道的，光棍眼裡不揉沙子，一點也不要含糊，免得兄弟為難。」

瘦皮猴見話說不下去了，心裡一轉，看看不是苗頭，轉臉向大頭王遞了個眼神，說：「那裡我們不打攪了，吳大哥改天有空請到豪哥去賞光。」

說完，邁着脚步正向大門走去。

倏地聽到陶經理在嚷，「人家老遠的來，叫他們歇歇脚再走，把他們留下了。」

說話的聲音太大，不必吳用傳話，兩人的脚步已經停住。

瘦皮猴的烟癮也在犯了，打了一個呵欠，笑着對大頭王說：「恭敬不如從命，那我們就抽兩口再走吧！」

吳用將他們讓到一個小房間，招呼他們上了烟舖，然後笑着說：「我們老板來啦，少陪了！」

大頭王，瘦皮猴聽到老板兩個字，就唬得打哆嗦，他們腦子裡怕的就是老板，蒙哥賭場比麗都夜總會還差兩級，那麼麗都夜總會的老板在他們想像中，是要比老么氣派大了不少的。

他們兩人躲在這間房子裡狠命的抽個不停，就是看不到吳用的面，又不敢隨便亂闖，落得你一口我一口的抽着。

門帘一啓，進來一個面孔陌生的人，朝着兩人冷冷一笑，說：「我們陶經理吩咐過，兩位癮過足了，請從後面隔火牆甬道裡面出去，老板在前面會客，見着怕不方便。」

這兩個無法無天的人，平常在一般賭場裡混混的小囉嘍面前，擺盡威風，遇到這種場合，只有吃癟，瘦皮猴連連的說：「好說，好說！老板會客要緊，我們隨便從那裡出走，請老兄領路，我們不打擾了。」

那人冷冷的用手一揮，大頭王，瘦皮猴從煙舖上站了起來，隨着那人走出了房間，又穿了一個甬道，另外走進一個矮小的暗房，只見那人把暗房的電燈扭亮，緩緩地說：

「兩位請稍待，我去把隔火牆的太平門打開，兩位就好出去了。」

那人從暗房裡踱了出去，大頭王和瘦皮猴蹲在暗房裡，感覺不是滋味，大頭王埋怨地說：「煙癮倒是過足了，被人家牽着鼻子走，眞他媽不是味道。」

「管他的，出去再說，以後他們到九龍去，碰在你我手裡，一樣叫他們吃癟。」瘦皮猴自寬自慰地說。

「照這樣看，小方那傢伙，一時眞還沒有辦法找到。」大頭王說。

「誰叫你拍胸脯子，這下……」

瘦皮猴的話還未說完，只聽隔火牆夾道裡有人發出話來，「兩位請吧！夾道裡沒有亮，脚步子可要當心點。」

他們從暗房裡走了出來，夾道裡巷子狹得僅能容身，兩邊高牆大約有三丈來高，瘦皮猴在先，摸索着前進，大頭王身體太笨，兩隻胳膀擠在兩邊牆上，身手搭住瘦皮猴的兩肩，口裡不停地在說：「這條死巷子，好比鬼門關一般，眞怕人！」

瘦皮猴兩手在前面亂摸，也不說話，就聽遠遠有人在前面叫着：「當心脚下，不要被狗咬着。

「見他媽的鬼，這種黑巷子裡那裡會跑出狗來。」大頭王閉着眼睛在說。

「嘭！」的一響，是狗，瘦皮猴「哎喲」一聲，一條腿彎了下來，向前一衝，跟着又是一聲大叫，原來大頭王兩隻手搭在瘦皮猴的肩上，在瘦皮猴俯身一衝之時，他全身失去重心，也跟着栽了過去。

他那胖大的身軀剛剛壓在瘦皮猴背上，兩人跌坐一團，把瘦皮猴壓得透不過氣來，在地上哇哇的叫着，說：「鬼胖子！把人家壓死了，快點起來呀！」

大頭王用手一撐又壓在瘦皮猴的後頸上，瘦皮猴又「哇！」的一叫，大頭王始撐了起來。

瘦皮猴用手在膝蓋骨上一摸，潮稀稀地，不知是血是汗，痛澈心脾，他勉强坐了起來，身邊摸着一塊堅硬的東西，方始知道是被石頭絆了一跤。

心中悔恨交加，咬牙切齒，說：「我們不出去了，掉回頭去，找小吳算賬。」

大頭王看他矮了半截，知道他受了傷站不起來，回頭看看，黑洞洞地，前後俱是一樣，祇得說道：「也許快出門啦，起來走吧，有賬以後再算吧！」

瘦皮猴咬着牙，好不容易撐起身子，正要起步，只聽身後大頭王一聲慘叫栽了下去。

瘦皮猴也沒有看清眼前是人是鬼，只見金光一閃，向自己迎面劈來，他連哼都沒有哼得出口，就倒了下去。

隔火牆的夾道中，陰風慘慘，這兩個蒙哥賭場裡的爪牙，已經魂歸天府，他們兩具屍體却也沒有費什麼事，那個手執利刄的人，就在夾道中間揭開一個大鐵蓋子，把他們送了進去。

執行這兩個爪牙的人，就是方傑所派到麗都夜總會負招待之責的那個金震。

這兩天蒙哥賭場裡，顯得極不寧靜，老么急得暴跳如雷，大頭王，瘦皮猴，無緣無故的失踪了，連一點線索也找不出失踪的原因。

「哼！」這裡頭一定有內奸！」老么揪了岫雲一眼，說：「不管怎樣，他們不會悶聲不響的消失了，當然是遇到了强敵，嗯！是那個小子，方傑！除了他沒有這種心狠手辣的人。」

「你是說大頭王和瘦皮猴被人家殺了？」岫雲也是疑慮頓生地說。

「照常情推斷，大頭王，瘦皮猴兩個，都有一手，對方假如不像點樣子，隨隨便便

地要想把他們給做了，還不那麼簡單。」老么有點恍惚了，他不信眼前的事，會弄得這麼難看。

「這才寃枉呢！」岫雲爲洗刷自己，皺着雙眉，說：「我這幾天就怕你疑神疑鬼的，連大門邊也不敢邁上一步，什麼姓方，姓圓的，會扯到我頭上來，唉，好人眞難做。」

老么一臉的喪氣神情，心煩意亂，聽了岫雲的話，煩上加煩，一拍桌子，大聲地說：「事情已弄到這步田地，不拿個主意，還在嘆聲嘆氣地，我又沒有指名是說妳呀！」

「你說有內奸，不是說我，是說誰？」岫雲受了委曲，嗓子也提高了說。

「我沒有功夫同妳鬥氣，這兩個人我總得查個水落石出，否則，他們白白地爲我送了命，以後誰還肯爲我賣命呀！」老么麻臉一板，狠聲地說。

他也確實盡了最大的力量，一發，一發的派人出去打聽，大頭王，瘦皮猴的消息，直如石沉大海，一無答案。

最奇怪的是，方傑也是一無消息，這個人自出獄以後，僅在荃灣黃三那裡呆了一晚，從此就沒有聽到他的踪跡，就連黃三也在四處打聽，這是老么所得的報告。

老么委實對這件事，放心不下，他是吃過方傑苦頭的，方傑的行踪愈神祕，他愈是心驚胆戰。

何況他手下得力的兩個打手，出師不利，這更使他坐立不安了。

「小方一天不露面，我就不要想安枕一天。」老么焦煩的說。

「你放心好了，你不要把他估價太高啦。」岫雲淡淡地說：「他又不是什麼三頭六臂，充其量，是光棍一條，你怕他做甚！」

「我差點死在他手裡，有我無他，妳把嘴說出血來都沒有用。」

「那麼你去找他好了，躲在家裡發威，有什麼用。」

「據外面傳說，大頭王和瘦皮猴兩個，那天晚上曾經到過麗都夜總會，以後就失踪了，這項情報，非常値得重視。」

要吃龍肉，親自下海，這種地方，除了你自己去，誰還敢同人家那樣的大來頭碰。」岫雲鼓勵他自己去找方傑，其實，她也好多天沒有得到方傑的消息，心裡在發急。

又聽說麗都夜總會換了新老板，是姓藍的，好像就是上個月來過我們豪哥賭場裡那對夫婦。」老么說。

「這又與方傑有什麼關係？」岫雲故作不解地問：「我看你還是抄近路走，在下三流的地方去找他，見了面，直截了當的來個痛苦，記着，方傑是個玩命的傢伙，要多帶幾個人去才對。」

「那是自然，不過，我不準備那樣做，到下三流的地方與我的身份不合，我會另外派人去的。」老〃自抬身價地說。

她們談了半天，各人都懷着鬼胎，老〃確實不放心自己的太太，因爲他知道方傑與她的關係太深了，雖然她表面上鼓勵他去殺方傑，但究他要準備怎樣去做，始終沒有向岫雲說出。

麗都夜總會那天晚上的事，不用說，是方傑的傑作，他暗中派了心腹金震去下手的，而金震的手脚也眞快，人神不知的就把兩件傢伙給毀得無影無形。

因爲金震做得乾淨俐落，連陶經理都不相信九龍傳出來的消息，說是大頭王與瘦皮猴是與麗都有關。

方傑這個人不但是胆大心狠，而且是個鬼才，工於心計，他一面應付藍妮妮，鞏固自己的地位，一面擺佈奸詐詭謀的陶經理，同時，對於老么那個情敵，他一時一刻也沒有放鬆。

他此刻已是有地位的人，他這個得來容易的地位，有如一步登天，自然是要把握住它，於是，他對付老〃的策略，漸漸的轉變着，祇要一閒下來，躺在烟舖上，他會靜靜地盤算，思索，怎樣去把敵人打垮了，而自己毫無損害。

他這種心事，祇有藍妮妮一個人揣摸得最清楚，在藍妮妮的心裡，又打着一套算盤，她利用方傑賺了錢，現在利用他做擋箭牌，其實，麗都的事，仍由她在幕後操縱。

她們就這樣互爲因果，互相利用，大家心裡都是雪亮的，一點也不含糊。

藍妮妮機智，聰明，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方傑比她更利害，赤手空拳，光棍一條同她滾，究竟誰吃了虧了也祇有方傑肚子裡明白。

這天，中環麗都夜總會來了個不速之客，一臉大麻子，單槍匹馬的走進了夜總會，當然，他一露面，大家都認識他，不禁起了一陣騷動，人人都在交頭接耳的說：「九龍的大亨麻哥老么來了。」

這種不尋常的事，無論在黑社會裡，或是在賭場上，均不常見的，除非是老板與老〃間有特殊的關係，否則，不是來尋仇的，就是來扛枱子的。

老么今天居然違反這種不成文的規則，身入敵陣，是以使得麗都夜總會的人大吃一驚。

陶經理對付他，就不能像對付大頭王與瘦皮猴那般待遇了，心理雖起狐疑，總得來一個先禮後兵。

他們過去在九龍混的時候，彼此都認識，當然一見面，陶經理就打着哈哈說：「么哥哥久違了，今天是被什麼風吹來的，有什麼指教！」

「啊！我早就想來問候陶兄弟了！」老么紅着麻臉說：「在九龍呆膩了，到香港來見見世面，陶兄，近來發財了嗎？」

陶經理是個鑑貌辨色的人，一眼看到老么的麻臉上紅一陣，青一陣的就知道有點不對，但沒有揭穿他，仍舊與他虛與委蛇的談着，并把他請到經理的休息室，想盤問盤問他突然光臨的原因。

老么雖是個粗人，這兩年有了一點地位，所接觸的俱是一些上流人物，薰陶得已不像以前那樣開門見山有什麼說什麼了。

但他臉上掛着的那副吃相，實在太不自然，陶經理是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人，不禁把臉一沉，說：「么哥不是我說你，像你混到今天的這一份，在九龍總算是提得起的一號人物，怎麼連一個輕重都弄不清楚，今天是碰到我，假如碰到那些毛頭小伙子，給你一個不買賬，下不了台，那才有多難看，不要說你么哥這一點點，像樣的人物，他們也照樣把他轟出去的。」

老么臉上顯得有點尷尬，向陶經理瞥了一眼，說：「你是說我不該來？」

「這還用說麼？强龍不壓地頭蛇，上門欺人的事，誰也忍受不了，就憑你這塊招牌，那個還不認識，我們老弟兄啦，當然是不會給你難看的！」陶經理又把話兜了回來說。

「陶兄，我實在也被逼得沒有法子想！」老么終於說了實話：「你想，我老么混到今天，是在刀尖子上混出來的人，現在居然有人欺負到我頭上來了，大頭王，瘦皮猴兩個人，無緣無故的失了踪，如果我再不親自出馬，以後誰還肯替我賣命，陶兄，你得替我想想………」

陶經理截斷他的話，說：「那是你的事，大頭王，瘦皮猴兩人的事，我是知道的，可是，他們也同你一樣，犯了我們吃這一行飯的大忌，據說，他們也太囂張了，么哥哥

這裡不是講理談是非的地方，改天我們找個茶樓，慢慢談吧！」

老么碰了一鼻子灰，兩隻眼珠子直在打轉，他用手在腰間那個硬盒子摸了一下，凶光畢露，說：「我祇問你一句，那天大頭王和瘦皮猴是怎樣從你們這裡出去的？」

陶經理一副蠻不在乎的相，在鼻孔裡哼了一聲，說：「你問這些就不夠意思啦，難道我姓陶的會同你過不去，再說，我們河水不犯井水，一向也沒有什麼過節，不看金面看佛面，他們怎樣的來，我就怎樣的把他們送走，么哥：你那一套可不要在我面前擺呀！」

說完，他看着老么那隻在腰間的手，陰沉沉的一笑，又說：「我們的話就談到這裡爲止，我還有事，你也不必在這裡多留了。」他已在下逐客令，同時，他人已站了起來，用手一擺，作送客之狀。

老么是個渾人，他這次單身前來麗都夜總會，是經過一番思慮的，他此刻牛性大發，索性高仰起脖子，說：「我要會會你們的老板！」

陶經理一看他滿臉橫肉，一臉大麻子均都漲起，知道他不會即刻就走，心念一轉，陰沉沉地問道：「你認識他？」

老么口中含混的說，「我……我認識。」

「你知道他是誰？」

「他不是姓藍麼！」

陶經理早已軋出苗頭，冷冷一笑，說：「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么哥：你要不認識，就不必找釘子碰，我們老板可比不得你，平時也懶得同兄弟我談上兩句話，人家大人大馬的，要是我去說得不對頭，你老兄見不到面倒是小事，我會落得一個辦事馬虎的處分，到時，你能替我擔下嗎？」

老么早已打定主意，任他怎樣說，屁股連在沙發上，動也不動，陶經理還眞的急了，看看時計，正在上盤的時候，臉色一沉，說：「么哥，我比不得你，我是吃人家飯的，你再不走，下面就難看了。」

這兩句話，雖微帶着威嚇着，却也不假，倘老么再不起身，一場熱鬧戲就要上台的了。

老么人再渾些，也懂得他話中之意，自己在蒙哥賭場對付人家一套，心裡太淸楚了，於是，他勉强站立起來，猛一咬牙，說：「姓陶的，你不幫忙，咱們後會有期。」

陶經理沒有理他的「查」，把他帶出了經理室。

他蹩了一肚子氣，口裡啣着一支雪茄，站在麗都夜總會大門左傍，正在轉着念頭，「刺」的一聲，一部流線型的汽車，停在他的面前。他眼中一幌，盯着車子裡人叫道：「藍老板！藍大哥，我是蒙哥賭場的老么，特地來拜候老兄的！」

方傑沒有走下車子，只向他點了點頭，隨手把車門打開，變着口音道：「閣下找我，好吧！我們找個地方去談談！」

老么身不由主地踏進車子，連聲地說：「那太好了，你們那個陶經理眞太蹩扭，這種人那裡能當大事，我等了你足足兩個小時，你想，我們大家都是同行，過去又見過面，來拜會你，禮貌，禮貌！他竟給老兄回了，眞，眞，眞，豈有此理！」

他在下陶經理的爛藥，好不容易蹩出幾句斯文的話來。

他又在袋子裡掏出一枚雪茄，送給方傑，打了火，替方傑燃上，滿臉賠着小心的說：「我請老兄吃宵夜去，可以多談一會，到……到在石塘金陵酒家，可好！」

方傑口裡啣着雪茄，也沒有答他的話，祇微笑點頭，車子如風馳電掣一般向淺水灣的方向開去。

第四章　寃家路狹

寃家路狹，方傑的車子剛剛開到是個時候，老么上了賊船，車子裡雖然漆黑，由兩旁路燈上反射進來的光線，仍然可以看到方傑的側面臉上。

他這個渾人，有時粗中有細，他越看越覺得渾身發麻，從開車子人側面看去，不禁兩隻掌心俱都泌出了冷汗。

「天下那有這樣相似的人？」他自己對自己說：「假如是他，我現在就把他幹掉！」

他下意識地用手在腰間摸了一下，方傑也眞機靈，就在這時回了一下頭，他的那隻手又不期然地放到大腿上面，口中却在搭訕着說：「藍大哥，那天在小地方，沒有好好招呼你，眞抱歉！」

「說那裡話，我是很少進賭場的。」方傑輕輕地說。

「麗都夜總會局面眞不小啊！」老么帶着羨慕的口氣說。

「沒有什麼，我們外行搞這種玩意，總歸會吃虧的！」方傑說。

「找個好經理，一樣能賺錢，要不，能被經理吃掉呢！」他還不放鬆陶經理，故意地挑眼在說。

「你有人給我推薦一位，那個姓陶的，我也看着不對。」方傑湊了上去。

老么聽到心花怒放，沒有想到這個藍老板竟一見如故，坦率地要自己推薦經理，這一下，可把這個渾人弄得手足無措，一想剛才受陶經理那股閒氣，麻臉上登時起了一片光采，趕忙的說：「有！有！承老兄看得起，這種人，我口袋裡多的是，文的，武的，老的，少的，都比那個姓陶的强，明天我先帶兩個來給老兄挑選挑選。」

說得口沫橫飛，幷沒有顧到話說滑了邊，方傑仍是輕輕的答道：「那太好了，這件事就拜托老兄幫忙，只怕……」

方傑故意地說不下去，老么急着問：「只怕什麼？老大哥有困難，儘管說，我老么在圈子裡混了幾十年，祗要我一句話，誰都得聽，有天大的事，有老么替你背着就是！」

他拿方傑當着知心的朋友，此時，他心中有說不出的興奮，心裡在打着如意算盤，暗暗自忖：「以後假如我老么能在香港插一足，那還有說的，比現在更要神氣的多了。」

這時，方傑始慢吞吞地，說：「只怕那個姓陶的打發不了，說實在話，我還眞有點怕他。」

「你還不知道他的來歷，他在三年前還是跟我跑腿的，我那時嫌他不中用，有一次被我刮了兩記耳光，他一氣就跑走了，不想倒被他弄得今天這個地位，眞是想不到……」

他乾笑了一聲，又說：「這個，老大哥你不煩心，姓陶的由我來對付，哼！他看我，還得懼怕三分！」

方傑似乎鬆了一口氣，說：「那就行了，難得老兄這番熱腸，等會我們慢慢再談。」

車子越開越不對，盤山而行，老么在上車的時假，興奮過了頭，也沒有注意車子開行的方向，晚風突然吹到他的身上，他方始覺得車子不是向石塘咀方面前進，他對於身傍這個高不可攀的司機，又不敢多問，口裡期期艾艾地吐出了幾個字：「這！這不是到

石塘咀的路線……」

「那邊太熱鬧了，我一向愛淸靜，我們到淺水灣去。」方傑淡淡的說。

「也好！也好！我也喜歡淸靜！」老么隨緣地說。

方傑暗自一笑，於是，這部車子就從曲折盤山的道上向前馳進。

「淺水灣已經到啦！」老么有點發急地在叫：

「我知道！到我的別墅裡去談談！」方傑很輕鬆的說：「快到啦，不到一邁路！」

老么聽說他有別墅在淺水灣，心裡癢癢地，自己早有這個心願在淺水灣購置一幢房子，空閒的時候，帶着岫雲到這裡來渡週末，或是休息休息，這個心願始終沒有實現。

超過淺水灣旅舘不到一哩，一幢精緻的兩層樓洋房，門前栽着許多柳樹，方傑把車子停在那幢房子門前，按了門鈴，就有一個衣着一身白制服的僕人把門打開，恭恭敬敬地把他們迎了進去。

「這間房子剛買下不到一星期！」方傑說。

老么站在客廳當中，雙目環視一週，說：「佈置得眞好，嫂夫人常來？」

「她來過兩次！」方傑邊說邊走到酒櫃拾前，拿出一瓶九星白蘭地，一面叫那個僕人在左側廂房裡預備烟具，老么出來的時間太久，伸了一個懶腰，說：「烟癮犯了，讓我先抽幾口，再飲酒吧！」

方傑把老么引進了廂房，兩人躺在舖上狂抽了一歇，僕人又送上兩碟水菓，方傑向他示意着說：「你開我的車子，到前面飯店裡叫兩客菜，，正兩點送來，你在那邊等着。」

他把僕人支了出去，回頭向老么說：「我們到外間去談，那邊有酒！」

老么過足了癮，心裡一高興，對於這個藍老板已經是萬分佩服，也不再疑心他是不是像方傑，根本也不要朝這方面想，於是，喝了一口熱茶，就向外間緩緩踱出。

方傑很客氣地把他讓到靠壁的一張沙發上，替他斟了一大杯酒，同他碰杯，說：「以後我的事全仗着你啦！」

老么不知被什麼東西冲昏了頭，腦子胡裡胡塗地，大笑着，說：「本來外行去搞夜總會是不行的，難得你還看得起我，我們魚傍水，水傍魚，在港九兩地聯合起來幹，不是我說句大話，祇要我老么點一點頭，誰還不買賬。」

方傑看他酒吃的差不多了，口裡罵着僕人，菜還沒有送來，站起身子說：「我打電話去催催，你再喝兩杯！」

驀地，方傑對老么說：「么哥哥你的電話，對方的聲音好像是個女的！」

老么一驚，兩眼望着方傑說：「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呀！」

他楞了一下，又說：「也許是賤內打來的，這個女人眞是鬼靈精，我去聽聽。

他的脚步剛剛起動，方傑倏地大喝一聲：「舉手，不許動！」

老么大驚失色，先還以爲對方在開玩笑，再看方傑左右兩隻手，端端正正的舉着兩柄槍，對準自己的胸膛。

「這是怎麼一回事，藍老板！」老么顫抖着說：「我老么沒有待錯你呀！你……說的我不是都答應了麼！」

「你答應了誰，你答應把岫雲還給我！」方傑已暴露自己的身份了。

「哦！」方傑，好小子，你有種敢開槍！」他舉着兩隻短肥的手說。

「我要報奪妻之恨，我要叫你償還我五年的自由！」方傑獰笑着說。

「岫雲是你的老婆，眞不要臉！」老么不甘示弱地說。

「老么，今天你的死期已到，還有什麼話留下麼？」方傑又逼進一步。

老么兩手高舉，脚步漸漸向後移退，猛的，一伏身，就地一滾，砰！砰！兩響，方傑的槍已朝他打去。

老么在瀕於垂危的霎眼之間，急中生智，閃電般地倒了下去，順手將腰間的一隻短槍抽出，回手發了三槍。

方傑已閃身移到一個大柱後面，又是砰！砰幾響，朝着老么躺在地方發出。

這時，老么的頭伏在沙發後面，盲目地在客廳裡亂放了幾槍，猶作困獸之鬥。

方傑靈機一動，順手抓了一張坐椅，人影一閃，坐椅向長几上擊了過去，「澎」的一聲大響，几上的玻璃以及茶具酒杯打得粉碎，他就在這「澎」聲之中，發出兩槍，打中了老么的要害。

一場血戰過後，方傑臉上顯出勝利的微笑，他自己動手，將老么的屍體移到院牆後面，大約不出兩天，老么的屍身就被山中的野狗吃得干干淨淨。

蒙哥賭場的老么在黑社會中是個不大不小的人物，他忽的失踪，頓時轟動了九龍城，報紙也把老么失踪的新聞，在社會版刊了出來，中央警署也調遣警探出動，搜索老么

失踪的原因。

蒙哥賭場也不得不暫停營業，岫雲躲在家裡靜候各方的消息。

一連兩個禮拜，案情毫無進展，在中央警署積極偵查下，連老么的屍體也未被發現，案子有如石沉大海，消息沉沉。

黃三見到報紙以後，心裡在說：「小方眞有一手，將來九龍的整個市面，恐怕均要操縱在他一人手裡了。」

「我化了那十來萬港紙，眞不寃枉，但他不能連我的面也不照一照呀！」黃三自言自語地說。

就在他沉吟之時，忽然紅心賭場裡的掌枱的小余送到一封信，上面寫着要黃三親啓，他把來信拆開，信上簡單的寫了幾個字！

「別來事冗，未暇走訪，弟事已漸有頭緒，附上港幣二十萬支票，聊謝厚情，餘晤談。」

下款簽了一個傑字。

黃三把支票看了看，連着那封信往口袋裡一塞，問：「送信的人有沒有交代什麼話？」

小余說：「是一個二十來歲的人送來的，祇說信交三爺親收，他就走了。」

他玩味着「餘晤談！」那三個字，知道方傑在短期間一定會來找他的。

在黃三接信的同時，岫雲也接到一封信，那是約她在老地方會面的幾個字，岫雲又驚又喜，她自從老么失踪以後，深恐老么手下弟兄疑到她的身上，索性連大門也未走出一步。

這天她素粧淡抹，穿了一件家常的衣服，悄悄地由後門溜去，跳上一部「的士」，直向九龍塘駛去。

在白雪小食店裡，方傑早已端端正正的坐在那個老位子上，今天他沒有化裝，岫雲一見了他，心中跳個不停。

坐定之後，岫雲輕輕地問：「他（指老么）現在什麼地方？是不是人已經沒有了？」

方傑睨了她一眼，說：「有他就沒有我，那妳怎麼辦，人當然是沒有了。」

岫雲兩眉緊皺，說：「這兩天外面風聲很緊，你要當心點！」

方傑見她滿臉關切之情，不由心中一動，說：「妳放心好啦，我做得天衣無縫的，不會有人注意到我！」

「那不見得！」岫雲透了一口氣，說：「他下面的弟兄每個人都在找你呢！」

方傑笑了笑，說：「他們找不到我的，我躭心的倒是妳！」

岫雲被他提起心事，苦着臉，說：「我……我怎麼辦？」

「我會安排的！方傑正色說：「妳照舊的呆在家裡好了。」

「這裡不宜久留，我怕得很！」岫雲不安的說。

「好吧！妳安心好了！」方傑安慰她，說：「蒙哥賭場怎麼收場？」

「我也不管，他們拿出錢來，讓他們去搞好啦！」岫雲無可奈何的說：

「不能這樣做！」方傑悄聲說：「這塊地方不能讓老么的餘黨霸佔下去。」

「叫我一個女人有什麼辦法？」岫雲說。

「唔！斬草要除根，那般傢伙我早遲要把他們一網打盡的。」方傑憤怒地說。

「好了！我們走吧！」

「那麼妳同去千萬不要稍露痕跡呀！」

岫雲點點頭，深情的看了方傑一眼，緩緩地走出了白雪大門。

傍晚，荃灣黃三的煙舖上，方傑揚着眉，說：

「三爺，你不能怪我不事先給你送個信，你想，這種事，假如稍稍透露一點消息，還辦得成嗎？」

黃三笑了，翹起大拇指，說：「這裡沒有外人，老弟，我實在佩服你有個幹勁。」

「三爺，我來同你商量兩件事的！」方傑微微的笑着，說：「蒙哥賭場這當事，要請三爺出面把它拿過來，我們先在九龍站住了脚。還有一件……」

黃三看他說不下去，兩隻大眼瞪着他看。

「還有一件就是岫雲的事，你想我能不管麼？」方傑一皺眉頭，說。

「蒙哥賭場那邊，聽說老么下面弟兄還不肯放手，這件事讓我再考慮考慮。」黃三掃了方傑一眼，說：「倒是岫雲這個問題，不太簡單，假如現在她再要一走，那你的嫌疑可就大了。」

方傑緊蹙着雙眉，說：「能不能先請三爺安頓她一下？」

「不是我不肯，人家都知道我同你的關係，如果中央警署來一查問，那不是更痲煩

了麼？」

「她的問題總得要解決呀！」方傑焦灼的說：「夜長夢多，出了事怎麼辦？」

「嗯！」這倒是一件頗感扎手的事。」黃三說：「難道除了我這裡，就沒有第二個較好的辦法？」

「一時想不出來！」方傑說。

「好吧！過兩天我來想個妥善的法子，這件事你不用操心了。」

「三爺你這裡缺錢化？」方傑問：

「昨天收到你二十萬，還沒動呢。」黃三笑着說：「藍妮妮地神通怎麼那樣大，她倒底是個什麼路數？」

「我也摸不淸她的底子，把眼前這段混過，再說。」

「她有丈夫？」

「有！是臨時的！」

「誰？」

「方傑！」

黃三哈哈大笑，拍着方傑的肩頭，說：「老弟，眞有你的，我黃三混了一輩子，也享不到你這樣的艷福，老弟，好自爲之吧！」

方傑當晚趕回了香港，藍妮妮已在麗都夜總會裡等他，她們照例看了看夜總會當天的賬，藍妮妮問：「九龍那邊情形怎樣？」

方傑和聲說：「我把黃三那邊的事，舖派好了，要他去接蒙哥賭場。」

「啊！岫雲！你那個情人呢？」藍妮妮臉上現得有點不太自然地說。

「她！暫時擺一擺再說。」

「她又不是一個物件，怎麼擺法？」

「我還沒有心事想到她的身上。」

「對天發誓，你這個話是從心裡說出的。」

方傑有點尷尬，隨即發出笑聲，說：「我的太太，我有了妳還不夠嗎？就是天仙美人，我也不會看她一眼的！」

藍妮妮兩眼向他臉上一瞟，說：「不要胡扯了，說正經的，你打算把岫雲怎樣地安排？」

「我們不談她好嗎？」方傑勉强一笑：「老么假如鑽出來，怕不找我拚命。」

「活見你的鬼，老么會在閻王殿上告你狀的。」藍妮妮緊綳着臉說。

「那就讓他去告吧！反正與我無關。」

藍妮妮怕他惱羞成怒，腦子一轉，輕輕地說：「我是同你說着玩的，急什麼？好啦，我請你到大都會跳舞去。」

「我忙了一天，太累了，還沒有休息呢！」方傑眼睛一閉，向沙發上躺下。

第二天下午，方傑還未起床，金震匆匆地趕到香港大飯店，附着方傑的耳朵，說了幾句，只急得方傑從床上跳起來，說：

「是誰同你說的？」

「外面都傳遍了，你還蒙在鼓裡呢！」金震說。

「她幾時被人綁去的？有未報案？」

「那個我不清楚。」

方傑趕着把衣服穿上，再看藍妮妮還擁被高臥，只當沒有聽見，於是，他同金震走出香港大飯店，匆忙的趕過了海。

岫雲被綁架案，不但震驚了港九兩地黑道上人物，方傑也弄得手忙脚亂，中央警署爲這件綁架案子，成立專案小組，極力偵查。

方傑在九龍打了一個轉，證實岫雲是在當天早晨被歹徒綁架走的，於是，他到了荃灣黃三家裡，垂頭喪氣地說：「想不到老么的事，會扯到岫雲頭上去，三爺，你看這件事要打那方面去着手？」

黃三早已得到岫雲被綁刼的消息，閉目沉思了半響，搖頭說：「照說，老么手下的弟兄不會這樣做，也沒有那麼大的胆子，除了你我，黑道上的朋友多着啦，一時確實無法揣測。」他頓了一下，又說：「這件案子與錢無關，再說，岫雲手上有限的錢，不見得就給人看紅了眼，我想，大半還是着重在「情」和「仇」的方面。」

方傑緊皺着雙眉，說：「除了我，她還會與誰有勾搭？她一個女人又和誰有仇呢？三爺！你再想想！」

「你是出了名的鬼才，一向料事如神，今天怎麼神魂不定起來了。」黃三微笑着說。

方傑忽地跳起來說：「你看會不會是藍妮妮搞的花樣？」

「嗯！」不能完全說是她搞的，至少也有些成份在內。」黃三說。

「那她所用的手段太卑鄙了。」

「現在還沒有到下斷語的時候，老弟，一切稍安勿躁，對於藍妮妮可千萬不要稍露不滿口風，如果操之過急，祗怕岫雲那條命就保不住了。」

「三爺！我寧可犧牲掉她，也要把岫雲救了出來。」方傑沉不住氣了。

「此時，你就把藍妮妮殺了，也是無濟於事，萬一，這一件事不是她幹的，豈不是糟上加糟嗎？」

黃三的話，方傑愈聽愈胡塗了，急得在房裡團團亂轉，兩手交搓，無可奈何地，說：「我到中央警署去報案，幷指出幾個嫌疑的人，你看怎樣？」

「你眞是聰明一世，胡塗一時了。」黃三笑着搖頭：「你用什麼身份去報案，即如是報準了，你指出的嫌疑人是那幾個？」

方傑氣憤說：「我把藍妮妮也報了進去。」

黃三大笑說：「誣告是有罪的，你再想想，你現在的靠山是誰？自己脚步還未站穩，爲了一個岫雲，犯得着嗎？」

「三爺，你說，岫雲的事，我可以袖手不管了。」

「我是說，要你以逸待勞，在暗中偵查，你不是藍妮妮的臨時丈夫嗎？可先在她身上着手，記住，要小心去做，倘若有個風吹草動，藍妮妮那個人可不是好惹的呀。」

藍妮妮若無其事的躺在麗都夜總會裡抽烟，方傑悄悄地走到她的身邊，藍妮妮向他淺淺一笑，說：「近來成天看不見你人的影子，你忙些什麼？」

方傑故作鎭靜說：「金震沒有向妳報告麼？岫雲被綁匪架走啦！」

藍妮妮聽了一笑，說：「這有什麼値得大驚小怪的。」

方傑說：「站在道義的立場，我不能不代她着急。」

藍妮妮說：「你準備代她破案？」

「那是中央警署的事，」方傑掃了她一眼，說：「我不過代她打聽打聽！」

「打聽什麼？」

「打聽綁匪的線索！」

藍妮妮輕輕一笑，燃起一枝香烟，慢慢的吸着，又慢慢地從嘴裡吐出烟霧，秋波微轉，說：「是誰的主謀，打聽出來了麼？」

方傑看她滿臉悠閑自得的神情，困惑的說：「我正想向妳請教呢！」

藍妮妮陡的顏色一變，把手中的烟蒂向地上一扔，說：「岫雲是你的情人，我同她祇一面之緣，她出了事，我還是剛剛聽說的，你有本領，儘管去找那綁她的人，我才不管你們這種閒事。」

「太太，我是尊敬妳，向妳求教！」方傑溫和地說：「俗語說：當局者迷，妳的腦子冷靜點，請妳幫忙猜測一下，究竟綁匪是那條線上的，我們好替她設法呀！」

藍妮妮凝視了方傑一眼，冷冷地說：「這種事，人家躲避風頭還來不及，你不想想自己做的是些什麼事，老〻，大頭王，瘦皮猴，一連串的失踪了，是綁架，是謀殺，中央警署正在全力偵查，不說我不想管這當閒事，就是想管，我也沒有那大的胆量。」

方傑聽出她的口氣，恐怕事情弄僵了，祇得陪着笑臉，說：「太太！岫雲的事，我不再向妳請教就是，一提到她，妳就發急，我們換個題目談談，好嗎？」

藍妮妮的臉上仍然冷冰冰地，說：「我現在向你提出警告，這件事，不但我不想管，也希望你不要插在當中，方才我已得到報告，聽說中央警署也在注意你的行動呢！」

方傑聽了猛的一驚，心想：「這個女人好辣手，幸虧我沒有逼她，否則，她連我也出賣了。」

滿室烟霧，頓時沉寂起來，方傑沒有答復她的話，祇在低頭沉思！

良久！方傑始嘆了一口氣，說：「岫雲這個人命也太苦了，這次被綁匪架走，生死未卜，兩年前，又把她唯一的親人母親死了，我總覺得她這個人是善良的，無辜的，唉！我……」

他感慨地嘆息着，終於鼓着勇氣，又說：「我假如不幫她的忙，在人情上，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

「你不怕惹出痲煩嗎？」藍妮妮緊逼着說。

「我沒有做錯事，怕什麼？」他掩飾自己的罪行，故意提高嗓子說。

「岫雲的事，你是管定了？」藍妮妮笑說：「你不聽我的忠告，終於要後悔的！」

她們這種不愉快的談話，在方傑認識藍妮妮後，還是第一次，但方傑又是一個寧折勿彎的個性，談話就在不愉快中結束。

關於岫雲綁架的案子，風聲愈來愈緊了，中央警署專案小組，把這件案子與老么，大頭王，瘦皮猴失踪的事，連繫在一起，合併辦理，并在報紙上發佈消息。近幾天麗都夜總會 也發現了中央警署派來的便衣警探，情形一天比一天的嚴重了。

這天，方傑躺在麗都夜總會專用房間裡，他對於岫雲的案子，用盡了心力，藍妮妮却是，守口如瓶，一句話也套不出來，封閉得密不透風，他整天奔走，仍是一無結果。

正當他束手無策之時，中環警署華人幫辦周大成來探訪他了。

周大成見了方傑的面，劈頭就說：「藍老板，我是來研究這次九龍蒙哥賭場裡幾個人失踪案情的，請你供給一點資料。」

方傑遞過去一枝香烟，從容一笑，說：「好吧！有問必答。」

周大成燃着香烟，微笑問道：「藍老板，你同蒙哥賭場裡老么，大頭王，瘦皮猴等可認識？」

「俱不認識。」

「據報，他們先後來過你這裡，以後就失踪了，當時是怎樣的情形？」

「我沒有見過他們，我不知道。」

「蒙哥賭場老板娘岫雲你可認識？」

方傑猶豫了半晌，說：

「認識的，以前曾經見過。」

「這件案子轟動港九兩地，中央警署成立專案小組，限期破案，因為他們俱來過麗都夜總會，所以特地前來請教！」周大成非常客氣地說。

「哦！」還有要問的嗎？」方傑說。

周大成看了他一眼，深深吸了一口烟，說：「藍老板，面孔好熟，像是在那裡見過！」

方傑一笑，說：「我在日本剛回來，幫辦恐怕認錯了人吧！」

周大成哈哈一笑，用手揮着烟灰，走過兩步，說：

「夜總會的出息怎樣？夠開支嗎？」

方傑點點頭，說：「還不是靠幫辦維持，勉强混得過去。」

說着，在衣袋內掏出支票簿子，劃了一張兩萬元的支票，兩面一摺，向周大成衣袋裡塞去，說：「小意思，帶去飲茶，改天請過來談談。」

他的態度明朗，動作迅速，又替周大成燃了一隻烟，笑着說：「多請幫忙，需用的時候，請打個電話過來，卽刻照辦。」

說完，又是長聲一笑，在笑聲中把周大成送出了門。



華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初版
部登記証內警台業字第四九四號

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黑天堂

著作者：東方客
出版者：海光出版社
發行人：黃根福
總經銷：海光書社
臺北市泉州街三十四巷五號
電話27234號 郵局劃撥帳戶2126號
印刷者：台灣印刷廠
台北市貴陽街二段一〇四號

定價新臺幣十元 港幣一元

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黑天堂

東方客著

第二集

海光出版社印行

目錄

黑天堂

第二集

第五章　除惡務盡

方傑把中環警署華人幫辦周大成送走，心裡輕了一半，回到沙發上，吸了一枝煙，正想合眼，只聽哈哈的笑聲，陶經理走了進來。

陶經理笑得眼睛合成了一條線，一副卑鄙逢迎的面孔，看在方傑眼裡，疑心他在笑裡藏刀，於是，兩眼微微張開，問道：「周幫辦走了麼？」

陶經理連聲的說：「走了！走了！」接着又說：「太太剛才有電話來，說今晚有事不到夜總會來了，叫小的向老板回一聲。」方傑在鼻子裡哼了一聲，說：「有什麼事麼？」「太太原是要老板接電話的！」陶經理嘻嘻地一笑，說：「小的同她說，老板正有事與周幫辦談話，所以就沒有敢驚動老板，聽太太的口氣，今天晚上怕連香港飯店也

不回去了。

陶經理低聲下氣面帶奸險，方傑看着就不順眼，他把烟蒂一丟，表示不想與陶經理說話。

「周幫辦是不常到夜總會來的！」陶經理又笑着說：「這個人無事不登三寶殿，看他的神情，好像很神祕的，這種人越買他的賬，事情越多，我怕他藉故來要挾老板，那以後的事情就不好辦啦！」

說完，他那瞇成一條線的雙眼，直向方傑臉上覷着，現出一副陰險狡詐的神氣，但彷彿已窺出方傑剛才與周大成私下的交易。

方傑是何等人物，祗當沒有看見，口中却含糊的說：「我們做的這一行，在他們頭上花幾個，也算不了什麼，好了，我想歇一會，有事請便吧！」

他厭煩的打了一個呵欠，又把兩眼合攏。

陶經理脚步并未移動，陰陰地一笑，裝做神密的神態，低低說：「其實，化錢消災，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但錢化了，不能消災，那不是太不值得，所以我說用錢要用在刀口上，如果硬將鈔票往人家袋子裡塞，那就太不合算了。」

方傑把已閉上的眼，又張得大大的，瞪着陶經理，問：「你說什麼？」

「我是代老板抱不平。」陶經理表示忠誠說：「像差舘裡那般塡不飽的人，太可惡了，我怕老板上他們的當。」

「嗯！花幾個小錢，不算什麼，用不着你操心！」方傑蠻不在乎地說。

「我是經驗之談！」陶經理不以爲然地說：「對付差舘裡的人要有一套的，尤其幹我們這行的。」

「那一套？」方傑問。

陶經談得忘其所以，索性一挨身，在烟舖上坐下，說：「所以一個有經驗的人，對付他們，要沉住氣，能眞正做到「穩，忍，狠」這三字要訣，一定能穩操勝算的。」

「什麼叫做「穩，忍，狠？」」方傑問。

陶經理燃着一枝烟，慢吞吞地說：「這三個字，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就不容易了。」

他瞟了方傑一眼，掀動了一下嘴唇，皮笑肉不笑的說：「有如獄人追逐野獸，不但要具備射擊技術，而且要精確計算射擊範圍，要以靜待勞，這就是一個「穩」字。」

方傑「嗯」！了一聲，又聽他說道：「任憑他怎樣狡猾，甚至威脅叫囂！那是虛張

聲勢，這時要沉得住氣，把它「忍」下了。」

他悠閒地吸着香烟，看着吐出的烟霧，又說：「最後，就不得不使用「狠」字出來，這要看當時情勢的發展，假如經驗差的人，弄得百脈賁張，手癱心悸，對方抓住你的弱點，到時錢還是塞在他的口袋裡，那就狠不起來了。」

他這一套似是而非的話，方傑聽了稀鬆平常的一笑，心想：「管你怎樣說，我是不會聽你那一套的。」

「老板，我是誠心誠意的向你貢獻，我姓陶的可以說是科班出身，在賭場裡混了一二十年，什麼場合都見過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沒有抵擋不了的事，假如你有爲難之事，祇要你信任得過，我姓陶的可以爲你賣命，決不含糊。」

方傑凝神靜聽，想了半天，不知他在耍的什麼手段，於是，輕輕一笑，說：「陶經理，難得你一番好心，祇是我聽不懂你說話的含意，我以爲對付像周大成這種人，用不着如你所說的那樣小題大做，化幾個錢幫幫他的忙，算不得什麼，我既沒有災，當然也不要他消災，像我這樣的人，本來就不應該搞賭場的，我現在到有點後悔了。」

陶經理看他把話扯得遠了，摸不着他在轉什麼念頭，上牙一咬下唇，偷偷地望了他一眼，陰沉沉地笑了笑，說：「我要說的話已經向你說了！聽不聽在你，恐怕……」

方傑不耐煩地看着他，急切的，說：「恐怕什麼？」

「恐怕不會那麼簡單吧！」

「你抓着什麼憑據？」

「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還要憑據！」

「你在要挾我，是嗎？」

「小的不敢！」

「諒你也不敢，我看你這碗飯吃得有點不耐煩了。」方傑憤怒的，說：「陶經理，你想騎在我的頭上，哼！那你就錯上又錯了。」

陶經理陰沉着臉，沒有出聲，提着脚走了出去。

方傑看着他的背影，兩眼一閉，口中喃喃說：「娃陶的，我要不叫你身首異處，大約你還不知道我的厲害呢！」

× × × ×

這兩天事情發展得有點蹊蹺，麗都夜總會接連着有警探前來偵查，同時夜總會裡賬

目發現赤字，數字相當的大，算算已賠了將近百萬，這種現象，把整個夜總會驚擾得鷄犬不寧。

藍妮妮氣得臉上發青，埋怨方傑，說：「照這樣下去，乾脆盤給人家算了，我不知道你怎麼搞的，每天爲了一個破女人，弄得失魂落魄的，你不管，我也不想再做下去了，從明天起打住，叫老陶來，把夜總會裡人暫時解散！」

「不能就這樣散了的？」方傑猶豫了一下，說：「我們要追究責任，每天這些錢是給誰贏去了，老陶身爲經理，應該有個交代，否則，叫他卽刻滾蛋，這個人欺人太甚，我要慢慢地收拾他。」

方傑在藉題發揮，他想把陶經理一脚踢出去。

「他是有來頭的，他後面有人替他撐腰！」藍妮妮代陶經理說話。

「他有背景，也不能欺負到我們的頭上來。方傑振振有詞地說。

「先把事情調查淸楚，誰叫你成天無事忙，所以我想把夜總會收了，但話又說同來啦，這個月，賬面上還賺了幾個，這一行，如果好好地幹下去，不比成天溜賭場强的多嗎！」藍妮妮說。

「有他沒有我，這個人太可惡，就憑他這兩天耍的花樣，也不能叫他幹下去。」方傑沒有放鬆陶經理，他已下決心要把他排除掉。

藍妮妮彷彿已看出他的心意，燃了一枝烟，眼皮一抬，睨了方傑一眼，說：「陣前換將，犯了兵家的大忌，我不想這樣做！」

方傑聽她的口氣，異常堅決，在這種場面下，是無法同她爭辨的，他祇是不願她驟然將夜總會收歇，至於，對付一個經理，在他的打算下，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於是，他忍氣吐聲地說：「我們總得想一個辦法呀！不能任他照這樣搞下去！」

藍妮妮把口中的烟霧緩緩吐出，小嘴噘着，看那從口中吐出的烟圈子，緩緩說道：

「我要你把這份事業拿它當個事做，不要再成天亂跑，這樣，不是就容易解决了麼！」

「從今天起，你最好就住在夜總會裡，老陶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耍花槍呀！你要寂寞，我會來陪你的！」藍妮妮又補充着說。

「這一着，倒是利害」，方傑心裡在想：「我這樣不是把身體整個賣了給她麼？」

他沒有答話，自然他另有打算，他暗暗嘆着，這種職業性的買賣，滋味是不好受的。

藍妮妮看他默然不語，向他輕輕一笑，說：「你暫時委曲一點吧！爲了我們的事業

，發揚光大，你把那個破女人丟開了吧！」

藍妮妮見目的已達，向方傑道了個晚安，柳腰一擺，緩緩地走了出去。

×　×　×　×

「老陶這傢伙太可惡了！」方傑對站在面前的心腹金震說：「他威脅了我還不算，居然擺出了顏色給我看，這口氣，我無法再忍下去了。」

「藍妮妮她怎麼說？」金震問。

「她顯見地在袒護他！」

「那不是袒護！」

「是什麼？」

「她是在利用你同老陶的矛盾。」

「她不想想，這種矛盾能維持多久！」

金震一揚眉，說：「老板，你總算夠利害的了，她比你還利害，「色」，字上面是把刀，我看你要醒醒了。」

「嗯！」你是說我貪戀她的美色？其實！你想錯了，她在玩我，我就不會玩她嗎？」方傑說。

「眼前至少她是在玩弄你！」

「那麼，我給她來個一刀兩斷，各走各的，我方傑說得到就做得到，決不含糊。」

「騎在虎背上，要想跳下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了！」金震皺了眉頭，說：「你的把柄全落在人家手裡，假如你要那樣做，怕她回頭咬你一口，女人的心，比蝎子還要毒呢。」

方傑思索了一下說。「小金，我們是老弟兄了，當局者迷，你要我怎樣辦，替我拿個主意出來。」

「以毒攻毒，要死命的纏着她，假如一鬆手，就會跌下萬丈懸岩的。」

「那麼林岫雲的事，我就不要管了麼？」

金震沉吟半響，緩慢的說：「我們關起門來說話，你的底子她是摸得透透的，林岫雲的事，我斷定是她一手包辦的，你要管，她就會要你的命，你還蒙在鼓裡！」

方傑看了金震一眼，急遽的說：「先下手為強，殺了她，我再……」

金震不等他的話說完，不以為然的說：「你又在犯老毛病了，天下事就怕像你這樣

有勇無謀的亂來，你殺了藍妮妮不但林岫雲的事不能解決，你這空頭老板也當不成了，說不定還要吃上殺人的官司，你算算看，划得來嗎？」

「照你說那我不是太窩囊了麼？」方傑憤憤地說：「藍妮妮的心也太狠了，你看岫雲會不會死在她的手裡？」

「這個我可不敢說，照理，她不會那樣做的，她祇是不想叫你乘心如願，她用這種手段，是怕你把她甩掉，現在她對你還有利用的價值，這個女人的手段，的確高明，所以我要你以毒攻毒，先把自己立場站穩，對你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 × × ×

麗都夜總會自方傑坐鎮以後，果然風平浪靜，陶經理仍舊是一副笑裡藏刀的神情，却避免與方傑接獨，夜總會的生意，倒是愈來愈旺，以前所虧的赤字，早已賺回來了。

藍妮妮顯得非常滿意，她對方傑說：「我說老陶還不致於那樣糊塗，你總是說他太跋扈，目中無人，其實，我們只要有錢賺，那些小節就不要計較他了。」

方傑在鼻子裡「嗯」了一聲，說：「你說得對，我們賺錢第一，「嗯！」祇要他不騎在我的頭上，我是不會找他麻煩的！」

「你這幾天辛苦了，明天是星期天，我陪你到香港仔吃海鮮去，然後再到淺水灣別墅裡輕鬆輕鬆，好嗎？」藍妮妮說。

「這裡的事，我眞有些放不下！」方傑滿臉正經的說：「星期天客人更多，我們改天去玩吧！」

藍妮妮向他臉上一瞥，嫣然一笑，說：「想不到你變了，對事業心這麼重，我會同你合作到底的。」

方傑不自然地向她一笑，說：「我的太太，我是遵照妳的命令辦事呢！」

「但不希望你冷落了我！」藍妮妮嫵媚的頰上，泛起了紅暈。

「聽說中央警署在沙田發現了綁架岫雲的線索，有這回事嗎？」方傑問。

「不會的吧！」藍妮妮漫不經心的答。

「聽說綁匪已將岫雲撕了票，把她屍體抛在田埂裡呢！」方傑蹙着眉頭說。

「那是謠傳！」藍妮妮毫不考慮的說。

「又聽說九龍蒙哥賭場最近卽將重振旗鼓，是老〃手下弟兄叫仇雲的出面，這兩天在粉刷門面呢！」方傑說。

「那是老么的陰魂不散！」藍妮妮向他嬌媚的一笑，說：「你整天不出門，這些消息是從那裡得來的？」

方傑微微一笑，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假如蒙哥賭場再振旗鼓，我準備把它打垮掉！」

「天下的飯，天下人吃，老么已死了，岫雲又沒有消息，現在換了一台戲，與你毫無牽連，動不動就要打垮人家，我就不贊同你這種作風！」藍妮妮帶着責備口吻說。

「我是蹩着這口氣，這其中的原因，妳是不會知道的。」方傑說。

「我看還是省一點事吧！自己有本領，在九龍尖沙咀豪華地區來一家規模大的賭場，那不比打垮人家有體面嗎？」藍妮妮胸有成竹地說。

「這要靠太太幫忙啦！」方傑一揚眉，說：「這口氣我遲早要出的。」

第二天，星期日，不到六點，麗都夜總會已經上市，方傑躺在烟舖上，閉目凝神，心裡在盤算着蒙哥賭場的事，暗自忖道：「黃三這個人這麼窩囊，現成的事都辦不了，他是不想我在九龍混？蒙哥賭場要是被仇雲接手去辦，我的計劃不是完全落空了麼！」

方傑是個雄心萬丈的人，他不甘雌伏在女人裙帶下面，他原是想利用藍妮妮做個橋樑，然後爲自已打開一條出路，至於藍妮妮所說在尖沙咀另起爐灶的話，他似乎沒有多大興趣。

他又是個睚眦必報的人，眼前所要做的事太多，陶經理對他的那一套，他沒有忘記，他要報復，這兩天正在留心陶經理的行動，準備着對這個不利於已的人下手剪除，了去心腹之患。

外面一陣嘈雜之聲，金震匆匆地走了進來，向方傑報告，說：「老板，你出去看看，今天的情形有些不對呢！」

「有人來找麻煩？」方傑問。

「是賭檯上出了毛病。」金震說。

「陶經理呢？」

「今天沒有露面。」

「好！」我出去看看！」方傑從烟舖上躍起，披着上衣，跟金震走了出去。

祇見中央檯上有一個五十上下的人，口裡啣着雲茄，面前堆滿了籌碼，滿面得意之色，他所下出去的注子，每押必中，眼見已是席捲之勢。

方傑緩緩地走了過去，站在桌面斜角上，連看他押了三注，不動聲色的繞到那人背後，輕輕在那人肩上拍了一下，說：「朋友，夠本了嗎？可以停手啦！」

那人回頭向方傑看了看，却沒有理會，左手拿着雪茄，右手的籌碼又推了出去。他在賭檯上坐了半小時，原是用釣魚的方式，注子下的不大，但已被他贏了三四十萬，現在被方傑一拍肩，他乘勢推出二十萬籌碼，送到「雙」，上面去，然後對方傑哈哈一笑，說：「老兄，等我押了這一注，咱們再談！」

這時，檯面上賭的人，和一些夜總會的招待人，都在熱烈的觀望着，方傑的面孔，在一般賭客面前是陌生的，可是，夜總會裡的人在看到老板親自出面與客人說話，俱用驚愕的目光在觀望着。

方傑看那人在聽到自已說話之後，非但沒有停止下注，反而乘機推出了一大筆的數字，押在「雙」上，方傑頓時眉頭一皺，向賭檯上看寶女郎使了個眼色，又俯身向那人耳傍說了兩句。

旁觀的人更加緊張起來，全神貫注在兩人的身上，從他們的表情上看來，到有幸災樂禍的意思。

奇怪的是，那人自方傑耳邊說了兩句以後，臉上略現沉思，就毫不考慮的將已經推出的二十萬籌碼，又統統移到「單」上面去了。

這一下把賭抬上的人弄糊塗了，有的原已押在「雙」上的賭注，也跟着移到「單」上面去，大家聚精會神凝視在那隻蓋着的寶盒上面。

方傑站在那人身後，幷沒有走開，就在這剎那間，開寶的女郎喊了一聲：「開」！寶盒裡三粒骰子開出的是：「二四六」，「雙」！一陣哄然，祗見那人檢點一下籌碼，把口裡吊着的雪茄烟蒂，送在烟缸裡面，撣了一下身上的烟灰，回頭對方傑掃了一眼，隨着站了起來。

「我們談談！請到裡邊去坐！」方傑很禮貌地說。

那人略爲猶豫，乾笑了一聲，說：「好！我正要拜訪閣下。」

方傑向金震丟了個顏色，就把那人讓進了經理專用室。

他們動作非常迅速，除了本檯上的賭客用驚奇的目光，看着他們這種不尋常的舉動外，麗都夜總會裡的一般賭客，熙熙攘攘，仍舊是各賭各的，並未受到絲毫的影響。

麗都夜總會陶經理的爪牙，對於這種舉動，感到意外的驚奇，俱在竊竊私議，剛才

方傑在那人耳邊上說的什麽話，居然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作用，當然也有人去報告陶經理了。

「老兄，不是兄弟說句狂妄自大的話，像你那一手只能在街邊地攤上去同那些爛仔混混，到我這裡來，不是自討沒趣嗎？」方傑揚着眉頭，說：

「賭奸，賭滑，不賭懶，拿錢贏錢，又不是賭假的，我侯七憑本領混，怕事的，也不會到你麗都夜總會裡來了。」那自稱侯七的乾笑着說：

「那麽你是在我姓藍的頭上吃定了？」

「方才不是照閣下吩咐放了一馬嗎？」

「嗯」！總算你够朋友，賞了兄弟的面子！」方傑獰笑着，說：「老兄贏了多少？」

侯七把籌碼向桌上一攤，說：「十七萬！」

「還要賭嗎？」

「悉聽尊便！」

方傑把籌碼點了一下，攤在手掌上，說：「拿兩萬去化怎樣？」

侯七把兩手一攤，說：「一個整數，少一個，我拿籌碼到櫃檯上去兌現。」

方傑哈哈一笑，說：「就憑尊駕你這副長相，還不值十萬。」

侯七也眞沉得住氣，他在沒有量好方傑的尺寸前，是不敢隨便放肆的，這種人今天方傑給他兩萬，已經是老鼠滾到油缸裡，假如遇到風向不順，被人打了出去，也是常有的事，是以他仍在乾笑着，沒有還嘴。

他當然是在挨時光，一個尖腦袋不停地向門口看，他在等人，是陶經理，不想陶經理始終沒有在這間房子裡出現。

「你在等誰，等你那位拆賬的朋友？我同你說，他此時不敢露面的。方傑兩肩一聳，說：「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再不走，連一萬也保不住了。」

「好漢不吃眼前虧！」侯七自己同自己說：「姓陶的，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我們四六分賬，你拿的多，我賺的少，到了緊要關頭，你連面都不來照一下，哼！我不出賣你，才怪呢！」

這種賭場裡老千，根本沒有義氣講的，一咬牙，說：

「藍老板，你猜的還眞不錯，我是在等那個拆賬的朋友，原想等他來說幾句話，多

拿幾個，假如你藍老板能高抬貴手，增加兩萬，我就洩了他的底牌，叫他混不成！」

方傑搖搖頭，說：「不用說了，我不想知道這回事，再說，憑你片面之言，誰也不會相信，識相點，快點走吧！」

這時，侯七尷尬的臉上，勉強露出一苦笑，從方傑手上拿去兩個紅籌碼子去，走了出去。

方傑手按電鈴，把金震找了進來，說：「你去看看那個姓侯的，我想這小子死期已經到了，老陶會要他命的！」

金震困惑不解的，說：「他同老陶是什麼關係？他在老板面前說了什麼？」

「這些你暫時不要多問，你祇看看他是怎樣走出夜總會大門，回頭來向我報告就得了。」

金震看着他滿臉神祕之色，不由疑慮頓生，趕忙走出了經理室，再找侯七，已經不知去向。

自此以後，港九兩地就沒有再看到侯七這個人，後來聽說侯七的屍體暴露在鑽石山的山腰裡，屍身被野狗拖得七零八落，也沒有人再提這個人了。

「老陶的手段也太辣了。」方傑躺在烟舖上對藍妮妮，說：「殺人滅口，他怕那個姓侯的掀他的底牌，其實，他玩的那一套手法，我不想揭穿它就是！」

「他當眞會這樣的做嗎？」藍妮妮媚笑着說：「用人唯才，祇要他能好好替我們辦事，那些小節還是不要管他吧！」

方傑知道她別有用心，也不想與她爭辯，像陶經理這種不忠職守，勾結老千圖財的事，正是犯了賭場的大忌，藍妮妮既不願追究責任，方傑悶在肚裡，向藍妮妮微微一笑，說：「妳是怕他的後台太硬，不想向他開刀，是嗎？」

「我是想息事寧人，換一個人來當經理，未必能力就比他强。」

「老陶吃草吃到我們頭上來了，假如容忍過了頭，總有一天我們會跌在他的手裡的。」

「我想他還沒有那大胆子吧！今天你露的那一手，還不够他瞧的嗎？」

一個暴風雨的夜晚，麗都夜總會的賭客小貓三隻四隻，祇有一張檯子上擺着四門攤，有幾個因爲大雨如注走不了的客人在那裡消遣，方傑忽然心血來潮，把陶經理請到專用室裡，笑容滿面地說：「這兩天我在九龍金馬倫道看了一處房子，條件很合適，就是

開價大了一些，現在還沒有落定，我想請你去看看，祇要你一點頭，事情就算定規了，陶經理，我對九龍那邊興趣比較濃厚，以後麗都這邊的事，說不得，要你拿出全副精神來幫忙了。」

他今天特別高興，遞過一枝雪茄給陶經理，接着又說：「我們外行做的事，總歸是絆手絆脚，吃賭場這行飯的，找你陶經理這樣的人，眞如鳳毛麟角呢！」

他把陶經理捧上了天，又哈哈一笑，說：「麗都的事是要請你偏勞，人手可要調過去一半，那邊是新創的局面，這點，是要請你同意的！」

他同陶經理早已談得不分你我，故意將頭側了過去，低低地說：「這裡面倒底有什麼訣竅，陶兄，我特地向你請教，你可千萬不要見外，有什麼說什麼，我姓藍的決不是半吊子，祇要你開口，三二十萬，決不含糊。」

陶經理是見過世面的人，什麼五顏六色的人在他眼裡是逃不過的，爲獨今天在方傑面前看走了眼，現在聽他一捧，已忘記了自己祖宗八代，滿臉奸笑，欲擒故縱地說：「老板：我算得什麼，這幾個月麗都總算站得住，總算我對老板有了交代，就拿上次那個姓侯的來說，我是不在場，便宜了他，不是我說句大話，只要我同他照個面，不要說兩萬，就是兩百，他也不敢伸手，這就是外行與內行不同之處了。」

他說得得意非常，從口裡裡噴着雪茄的烟霧，瞇着兩着小眼，又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假如麗都全權交給我，哼！保險，比現在的收入增加一倍，至於……至於…………」

他吞吞吐吐地不想往下說，方傑故意發急，道：「陶兄，咱們弟兄沒有說的，祇要你把條件開了出來，我們好商量。」

「其實，我這個人最看不重錢，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交情第一，錢！錢算個狗蛋，假如老板眞要我說，這兩天我倒是缺點頭寸，不過！不過……」

「不過什麼，陶兄，要多少，兄弟照辦！」

「不過數目大了些，我張不開口！」

方傑一抬眼，大笑着說：「我倒看不出你提到錢就臉紅，現在沒有外人，還怕笑話嗎？」

「那麼你就先開五十萬，等我把債主的嘴堵住，好好替老板籌劃籌劃！」

方傑沒有想到他竟會獅子大開口，略一思忖，隨在衣袋裡將支票簿掏出，毫不考慮

地開了一張五十萬即期支票，交給陶經理，說：「這個錢算我私下送給你的，我早看出陶兄不是個愛財的人，可千萬不要把這回事放在心上。」

陶經理一看他當眞的開出這筆不大不小的數字，心中一喜，感恩知己的，說：「老板剛才問的那個訣竅，改天我詳詳細細地和盤托出，祗是天知地知，你和我知，祖師爺傳下來的話，我決不隱瞞一個字，老板你總該放心了吧！」

方傑知道他在賣關子，哈哈大笑，倏地一揚眉，說：「陶兄，我們趁着今晚生意清淡，到九龍走一趟，我這個人別的都好，就是性子急一點，隔夜的事，會張大眼睛等到天光，這是我的老毛病，陶兄，你看怎樣？」

陶經理下意識地摸了摸袋子裡那張五十萬支票，雙眉一皺，抬頭看着窗外的大雨，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預感，暗暗自忖：「這樣大雨跑到九龍去，萬一出了岔子，連個呼應都沒有，天雨路滑，翻了車，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雨太大了，老板！」陶經理嘻嘻笑着說：「明天我們起個早，白天去看房子，好做一番精確估計，同時外面賭檯上還有一個娘們，長的到挺帥，手頭也不小，我正在打她的主意呢！」

「你已經有了兩房家小，要找野食也不能在總會裡找呀！」方傑滿臉正經的說：「在賭場裡跑的女人，是摸不透她來歷的，假如遇到不好惹的，沾上身，那麻煩可就大啦，陶兄，事業要緊，現在還不到九點，我們上趟九龍，來回不過兩小時，即如你要動那娘們的腦筋，我還可以代你參謀參謀，有我替你策劃，那還不是手到擒拏嗎？」

五十萬支票在陶經理口袋裡亂跳，爲了看在五十萬鈔票身上，陶經理咧牙說道：「老板命令，我還不照辦麼！我就是賣了命，也得爲老板走一趟呀！」

「難得你肯爲我出力，將來九龍那邊的賭場，有你兩成乾股，陶兄，我們同心合力去幹，以後港九兩地的天下，要看咱們弟兄的了。」

陶經理野心勃勃，把大拇指頭一豎，說：「祗怕你不信服我，港九兩地黑道上的朋友，提到我陶然亭三個字，總得懼我三分，老板，說話可要算數，乾股不乾股我倒不在乎，祗是把我名字擺出去，場面就不同了。」

方傑彷彿聽得入神，小聲說道：「我們這就動身，你先在門外等我，九龍的事我還沒有宜佈，暫守祕密，我們暫時來個空城計，不要驚動他們。」

陶經理點點頭，笑哈哈地走了出去。

第六章　分道揚鑣

風雨雷鳴，尖沙咀輪渡上就祇坐着兩個過海的人，方傑披着一件雨衣，精神奕奕的望着陶經理，說：「也祇有我們兩個人爲了去打天下，才有這般的豪興，陶兄，你看船上除了你我之外，連出門的人都打住了，將來九龍的局面打開了，你這份功勞可不小呀！」

陶然亭此刻腦子裡，却在亂着，他在另外轉了一個念頭，他想從方傑手裡把麗都夜總會接了過來，如果這樣做，必須先把麗都搞垮了，那就是必須運用恐怖手段，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到時不怕方傑不就範的。

方傑看他凝首看在船艙外面，心不在焉，於是，乾笑了一聲，說：「你不要胡思亂想，美景卽在眼前，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嗎？」

陶然亭猛的一楞，擠塞着，說：「我是恐怕新局面不容易創，老板把擔子加在我肩上，不能討好！」

「你放心吧！有你陶然亭三個字，還有誰會來捋你的虎鬚！」

陶然亭打了一個哈哈，船已在九龍靠岸。

他們跳上「的士」，方傑坐在車廂裡，說：「今天我們就是看看那幢房子合不合搞賭場的條件，要不要翻修改造，大門外面如何佈置，今晚就要決定，屋主那邊，索性由你出面，全權委托陶兄了。」

「老板娘肯放手讓我幹嗎？」

方傑又是哈哈一笑，說：「我是奉了老板娘的命令來辦事的！」

陶然亭如吃了定心丸一般，說：「這個我有自信，她一向是相信我的！」

金馬倫道的一座四層樓洋房，委實够得上氣派，二樓上大小房有二十餘間，他們由二樓轉到三樓，除了稍微陳舊之外，確是個理想的大賭場。

方傑停在三樓上，說：「聽說豪哥賭場卽將重振旗鼓，有人在撐仇雲的腰，我們這邊不能輸給他，經理人選，總得有個像樣的人物，才够體面！」

陶然亭陰沉沉的一笑，說：「早兩年，仇雲替我提鞋子，我還不要呢，那小子算不得什麼「亭」字號的人物，老板，你不要操這份心，事情交給我辦，包管沒錯。」

我想請荃灣黃三來主持這邊的業務，名頭響，資格老，你看擺得出去嗎？」

陶然亭忽地把臉一沉，說：「黃三是個什麼東西，他在荃灣混得並不怎樣漏臉，是誰推薦給你的！」

「聽說他的人緣還不錯，要想請他，他還未必肯答應呢！」

「這種人我就看不起他，紅心賭場玩的全是假骰子，賭假錢出了名，他祇能在荃灣，那個小地方混，小洞裡爬不出大螃蟹來，老板，你聽了誰的話，如果真的把這種人請來當經理，不用三天，就會收攤子的，我不贊成，我寧可不要你那二成的乾股，這個難聽的名譽我是背不起的呀。」

「假如我已經聘請了他呢？」

「那是自掘坟墓。」

「嗯」！不能用這種貪財無恥的小人！」方傑邊走邊說，繞到陶然亭的身子後面，一個冷冰冰的傢伙已經抵到陶然亭背心。

「這是做什麼？」

「舉手，不要廢話！」

閃電雷鳴，把屋子裡照得通明，霹靂一聲，一個震天的雷響，陶然亭舉着雙手，額上汗如雨注，方傑冷冷一笑，說：「我們今天把事情說開了，各走各的，否則，祇要我的指頭一扣，彈丸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你要我說什麼？老板，」陶經理帶着乞憐的口音，說：「我是爲你好，黃三那個人用不用在你，請你把後面那個傢伙拿開，我們慢慢的談，好嗎？」

「哼」！方傑在鼻子裡冷哼了一聲，說：「差館裡是你去報信的，周大成你送了他多少？」

「我沒有指名說是你呀！」

「侯七來過麗都幾次，你吃了他多少？」

「那是瞎話，老板的錢我決不敢妄取一文。」

「那麼你爲何下手把侯七毀掉？」

「我……我……那不關我的事。」

「五十萬這個數目不够用吧？哼！你騎到我頭上來了。」

「支票在袋子沒有動，老板，你儘管收了回去。」

「當然！我要把它拿回來！」方傑很快的探手在他口袋裡將支票取出，順手在他腰間將一枝快槍摘下，說：「我方傑行事，一向是恩怨分明，決不寃枉好人！」

「啊！你是方……方傑……！」

「嗯！我是方傑，你現在總該明白了吧！」

他的身軀剛想移動，方傑的手乘勢向前一抵，大聲，說：「不許動！向前走，到騎樓上去！」

陶然亭身不由主的往騎樓上走去。

暴雨打在騎樓上，雷聲隆隆，陶然亭的肥胖身軀俯伏在騎樓欄杆上，方傑低聲，說：「姓陶的，放明亮些，往下跳吧！」

陶然亭俯伏着沒有出聲，方傑的左手一抄他的兩腿，兜着向騎樓外面掀出，一個詭譎多謀的陶然亭，竟無抵抗的被摔斃在馬路青石道上。

大雨如注，閃電雷鳴，方傑輕快的消失在金馬倫道那間樓房裡。

木屋區是九龍陰暗的一環，破舊低狹的木屋，每一幢都是陰暗無比，既髒又臭，小而黑的窗洞差不多都張佈有鐵絲網，鐵絲網上又掛着蛛絲與煤灰，不能由窗外窺清屋裡的一切。

幾乎可以說沒有正直的道路，全是那些迂迴包抄的房屋之間的爛泥小道，狹仄處，相對而來的行人必須側身互相讓道，垃圾濁水的陰溝，在炎陽下蒸發着臭氣，一個時裝女人，輕紗罩面，手指揑着鼻尖，用很快的脚步向一間觸鼻惡臭的木屋走去。

她在門環上輕輕扣了兩下，一扇破板的大門牙了一條縫，這個婦人回頭看了一看，挨身擠了進去。

「是太太，她已經兩天沒有吃了，所以特地給妳送個信的！」一個滿臉橫肉的胖女人說。

「躺下了嗎？」

「在裡間睡着，看樣子是靠不住了。」

這個木屋雖小，用板子隔了兩間，那婦人環顧了一下四週，說：「曹拐子來了沒有？」

「他每天來看一次，我是聽他說太太要親自來這裡的。」

她舉步往裡間走，房裡躺着一個形容憔悴，面色慘白的少女，兩眼合着，有氣無力

的在牀上呻吟。

「岫雲！妳好嗎？」那婦人俯着身子坐了下去。

「那就是兩星期前被綁票的林岫雲，此時躺在牀上，微啓雙目，看了看來人，又把眼皮合上。

那婦人很關切的又說：「我姓藍，方傑是我的丈夫，特地來探望妳的！」

岫雲牙關緊閉，沒有說話。

「這裡環境太壞，難怪妳要生病，祇要妳把與方傑的關係斷了，我儘可能會來幫妳的！」藍妮妮除了表明身份以外，並表示關切同情。

「不需要了，我祇求妳放我一條生路，方傑，唉，我不會再想這個人了。」岫雲終於把眼皮張開了說。

「那就好辦，明天我就派人把妳送到太平山去，在那邊靜養一個時期，聽說妳有個親戚在澳門，妳到澳門去另找出路，可好？」

岫雲默默地點點頭，藍妮妮又說：「但有一件，妳這次被綁之後，照說，是不會留下活命的，妳要知道好歹，如果妳出去報案，或是胡亂牽連，我就不來管妳這件事了。」

「不會的，我已經灰心了，假如妳能放我一條生路，我到大埔千葉庵去削髮爲尼。」

「好吧！我們一言爲定，等會曹拐子來，他會安排妳的。」

藍妮妮說罷，又向岫雲淺淺一笑，岫雲偷偷的在打量她，看她風姿綽約，華貴大方，不禁暗暗稱讚。

岫雲從這天起，就離開這骯髒的木屋區，她雖然答應了藍妮妮不再想方傑，可是，她的心是不死的，她要報復，她要與方傑見面，同時，她要打倒這個用陰謀手段對付她的藍妮妮。

荃灣，黃三家裡，方傑躺在烟舖上，說：「我現在要決心離開那娘們，陶然亭的事，她套在我頭上，中央警署也在暗中偵查我，三爺，這半年來，我算沒有白忙，手頭多了兩百來萬，羽毛雖然沒有太豐，在九龍和仇雲拼一下，你能說我的本錢不够嗎？」

「據金震同我說，岫雲確確實實是在藍妮妮掌握之中，我祇要站住了脚，怕她不服服貼貼的將岫雲送了出來。」方傑又補充着說。

黃三微微一笑，說：「我們就把金馬倫道那塊地方租下來吧，有了地盤，老弟，仇

雲那塊料，說什麼也拼不過你的！」

「金馬倫道房子倒是不錯，我嫌它太不吉利。」方傑想起那天夜晚的事，又覺不合理想。

「這有什麼迷信的！」人傑地靈，再說，夜長夢多，被人家捷足先登，那就更不好辦啦！」

「三爺，暫時由你出面，我同藍妮妮還得打個交道，那女人夠利害的，說不定要來一場火拼呢！」

「你要恩將仇報？」

「我怕她知道我的事，先對我下手，那女人的手段是既狠又辣的。」

「你得把岫雲救了出來，然後在有利情況下與那娘們攤牌，她總是你的一座橋樑，老弟，不要把事情做絕了，否則，女人看到你，會把你當魔鬼看待。」

「斬草要除根，她的那班爪牙，在暗中擺佈我，聽說有個上環的「大天二」曹拐子巳被她收買，那個人是個吃死人不吐骨頭的傢伙，還有一個叫做大蝦螞的，成天替她跑腿，還有他們手下的嘍囉，俱是上，中環的一般的爛仔，我要把他們一網打盡。」方傑極度煩擾的又說：「自從陶然亭被摔在金馬倫道，連中央警署都認為是自殺的，偏偏藍妮妮疑心到我的頭上，最近她巳同我貌合神離，行動詭祕，我怕她幹不出好事來……」

方傑口裡吐着烟霧，臉上頓露殺機，接着又說：「先下手為强，三爺，對付那種女人，你不幹掉她，她會把你幹掉的。」

「啊」！黃三用驚疑的目光看着他，說：你先把錢丟下來，各辦各的事，在我們脚步尚未站穩以前，千萬不要打草驚蛇呀！」

方傑隨在身上取出一張兩百五十萬的支票，交給黃三，說：「不够的，三爺，你凑凑吧！我在香港聽你的信，有事電話聯絡。」

藍妮妮這天到麗都特別早，打扮得花枝招展，手裡夾着一枝金頭的三九香烟，悠閒的吸着，方傑看她的神情，知道她肚子裡在轉念頭，因為她的習慣是如此，愈是有事，她的態度愈是安閒，藍妮妮就是這樣深不可測的人。

終於，她吐着口裡的白霧，說：「小方，老陶死了巳經有一個禮拜了，我們麗都的經理還懸着啦！」

「找不到合適的人，還是讓它懸着吧！」方傑毫不經意地說。

蛇無頭不行，這樣一個大賭場，沒有經理，那還成話麼！」

「妳已找到了人？」方傑已猜透她的意思說。

「我在徵求你的意見呀！」

「是誰？」

「曹拐子！」藍妮妮得意的一笑，說：「他比老陶的手腕可要强得多了，在香港吃得開，精明幹練，差館裡人頭熟，提不起的人，我也不會同你說呀！」

這一着，大出方傑意料之外，曹拐子不過是上環一帶的小流氓，專門充當人家的打手，有錢什麼都幹得出，他自從被藍妮妮收買以後，手頭的錢多了幾個，在低屋黑社會抬了頭，組織一個黑貓幫，儼然以老大自居起來。

這種人，假如給他做了麗都夜總會的總經理，一池子的水會給攪渾了，不料藍妮妮竟在此時把他提了出來。

「曹拐子，不是上環的那個小流氓？」方傑驚異的問。

「那個人生成就做皇帝的！」藍妮妮瞄了方傑一眼，說：「人家現在是有頭有面的人啦！」

「我不贊成！」方傑率直的，說：「我們麗都夜總會是上層階級的人娛樂地方，我怕他挑不起這副擔子。」

「事在人爲，小方，誰也不是生成就當老板的。」藍妮妮帶着譏諷的口氣說。

「妳是成心同我過不去！」方傑說。

「我有主權，原是不要與你商量的。」藍妮妮不屑地說。

「那麼，妳就請曹拐子來做經理好啦！」

「可有一件，他來了，你得與他合作。」

「那是强人爲難的事。」

藍妮妮忽地嬌媚一笑，說：「小方，我是怕你精神來不及，找個精明幹練的人來幫你，還不好嗎？」

說完，打了一筒烟，送給方傑，又輕聲的，說：「人是我們僱用的，不好，可以隨時叫他走，你不要緊張，好嗎？」

曹拐子就在藍妮妮決定下，到了麗都夜總會，藍妮妮把他領到經理專用室，向他介紹，說：「這是我們藍老板，以後夜總會的事，辦不通的，可向老板請示。」

方傑抬頭看到這個曹拐子，大約有三十上下，滿臉邪氣，鷹鼻，尖嘴，一望而知是個不幹好事的人。」

那知，曹拐子却有一套，他在口袋裡掏出一張名單，說：「要想把夜總會辦好，必須要先換幾個人，那是我的責任，我不比陶然亭，要做，就得做得像樣點！」

方傑從他手裡把名單接過一看，老人當中一共要換的是十二名，金震首當其衝，列在第一名裡。

他把名單往烟盤上一扔，說：「想不到曹經理對於麗都的人事摸得這麼熟，不過，你這份名單上要換的人，我得考慮考慮！」

「老板是說有些人是不該換的？」

「嗯」！有些人是不該換的！」

「請老板提出來研究研究！」

「名單上的人，有些不但不能換，我還得重用他，提升他呢。」

曹拐子不自然的一笑，望着藍妮妮，說：「我不能第一砲就放不響呀，那以後我的事就不好辦了。」

藍妮妮側轉面頰，明知故問對方傑，說：「你說的是誰？」

「我要把金震提升爲總管，這個人的能力很強。」方傑沉着臉說。

「恐怕他的資歷不够吧！」藍妮妮說。

「妳不是說一個人不是生下來就做皇帝的嗎？太太，這個主我已經做定規了。」

金震是方傑的死黨，藍妮妮當然是知道的，這次曹拐子所擬的名單，事前也得到藍妮妮的同意，現在方傑忽地堅持要把金震提升爲夜總會的總主管，這顆棋子，落在死眼上面，怎地不使藍妮妮吃驚。

藍妮妮究竟是個足智多謀，工於心計的女人，柳眉一挑，輕輕笑道：「你要認爲金震的能力强，就提升他爲總管吧，好在，曹經理是個無成見的人，用誰做總管都是一樣，你得關照金震，好好幫助曹經理，同心協力，我們把這台戲唱得熱鬧一點才好！」

「戲總是要挑熱鬧的唱，太太，不熱鬧不會叫座呢！」方傑語帶雙關的說。

「那麼，其餘的人，沒有問題吧！」藍妮妮緊一步追問。

「但憑曹經理的意思去做！」

曹拐子做了麗都夜總的經理，乍穿新鞋高抬脚，頤指氣使，就從來沒有把方傑看在

眼裡。

他同陶然亭的作風完全不同，平時儘量不與方傑接觸，迎面相過，也不說話，夜總會裡大小事務，一手包攬，他的眼睛裡就認得藍妮妮，經理專用室裡是看不到曹拐子的影子的。

方傑是個嫉惡如仇的人，臥榻之旁，豈容鼾聲，曹拐子一舉一動，飛揚跋扈的神情，使得他忍無可忍，但他對這個藍妮妮寵信的人，仍舊是無可奈何。

他躺在經理專用室烟舖上，轉動腦筋，桌上的電話鈴響了，那邊是黃三的口音，說：「這邊很快完工啦，執照已經請下了，我們找個時間見見面吧！」

「三爺，你全權作主好了，我這裡的事很扎手呢，我想等事辦完，再同你見面。」

「我在執照上用的是不夜天俱樂部名義，你看好嗎？」

「很好！很好！蒙哥賭場幾時開張，我們要搶在他前頭才好。」

「那是我的責任，你不要操心啦！」

電話剛剛掛上，藍妮妮走了進來，方傑看她臉色不大正常，心頭一凛，藍妮妮側過身子向沙法上坐下，劈頭便說：「「不夜天俱樂部是誰的老板？你說………」

她的聲音已在顫抖，這是方傑第一次看到她發怒的現象。

方傑却異常鎮定，燃着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緩緩地說：「我也是剛才聽到的，黃三打電話來說，九龍有一家大規模的賭場，不夜天俱樂部要出現，我正在驚異呢？」

他怕藍妮妮派人在夜總會電話總機私聽了黃三的電話，沉着臉說，是黃三通知這個消息的。

「哼！」明人不做暗事，你這一派謊言，我早已打聽清楚，不夜天是你投下資金的，難道我的情報會不靈嗎。」藍妮妮氣虎虎地說。

「方傑吃了一驚，不夜天俱樂部事，只有他與黃三兩個人知道，藍妮妮消息再靈，也不會摸得這樣清楚，難道黃三會走水，要不，就是她是在冒詐。

「妳這次的情報眞的不靈了。」方傑吐着烟霧，說：「我連芝蔴大的事，都會同妳商量的，不夜天俱樂部也不是一個物件，可以隨便收藏，假如我是後台，紙裡包不住火，能瞞得過呢，我的聰明的太太。」

他這兩句話眞把藍妮妮給虎回去了，但仍舊板着臉，說：我是說啦，你要搞賭場，不會瞞住我的，再說，你現在的翅膀還沒有長到要飛的程度，可是，外面謠言滿天飛，

我不能不趕來問個明白。」

方傑陰陰的一笑，說：「等我翅膀長硬了，我是要飛的，不過，我目前仍在忍着氣，當然是翅膀沒有硬了。」

「有誰給你氣受？」

「還用問麼！虎落平陽被犬欺，自從曹拐子來了以後，我的氣已經受够了。」

「宰相肚裡能撐船，小方，曹拐子是來幫我們的，抬抬手不是過去了嗎？祇要夜總會賺錢，同他計較犯得着麼。」

「話不是這樣說，王八好當，氣難受，我這份差事另請高明吧！」

藍妮妮嗤嗤地一笑，說：「你是想同我分手？」

方傑聳了聳肩，沉着臉說：「這個假面具，也該卸下了，論公，我也替你撐了大半年，談到私下的交情，我是鞠躬盡瘁，我不能老是栽倒在黑鍋裡，永不翻身，如果有一天，眞的被人揭穿了我的醜事，張揚出去，就會使得江湖上的朋友們，永遠的歧視我，說我卑鄙，到時港九兩地我就不想再混下去了。」

「你這個算盤就應該早點打才對！」

「現在還不算遲。」

「你準備背叛我？」

方傑微微一笑，說：「我打這個念頭，也不祇一天了，現在正是時機，假如我們再合作下去，只怕…………」

「只怕什麼？」藍妮妮驚異的問。

只怕不會有好結果的，合則留，不合則分，這是天經地義的名言，從此以後，我姓我的方，到了混不下去的時候，或許…………或許我還會來找妳的。」

「你現在這個地位，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代表的，你知道嗎？」

「那還不容易，有現成的候補人。」

「誰？」

「還用問麼！」

「我不明白。」

「好了，我也不想再說下去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言，我們來個好來好散！」

「哼！」我會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那是妳的事，任憑妳使用什麼毒辣的手段，我方傑不會再考慮的。」

藍妮妮被他說得無話可說，連扭了兩下腰，在房裡來回走着，忽然嫣然一笑，說：

「我們當眞就這樣分手了嗎？一點挽回的餘地都沒有麼？」

「哀莫大於心死，我的心早已死了，還有什麼挽回的餘地。」方傑說得異常堅決。

藍妮妮彎腰一笑，拍着方傑的肩子，說：「傻子，我們這件事，慢慢地談吧，我今天還有事，不陪你了。」

方傑看着她扭擺而去，不由暗自一笑，喃喃地說：「我要妳好看的，妳叫我受氣，我叫你玩不下去。」

青山道上一輛流線型的汽車，在風馳電掣走着，藍妮妮把着車盤，側臉向身傍的一個青年，說：「小金，我待你總算不錯吧，曹拐子來當經理，就把你提升做了總管，我是看你年青能幹，祇要你忠於我，夜總會的經理，遲早會落到你的身上的。」

金震被他說得如墜五里霧中，今天這個風流的老板娘把他約出來，一直對他和顏悅色，他不知道她的用意，坐在她的身旁，車風將她的頭髮上的香味，陣陣送到鼻中，他迷惘的看着她，沒有答話。

「小方，他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吃了兩天乾飯，就想跳槽，怎不叫人寒心。」藍妮妮一面開車，不時扭轉頭來說話。

金震不想夾在他們之間，同時，藍妮妮說的話，叫他無法回答。

「他心裡念念不忘的是那個破女人！岫雲，如果他眞是狠下心，同我分開，我就不會下毒手麼，我把那個破女人撕開了，也不讓他們再有見面的機會。」

金震聽得心頭一震，心中暗忖：「她已不打自招，岫雲果然是她施展的手腕，我不如將計就計，從她口中套出岫雲的線索，豈不是踏破鐵鞋難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嗎？」

藍妮妮轉臉看到金震低頭沉思，趕緊把話題轉開，說：「我請你到青山金圓大飯店去跳舞，成天在香港鬧得昏天地黑，那邊清靜一點，我有話要同你說。」

「晚上麗都還要我去招呼，我們還是兜個圈子回去吧。」金震說。

「不要緊，我約你出來，還有誰敢說話。」

「我對跳舞是沒有興趣的。」

「那麼我們去坐坐，吃一點酒，陪我談談。」

「曹經理的脾氣不好，動不動就駡人，老板娘，我陪妳是私事，假如回去遲了，誤了公事，我會挨駡的。」

「你陪我就是公事，等下到金圓飯店，我打個電話給老曹，要玩，就玩個痛快。」

車子開到青山金圓大飯店，藍妮妮從手袋裡拿出一疊港紙，往金震袋子中一塞，說：

「今天我做東，錢還是要你代付，儘管花，不够我還有。」

她把手向金震膀子上一圈，兩人向舞廳中走去。

僕歐引着他們在一張近池子的枱子坐下，藍妮妮要了兩瓶威士忌，對金震盈盈一笑，說：「我們先吃了這兩瓶，等會我帶你到一個迷人的地方去，再飲一個痛快。」

她替金震斟滿了一杯，然後又將自己杯中斟滿，並與金震碰杯，一飲而盡，酒味醇美，酒意正濃，藍妮妮嬌艷的面頰上泛起了紅暈，有如梨花初放，金震兩眼直瞪瞪地向她看着，心中砰砰地在跳個不停。

藍妮妮微帶醉意，淺笑着，說：「你說小方會不會同我離開？他疑心我另有情人，你說是誰？」

金震遲疑了一下，說：「我不知道，老板不是很喜歡妳嗎？」

「他完全變了，他心裡還在想林岫雲，其實，那個破女人早已不在想他了。」

「你怎麼知道林岫雲不在想他？」金震緊逼着問。

「那是她親口對我說的。」藍妮妮漫不經心地說。

「那麼，妳是知道她在什麼地方了。」金震問。

「我……我當然知道。」藍妮妮已有了醉意。

「要是給老板知道這件事是妳主謀，他會……………」

「他會殺我？」

金震轉了一個彎，說：「他會求妳將林岫雲放出來的。」

藍妮妮嗤的一笑，說：「他要想我放出岫雲，那是白日作夢，我這次原是不想對岫雲下毒手的，因爲她是無辜，現在小方逼我，那我只好把她撕票了。」

「撕票是犯罪的，妳不怕中央警署抓妳嗎？」

「除非你去告密，小金，我要有風吹草動，你這條命也不用活了。」

她說到這裡，略一沉吟，又說：「說了半天，我也不想同你兜圈子了，我今天請你

來，正是爲了岫雲的事，這項任務，除了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個理想的人，小金，你勉爲其難吧！」她嬌艷的臉上，又現出一種令人陶醉的笑靨，神態極端安詳，一點也看不出是叫人撕票的模樣。

金震唬得一身冷汗，囁嚅了半天，祇見她手托香腮，手指夾着香烟，口裡吹着白霧，又說：

「我知道你是個忠實的人，必能向我效忠，也必能完成這項任務，事成之後，我是不會虧待你的。」

金震兩眼發直，心中暗想：「怪不得人家說他的手黑心辣，確實是名不虛傳，她明明知道我同方傑的關係，於是，她就以毒攻毒，假我的手去懲治岫雲，將來這件事，縱然破案，她好推得一乾二淨，就連方傑對她也無可奈何，這種聰明的手法，令人絕倒，我決不上她的鈎，我更不能做出對不起方傑的事。」

轉念之間，對藍妮妮不覺起了一種莫名厭惡的心理，她的美麗頓在眼前消失，他祇覺得面前坐的是個猙獰醜惡殺人的魔王，端起杯中的酒，呷了一口，說：「老板娘，妳找錯了對象啦，第一我同岫雲無怨無仇，素不相識，我怎能下此毒手，再者，方傑是我的生死之交，這件事假如被他知道，我對朋友無法交代，江湖上的人也會罵我無恥，卑鄙的，我以後還打算在港九呆下去麼！」

「這個，你多慮了，做這種事，要做得天衣無縫，人鬼不知，所以我才請你到這裡來，今天除了你我之外，還有誰會知道：？」

「我不能這樣做，老板娘，請妳恕我無法遵命，金震斬釘截鐵的說。

「嗯」藍妮妮在鼻子裡哼了一聲，說：

「這是命令，我的令出必行。」

「妳不能强迫我做違背良心的事。」

藍妮妮並不理會他說的話，把手中烟蒂向小缸中一扔，打開手袋，掏出一個用紅色手帕包好的一隻小槍，遞了過去，說：「太平山，孔雀道四〇七號A二樓，明天晚上復命。」

金震不自主的把槍接到手中，藍妮妮冷冷地又說：「假如這件事在未達成任務前，走漏消息，小金，一切後果，是要你負責的。」

金震向她臉上掃了一眼，將手槍朝袋中一塞，默然不語。

「好吧！我們再去飲兩杯，我帶你到裡邊去觀光觀光，不要再緊張了。」

她叫金震付了酒賬，又恢復她那嬌媚的顏色，站起身子，挽着金震向一條甬道中走去。

第七章　太平山上不太平

她們穿過兩道曲折的甬道，祗見迷人的燈光下，有着川流不息的客人，向一個沒有燈光的紅漆小門中停下，各自掏出鎖匙，開門進去，裡面傳出一陣歡笑，射出一線黯淡的燈光，門又關了。

金震頭昏腦脹的看不出這個神祕的小門裡是什麼玩意，他走到門口，却見藍妮妮掏出一柄小小鑰匙，投入鎖內，嘻嘻一笑，說：

「沒有鑰匙是進不去的，而這柄鑰匙又不是人人可以有的，必須是這裡基本會員，才有資格來飲酒的。」

她彷彿在指點迷津的告訴他：「這種別開生面的神祕地方，也可讓你開開眼界。」

她們跨進小門，僅僅一門之隔，裡面竟然別有洞天，那金碧輝煌的裝飾，粉蝶穿花似的半裸酒女，陳年的佳釀，淋漓滿目，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眞是一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豪華所在。

藍妮妮指着架上的各種名牌陳酒，說：「那是十年以上的蘇格蘭白蘭地，這是七年的威士忌，還有中國茅台酒，應有盡有，你隨便享用吧！」

金震目瞪口呆，看着醇酒美女，她們穿着一式半泳裝又好似內衣的短裝，配上全長的網眼絲袜，好像仙女下凡，看來令人生出一種非非之想。

她們對男人倒是很大方，但是，當她們端着盤子給客人送酒時，絲毫沒有自衛能力，奇怪的是，那般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客，竟然規規矩矩，毫無動手動脚現象，藍妮妮笑着說：「這就是這裡的特色，如果酒客中有輕浮的舉動，那就會立刻取消會員資格的。」

金震有如劉姥姥進入大觀園，目不暇接，把剛才堅強的心情，一掃而空，她們坐在牆角一張桌子上，品嚐各種美酒，藍妮妮柳眉微揚，輕輕一笑，說：「你不要看她們的職業低賤，這裡三十張桌子所用的十五個酒女，不但美的可人，都具有不同的智慧和學識，她指着一個胸隆腿秀的酒女，說：「她是學化學的大學生。」又指着一個鵝蛋臉形的美女，說：「她還是得過音樂碩士學位的呢。」

「啊！想不到這裡面還有這許多人才。」金震驚愕的說：

「你別看這些酒女，她們每月的薪水，加上一個月的外快，可頂大學教授半年的所得，所以申請候補的人，是要排長龍的。」

「老板娘，妳怎麼會發現這裡？而又是這間酒吧裡的基本會員呢？」

「我已入會三年了！」藍妮妮得意的說：「這裡老板是我要好的朋友，她因丈夫出國，一去不回，她做投資就了這行買賣，刻意求精，風格獨特，你看，地上的地毯，大理石的桌面，和塗金的天花板，還有那尊大理石的裸女像，完全仿十九世紀的作風，這都是她別出心裁，經營的收穫。」

「這個女人真是了不起呀！」金震訝然的說。

藍妮妮笑了笑，隨在袋裡將方才開門的那把鑰匙遞於金震，鑰匙拴在一塊銀牌上，上面刻着極細的幾行小字：「這是你到世界上最神祕的酒吧之鑰，無鑰恕不招待。」

她把鑰匙收了回來，說：「港九兩地有錢的中外人士，無不競以先得鑰匙為快，可是，參加一個基本會員，要先交三年會費，那數目是很可觀的。」

金震耳朵聽的，眼睛看的，都是新奇之事，他暗暗佩服藍妮妮是個神通廣大的人，心想：「藍妮妮今天將一件燙手的事交給我辦，知道我心情必定緊張，又把我帶到這個

神祕的酒吧來，使我把方才的事抛却一邊，這個女人却有一套，也難怪方傑被她玩弄在掌握之中。」

「我說了這些話，你覺得有趣嗎？」藍妮妮媚笑着說。

「頗爲新鮮，這個地方確是使人神情留戀。」

「以後有功夫，我會常常約你來吃酒的。」藍妮妮口裡說着，眼神却向着一個中年紳士在打招呼，而那個中年紳士在與藍妮妮交換了一個眼神後，隨卽離開了酒吧間。

藍妮妮愉快的一笑，兩手微微向前一伸，舒展了一下筋骨，說：「我們今天的約會，就此結束，我送你回去，曹經理那邊我已和他說過，代你請了假，小金，你放心的回去吧。」

酒吧的神祕，好像已傳到她的臉上，他不知藍妮妮在何時已代他向曹經理請了假，剛才那中年紳士面孔好熟，似乎一直在盯着自己，他迷惘着站了起來，藍妮妮照例圈着他的膀子，兩人走出了這間神祕的酒吧室。

「記住，我們今天的事，在老板面前不得吐露半個字，明天午夜必須將交辦的事辦好，有困難，我會隨時派人接應你的。」藍妮妮開着車子說。

「明天午夜時間太急促了，太平山那邊的地理我不熟悉，事先我要有個準備。」

「時限不能變更，你明天白天可以去摸摸地形，你的行動是有人監視的，可不要做出賣我的想法。」

「孔雀道四〇七號A是個什麼所在，除了岫雲外，還有什麼人？」

「有一個阿媽在樓上看守她。」

「我在沒有行動前，可以上樓去看看她麼？」

「那是絕對不許可的，同時，你不在約定時間上去，那個阿媽也不會開門讓你進去的。」

「假如在倉忙中，一槍不能命中，而在環境不許可下，不能連續發槍，怎麼辦？」

「那是你的任務沒有完成，恐怕你的性命也就不保了。」

「啊！會有那麼嚴重？」

「小金，你在達成任務後，你在我們圈子裡的地位就不同了，不要猶豫，信任我吧！」

她把他送到佐頓道碼頭，把車子停下，說：「你另外雇輛車子回去，在明天午夜前

不要與小方見面。」

藍妮妮看着金震的背影，得意地一笑，把車子開回了香港飯店。

金震回到麗都夜總會已經深夜二時，這時賭客已散，他沒有到場子裡去，一直跑到三樓寢室，關上房門，焦慮萬狀，他不知如何應付這未來的暴風雨，更不知這件事是不是應該偷偷地向方傑報告。

「咚」！「咚」房門有人叩門，金震心驚胆怕，卽忙將袋子裡的一枝短槍藏在枕傍，大聲問道：「是誰？」

「我！小余，金大哥，我可以進來麼？」

金震開了房門，小余神色慌張的，說：「金大哥，老板走啦，聽說他同老板娘分開了，以後不會再來啦！」

「你是聽誰說的？」

「老板把箱子都帶走啦，金大哥，你是老板的私人，他走了，你呢？」小余神情懊喪的說。

這個小余年紀才有十五歲，是麗都夜總會打雜的小厮，人還機靈，平時金震很器重他，所以他將老板走的消息告知金震。

「小余，你來的時候，有人看到你沒有？」

「他們都在二樓爲老板走的事開會，曹經理已到香港大飯店去了，我偷偷地來向你報個信。」

金震凝滯了一下，說：「明天我有一封信要你送到九龍去，必須親自交給老板，你在送早點來的時候，我交給你，那是機密，可千萬不要給人查出，你現在趕緊走，等會有人會來監視我的。」

他把小余送出了房，在走廊上左右一看，幸好還沒有被人發覺，於是，他回轉身子，在房裡來回的走着，想了又想，終於在屜內抽出一張信箋，寫着：

「岫雲在太平山孔雀道四〇七號A二樓，我奉命明晚正十二點前往行動，希接應。金震親筆。」

他又在箋後寫了一行字：

「九龍金馬倫道二號不夜天俱樂部黃三爺轉方傑親收。」

他把這張信箋摺成數摺，塞在襯衣袋內，然後，將藍妮妮給他的一柄勃郎寧手槍打

開檢視了一陣，倒在床上，思索至再，不能成眠。

第二天一早，小余抱着一隻菜盤，送到房中，正要開口，金震丟了一個眼色，藉故走到隔間廁所，看到走廊盡頭窗口，站着一人，他裝做若無其事的吹着口哨，回到房內，將紙條取出，遞交小余，低聲說：「這張紙條關係你我的生命，即刻送到九龍不夜天俱樂部，萬一有人檢查，就把它吞下肚去，不要說話，快點走。」

小余將字箋藏在衣袋內，端着菜盤，正想出門，金震又說：「去了，就留在九龍不要回來啦！」

小余走出金震房外，在走廊上，那個站在窗口的人已迎了上來，在菜盤裡檢視了一遍，又用兩手在小余全身上下摸了一陣，冷冷地說：「剛才金總管同你說了什麼？」

小余人小鬼大，異常機靈，向那人嘻嘻一笑，說：「金總管問我，昨天他請假，曹經理有沒有發皮氣罵他，我說沒有，他的臉上得意非凡，還賞了我兩百元呢。」

「滾吧，見錢眼開花，沒有事，不准再上樓來。」那人把小余轟了下去。

雲劍晴空，夕陽西斜，太平山孔雀道上，有個短裝青年在路旁徘徊，有時看看天空，有時在遠處眺望，他從袋子掏出一隻香烟，慢慢的燃着，他不經意地抬頭一看，四〇七號A，是一座兩層樓的房子，樓上冷清清的，兩扇竹簾子垂放在騎椅上，從街道上看不見樓裡面的動靜。

金震兩手插在衣袋內，低低地吹着口哨，來回的走了十幾趟，不但樓面上沒有出現人影，這條街道上也沒有一個行人走過。

他心中奇怪盯梢的人隱藏得巧妙，「難道藍妮妮眞的放心我，沒有派人跟踪麼？」他自言自語地說。

「現在的時刻還早，小余的任務有未達到，照眼前的情勢看，我那張字箋還沒有發生問題。」他心裡在盤算，脚步已經遠離了孔雀道。

「金總管，地形看好了沒有？打算回去嗎？」一個極熟的口音在金震身後發出。

金震倏然一驚，回頭看去，祇見五步以外，曹拐子雙手抄腰，在那裡站着。

「曹經理，巧過，有事吩咐麼？」金震很禮貌的說。

「今天夜晚的事，你對我負責，從現在起，不要離開我。」曹拐子說。

「一切遵命，必定盡力完成任務。」

「那就好啦！」曹拐子哈哈大笑，拍着金震的肩背，說：「一個人的成功，應具備

着許多條件，像你這份幹勁，早晚會出頭的，老板娘已經同我說過，她非常賞識你，說你是個特出的脚色，而且是個傑出的人才，我大胆叫你一聲老弟，你好好的幹吧！」

金震受寵若驚的向曹經理微微一笑，說：「我還不是要追隨曹經理，但我不是爲你所誇獎的那樣好，我祇知實幹，苦幹，只問耕耘，不問收獲，更是沒有任何野心的。」

「像你這樣能吃苦的人，跟着方傑混，那不是盲人騎瞎馬在亂闖嗎？不是我姓曹的說句狂話，什麼大風大浪我沒有在裡面滚過，祇要你成心跟着我，老弟，向我學習學習，決不含糊，我會提拔你的。」

曹拐子這番話，聽得金震頭皮發炸，但他爲了應付目前的這一關，不得不奉承兩句，於是，他說：「曹經理，我早就想走你這條線啦，祇是無路可通，今天總算蒙你青睞，另眼看待，以後自當誠心誠意的向你學習。」

「對！識時務者爲俊傑，在江湖上滚得發跡的，那一個不是見風轉舵，煞出來的。」

他說得意氣飛揚，口沫橫飛，一拉金震的手，說：「走！我請你到石塘咀吃晚飯，回頭我們再來辦正事。」

金震抬頭環顧四週，說：「我們還有弟兄在這裡嗎，一齊邀他們去痛飲幾杯！」

曹拐子又是一陣哈哈大笑，說：「辦這種小事，有你我還不夠麼？老弟，我是個直腸子的人，說老實話，我不來，是怕你弄鬼，其實，像岫雲那樣的女人，還値得你我一抬手嗎？哈！哈……」

曹拐子是個爛仔出身的人，胸無點墨，經不起人家三句好話，把高帽子向他頭上一套，他會得意忘形，然後，被人家牽着鼻子走的。

今天他被金震捧得忘其所以，兩人在石塘咀金陵酒家，高談闊論，酒醉飯飽，他摟着一個女招待叫阿蘭的，親個不停。

金震一看時鐘，已經十點已過，估計方傑在孔雀道上佈置已差不多了，附着曹拐子耳邊，說：「曹經理，再親兩下，我們該去了，辦完了事，再來找阿蘭可好？」

「不要緊，急什麼，我這個乾女兒眞好，你問她，要不要我們走。」曹拐子摟着阿蘭不放手，把她抱在自已膝蓋上，將一張酒氣薰天的嘴，湊在阿蘭臉上說。

阿蘭也眞乖巧，嬌聲媚氣的說：「忙什麼？我們乾爹難得來的，要走，你一個走好啦，我要留乾爹在這裡多玩一歇。」

曹拐子樂得兩眼眯成了一條線，在阿蘭腋窩下伸出了一隻手，連揮了兩揮，說：「老弟！等等不要緊的，早遲都是那麼一回事，有我作主，不會交不了差的。」

金震一軋苗頭，心想：「我已將地址寫明，索性錯過時間，等他們做好手脚再去，這一着讓曹拐子去揹吧。」

金震却另外拉了一個小巧玲瓏的女招待，阿梅，抱在懷裡，對曹拐子說：「曹經理，我是奉命行事啊！誤了時間，老板娘那裡要替我說幾句好話呢。」

「當然！當然！一句話，就是玩到天亮也沒有關係。」

酒綠燈紅，美女在抱，曹拐子被阿蘭迷湯灌足，樂不思蜀，阿蘭却伏在曹拐子懷裡，低低地唱起廣東小戲一代天嬌來。

「身飄搖，似風飄，珠淚搖，似江潮，悲悲悄悄魄散魂搖，銅琵奮調呀，一筆勾消。」

阿蘭玉潤珠喉，唱得委婉動聽，曹拐子合了雙眼，手指在阿蘭大腿上彈着拍子，連聲叫好。」

金震也湊趣的說：「好！好！再來一曲。」

阿蘭扭揑着，把頭直向曹拐子懷裡揉，曹拐子被她揉得心癢癢的，說：「難得我們金總管賞識妳，就再來一曲！」

他邊說邊在袋子裡掏了兩張大鈔，偷偷塞在阿蘭手中，阿蘭又揚起歌喉唱風流夢：「秉燭夜遊，不讓古人，情縱，流連花國，飛觴醉月，倚翠，偎紅，彈弦襯歌對玉容，阿嬌夜夜把搖琴弄，歌意義遠重，聽玲瓏，懷情透流酥胸，眉目傳情，掠過輕舟，留得脂香，微送。」

一陣掌聲，曹拐子直在阿蘭的臉上亂聞，香歌美人，早已把太平山上岫雲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了。

這裡且說小余從麗都夜總會一口氣溜過了海，找到金馬倫道不夜天俱樂部，恰巧黃三從樓上下來，小余拉着他問道：「這裡可有一位黃三爺？」

「我就是，有事找我嗎？」

小余打量他一下，由懷中掏出金震的字箋，說：「這封信是請三爺轉交給我們老板的。」

黃三接過字箋，把他領到樓上，然後轉到一間祕室裡，方傑正躺在舖上烟抽，他們

把信展開，又叫人把小余領進祕室，小余一見方傑，就把金震的話說了一遍。

「看這封信上的意思，是藍妮妮假金震的手去殺害岫雲，這太危險了，她們人手多，所以金震來信告急，事不宜遲，要趕緊去接應才是！」黃三拿着字箋說。

「三爺！藍妮妮的手頭也太辣了，她利用金震借刀殺人，我把她好有一比！」

「比做什麼？」

「老鼠去舐貓的鼻樑骨。」

「此話怎講？」

「她在找死！」

「閒話少說，老弟，我們趕緊去太平山救人要緊。」

「他信上說是在午夜十二點，去早了沒用。」

「太平山孔雀道是高等住宅區，藍妮妮爲何要把岫雲安置在那邊，現在又爲何要利用金震去殺她？」黃三困惑不解的說。

「這是一件綁架謀殺案，我們可以找到充分證據，控告藍妮妮。」方傑又在打動告發的主意。

「現在去報案，打草驚蛇，她同差館裡有來往，祗要她把人移動，事情變得更複雜，那個女人足智多謀，詭譎萬端，還是祕密進行比較妥當。」

黃三頓歇了一下，又說：「你同她那一段關係，以及老么的事牽連在內，假如我們去報案，說不定她會反咬你一口，說你是主謀，你能說可以完全脫離關係麼？」

方傑心裡有病，也不想驚動警署，怕把事情牽連到自己身上，他此時就想把岫雲救了出來，以後慢慢再同藍妮妮算帳。

他們到達太平山孔雀道已是夜晚十一時，人影幢幢，騎樓下面，掩蔽之處，彷彿有兩個人在穿巡走動。

「這就奇了，金震的人怎麼看不見呢？」方傑低低地問。

「今天他們是有佈署的，不要中了他們的計，反正時候還早，先隱蔽起來再說。」黃三說。

於是，兩人隱在一個電話亭的小房子後面，不到十分鐘，一輛福特流線型的轎車，駛進孔雀道在街口停下。

「藍妮妮！」方傑眼快，早已看出車上人的面貌。

金震仍然沒有露面，方傑雙手扣住兩隻短槍，向藍妮妮停車地方瞄準。

遠遠看去，只見藍妮妮與兩個趨到車旁的人，交談片刻，車子一個急轉，又開走了。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方傑一看腕上的錶，短針已指到十二點，那方才與藍妮妮說話的兩人，彷彿等得極不耐煩，漸漸向四〇七號A房子走進。

方傑，黃三他們隱身的電話亭，就在四〇七號斜對面，方傑認不出那兩人的面孔，只見兩人猶豫了一下，又看着手錶，極不耐煩，其中一個矮個子開口，說：「那個姓金的不來，曹拐子竟然也不露面，不要出了什麼岔子吧？」

另一個濃眉毛的人接口說：「曹拐子好色，也許給他相好的纏住了。」

那矮個子說：「再不來，我們上樓去看看！」

「不成，剛才老板娘吩咐過，曹拐子是這裡的指揮官，一切要聽曹拐子的命令。」那濃眉毛的人說。

「我眞弄不懂，對付這樣一個女的，老板娘會小題大做，又不准我們的人動手，現下已經一點了，難道叫我們在這裡死等。」

「這是老板娘移花接木的手段，你懂嗎？綁架殺人是犯法的，她把這個責任推在金震頭上，萬一破了案，殺人的是金震，與我們老板娘何關，這個手腕耍得眞妙呀！哈……
……哈………」

方傑蹲在電話亭房脚下面，看看時間，小聲對黃三說：「小金怕是出了事，先下手爲强，我把那兩個傢伙先給做了再說。」

黃三也想着事情生了變化，眼珠一轉，說：「你打左邊的！」的字還沒有落音，砰！砰！兩響，噗！通……通……兩個人已倒在地上。

方傑，黃三兩人穿躍而去，先把兩人腰間的武器摘下，把兩具屍體拖到電話亭後面，疾疾向四〇七號A奔去。

方傑按鈴叫門，半響沒有人應，他用膀肘向房上一撞，原來門外上鎖，方傑的身子隨着大門俯倒了過去。

這所樓房是兩房一廳，客廳中簡單擺着幾張舊籐椅子，又轉身繞到後面廳房，仍是空無一人。

黃三則從甬道中穿過，來到洗澡間，推開一看，大吃一驚，「咦」！不禁驚異叫着，觸目看到一個中年婦人，一臉橫肉，躺在血泊之中。

方傑聽到黃三叫聲，趕了過去，只見那婦人身中三刀，胸膛鮮血未乾，被人謀殺時間不久，他用手在那婦人脈搏上扣了一下，說：「死了，這是什麼人幹的？」

黃三皺着眉，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不想我們還是來遲了一步，但不知這次綁走岫雲的人又是那條道上的呢。」

「如果不是我們親眼所見，眞不會相信除了藍妮妮以外，還有人在動岫雲的腦筋。」方傑說。

他們又走回前面客廳，方傑焦急的又說：「三爺，你研究研究這件事，是誰在玩的手法！」

黃三搖頭，說：「這回我可猜不透了，但看現場的情形，那架走岫雲的人，對她幷無惡意。」

方傑猛吸着香烟，雙眉緊蹙，說：「岫雲這個人眞是多災多難，歸根結蒂的說，是我害了她，唉！這眞是太使人懊喪了。」

他們又重新走到後面臥室，見着有幾件女人的衣服。零亂放在一張木床上，此外一無線索可尋。

「好吧！我們該走了，以後再慢慢的偵查。」黃三迷惘的說。

「金震呢？他也被人謀殺了？」方傑困惑的問。

「他今晚不露面，自然是凶多吉少，現在也無法推測，這裡是是非之地，我們快些走吧！」

方傑長長嘆了一聲，兩人疾疾下樓而去。

石塘咀金陵酒家，笙歌達旦，曹拐子看了看錶，一推阿蘭，站起身來，對金震，說：「我們糊裡糊塗玩的已經忘記了時候，現在已經一點啦，你要對阿梅有興趣，等會辦完了事，我陪你，把她們帶到半島酒店去，玩個痛快！」

金震羞澀的一笑，說：「曹經理，我同女人打交道，今天還是第一次，滋味無窮，嘿！眞有意思。」

「老弟，你着了迷啦，看你兩條腿却抬不起來啦！」曹拐子哈哈大笑，又從身上掏出一把鈔票，向桌上扔去，正要舉步，阿蘭牽着他的衣角，說：「說定了，你們準來，我同阿梅就不接客啦！」

曹拐子昏頭昏腦的，說：「準來！準來！妳們等着好了。」

他們匆匆下樓，雇了一部街車，曹拐子對司機，說：「太平山孔雀道，快！」

金震側臉一看曹拐子兩面腮上，印着幾個口紅嘴印，不由暗自一笑，再看腕錶，已經是兩點一刻。

車子停在孔雀道，曹拐子推開車門，說：「老弟，你去辦車，我坐在車廂裡等你。」

「放心嗎？曹經理！」

「我會去檢點現場的！」

金震拖着懶散的脚步，直向四〇七號A門前走去。

其實，曹拐子是不放心的，他等金震走出三丈之外，也跳下車子，把司機打發走了，他也跟着走了過去。

不到一根香烟燃燒時刻，只見金震從四〇七號A樓上奔了下來，說：「不好了，樓上出了事啦！」

曹拐子一把扣住金震的腕門，問：「什麼事？」

金震結結地道：「你……你去看就知道啦！」

曹拐子三脚兩步穿上了樓，前後一看，可把他看傻了，他狠狠地盯了金震一眼，說：「小金，是你走了水吧？」

金震苦喪着臉，說：「曹經理，你不要血口噴人，我一直沒有離開你呀！」

曹拐子兩隻黃眼珠轉了一轉，心說：「這下可糟到透頂了，不但任務沒有辦好，自己的人反被人家謀殺了，小金一直在自己監視之下，沒有離開半步，難道方傑的神通有這麼大嗎？」

他攤軟的倚在籐椅上，苦笑了一聲，說：「小金，事情出了，頂着吧！」

「曹經理，我可沒有那大的擔代呀！」金震故意把責任推卸。

曹拐子沉默了一下，他當着這個後生小子，似乎不願太露骨的表示胆怯，兩眼上下翻動，過了一歇，才說：

「我的這塊金字招牌，現在還不大不小的掛着在門面上，我要你頂着，自然有我的道理，假如你把我拖下了水，我未必就站不住，頂多麗都夜總會的那一份，我不幹了，可是，就沒有人替你在後面說話，你想想，我們商量着辦。」

這時，曹拐子的氣餒，一落千丈，狐狸尾巴現了形，他帶着極軟的口氣同金震商量

。

金震當然也不傻，抓住了這個機會那裡肯放手，他心裡有數，祇要這個責任往曹拐子身上一推，自己雖然被藍妮妮處罰，最多是落個疏忽職守，不會有太大問題，於是，他帶着責備的口吻，說：「曹經理，今天不是你被那個狐狸精纏住不放，是不會發生這種事的，你現在要我頂，老板娘的皮氣你是知道的，她一動怒，我這條命就不想要了，曹經理，你是老板娘最親信的人，人高馬大，擔代下來，她最多心裡不高興，面子總是要給你的。」

「不能！不能！還是你頂，我……我這個台是不能坍的。」曹拐子發急的說。

他們正在爭持之下，樓梯響處，藍妮妮已走了上來。

曹拐子眼睛一黑，身子幌了兩幌，一副尷尬的面孔，難以形容，忙着站了起來，現出諂媚的一笑，把藍妮妮讓到上首一張椅子坐下。

他氣虎虎地燃了一隻香烟，面孔繃得緊緊的，咆哮着說：「這是怎麼一回事，老曹，你這個指揮官做到什麼地方去了？」

曹拐子還不知道她已來過，當然更不知樓下還有兩個弟兄被人搶殺，他在藍妮妮盛怒之下，故作鎮靜地聳了聳肩，說：「老板娘，這件事，太令人氣憤了，我同小金在這裡幾個小時，也研究不出一個結果來，我們仍在守株待兔的等，等……等……」

他不能自圓其說，心裡亂跳，說話已無條理，當然也就說不下去，藍妮妮見他信口胡說，更加火上加油，把手一揮，阻止了他，說：「你在等誰？人家傷了我們這許多人，把岫雲又劫走了，還會再來自投羅網，哼！我看你還睡着沒有醒吧！」

「老板娘，人沒有死多少，就是一個，所以……所以我想他們還會來的。」

「你在放屁！」藍妮妮大光其火，說：「死了三個還不多，再要他們來把你塡進去，我問你，今天晚上你帶着小金到那裡去了？出事的時候，你在什麼地方？」

曹拐子聽她說死了三個，吓出一身冷汗，明明這間房子裡就是阿媽一個人被殺，還有兩個死在什麼地方，他知道禍闖大了，嚅囁了半天，說：「這一定是方傑，除了他，不會有人和老板娘過不去的。」

藍妮妮沒有理他，轉頭向金震，說：「你走了水，出賣我，是嗎？」

金震向曹拐子臉上一看，說：「我一直沒有離開他，我不敢做出背叛老板娘的事！」

「你還要抵賴？」

金震知道在當前的形勢下，不能說出半句錯話，但也要顧忌曹拐子，他知道曹拐子與她的關係不同，自己不過是一時被利用的工具，疏不間親，萬一說錯了話，曹拐子一使壞，那自己就站不住脚了。

「我確實沒有同任何人有過接觸，我承認我沒有善盡職守，但，那不是我的錯……

…」

「你說，是誰的錯？」藍妮妮威逼着問。

「是……」

拍！拍！兩下，曹拐子先發制人，突地躍起，在金震臉上打了兩記耳光，金震要想反抗，藍妮妮厲聲喝阻，說：「不准動手，把事情弄清清楚了，我自然會懲治你們的。

」

金震被打得臉上一陣火辣，一股無名怒火，直往上冲，這是他從來沒有受過的侮辱，但他究竟是心虛的，萬一老板娘眞的把自己差使小余的事，早巳打聽淸楚，甚至小余已經被她抓到，單憑藍妮妮一個人的主意，或者還有緩和餘地，假使加上曹拐子幫兇，那後果就難想像了。

終於，他忍住了氣，說：「好！我不說，所有過錯，由我承擔就是！」

藍妮妮看到他赤紅的臉，心裡不由地一軟，覺得這個年青人被打了以後，不但沒有牽出曹拐子，反而擔當起過錯，不期然地對他起了一種好感。

第八章　綁架案中再綁架

藍妮妮是個難以捉摸的女人，喜怒無常，喜新厭舊，她的特點，就是善於駕馭男人，當初方傑被她利用了，有許多她不能出面的事，就把方傑頂了出去，她同曹拐子有一腿，但曹拐子太低級，是個半瓶醋，沒有趣味，現在他看到金震，年紀青，有擔代，認爲是追補方傑唯一的合適人選。

她在心裡打着這項如意算盤，於是，她不想把今天這件事擴大了，死了幾個人，不算什麼，祇要自己的事業有發展，精神，肉體上有慰藉，一切的事，可以丟開不談。

「老曹，不是說你，自己做錯了事，就該認賬，要有擔代，光想老羞成怒，動手打人，那算什麼，好了，人是走的走的，死的死了，總怪我太信任你，現在我不想把事情擴大，但是也不能就這樣算了……………。」

她頓歇了一下，又說：「人家都在指摘你，如果我一點沒有表示，那不是變成賞罰不分，怎樣可以服衆，但你也有你的長處，不能爲了一件事，把你的長處抹殺，這件事，確使我煞費週章呢！」

曹拐子聽得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但聽到藍妮妮誇讚他有長處的時候，又沾沾自喜，心裡有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豎着耳朵，大氣也不敢出一聲，靜靜地在聽藍妮妮的下文。

那知藍妮妮沒有再往下說，反過臉來，問：「老曹，你替我想想，我說的話是對也不對？」

曹拐子已經汗流頰背，恭敬的說：「妳說得對，我太糊塗了，老板娘，任你怎樣處罰，我都甘心情願的。」

他倚仗着與藍妮妮的關係，揣想她是不會對自己有什麼過重處罰的。

「人家都知道你是我的心腹，所以都在側目而視！」藍妮妮故意繞着圈子，說：「誰也不會相信我會懲罰你，甚至還在懷疑我袒護你，你想想看，像今天這麼大的事，換了別個人，我是會怎樣對付他的。」

曹拐子黃眼睛珠子轉動了兩下，苦笑了笑，看到藍妮妮說話大兜圈子，也不知她葫蘆裡賣的什麼藥，規規矩矩的在洗耳恭聽。

藍妮妮此刻的臉色已漸和婉，手裡夾着一枝烟，吸了兩口，悠閒地說：「一個打天下，闖江湖的人，尤其像你這樣領導人物，是應該看風轉向，當避風頭的時候要避風頭，所謂大丈夫要提得起，放得下，老曹，我看麗都夜總會那邊，你是不相宜再呆下去了，從今天起，經理由我自己兼，你在外面替我跑跑腿，也不要因爲離開麗都心裡難過，我們另外再打個新天下。」

這一聲晴天霹靂，有如替曹拐子判了死刑，藍妮妮眞不愧是個心狠手辣的人，她在宣佈這件事的時候，反而和顏悅色，心平氣和。

曹拐子的嘴巴閃動了兩下，話還沒有說出口，藍妮妮接着又說：「我最近即要在九龍那邊創一個局面，老曹，你等看吧，等過了這個風頭，我還會重用你的。」

她又給曹拐子吃了一顆定心丸，藍妮妮最近在黑社會中磨練出來了，手腕運用得非常巧妙，打了曹拐子一巴掌，轉過來又替他揉一下，曹拐子眼巴巴的看着這個有刺的野玫瑰，祇得嘆了一口氣，仍然忠心耿耿地說：「老板娘，你做經理我不反對，可是賭場的事你是無法應付的，一定要有個很能幹的幫手，爲了妳，不得不向妳貢獻這點意見。」

藍妮妮輕輕一笑，揚了一下眉，回頭向金震眨了一眼，說：「小金！你在曹經理手下當總管也學了不少啦，現在我要借重你當我的總管，我平時事情忙，不能每天在夜總會走動，祇要你不再與方傑來往，總會裡大小事務，不必向我請示，你全權作主好了。」

金震聽了一驚，他自己沒有達成任務，正在聽候藍妮妮處分，不料陡然掌握麗都大權，這是反常的現象，所以大吃一驚。

曹拐子氣得滿臉鐵青，這比他聽到不要叫他幹經理還難受，一時忍耐不住，大聲說道：「老板娘，小金擔負不了這個責任，他年紀太青，閱歷不夠，資格又淺，請妳考慮一下，再作決定。」

「不用你管，我的話就是命令，你把經手的事交代給他，我相信他能夠勝任的。」

「這樣妳會失敗的，不出三天，我斷定總會裡必定會發生事故的。」曹拐子提出警告說。

「老曹，你在威脅我，是嗎？」

「我是替老板娘打算。」

「哼！我等着你節目出籠，老曹，有本領施展出來吧！」她把手掌拍了兩下，樓上進來兩個人，她吩咐說：「這裡幾個死人卽刻把它們料理妥當，不許對外聲張，更不必報案。」

這是一個綁架案的再綁架，當然不能驚動警署，在場的人俱用驚佩的目光看着她，於是，她站起身子，對大家揮了揮手，下樓去了。

九龍金馬倫道不夜天俱樂部裡，方傑，黃三，金震，三個人圍坐在沙法上，黃三沉默的說：「小金反串這個角色，非常重要，這着棋，藍妮妮不是沒有看到，但她總以爲可以拿金錢，地位和美色來羈縻人心，小金，你要好好的應付這個局面，我們全爲你做後盾的。」

「我是怕她另有陰謀！」小金有些疑慮。

黃三帶着幽默的口吻，說：「應付女人還不是那一套，祇要你多下一點溫功，她會服貼的。」

方傑看了看金震，顯出不自然的微笑。

「我不能剳方大哥的靴子呀！再說，藍妮妮手條子太辣，曹拐子在一傍虎視眈眈的三爺，我寧可在不夜天吃碗閒飯，實在不願被人家駡我不夠朋友！」

方傑看到金震要打退堂鼓，怕他誤會，大笑着說：「小金，藍妮妮是個人盡可夫的女人，她連曹拐子那種臭小子都欣賞，還談什麼，難得她看中了你，剛剛中了我們的反間計，必要的時候，我會叫你離開她的。」

他們在九龍密商，藍妮妮却在香港另有一番佈局，這幾天麗都夜總會忽然發現了兩名便衣警探，他們在賭場裡來回巡視，曹拐子一直沒有露面，一般靠賭場吃飯的爛仔絕跡，這種風調雨順的局面，使得金震辦起事來異常順手。

「小金，你累了吧？躺下來歇歇！」藍妮妮躺在大烟舖上，懶洋洋地說。

金震望她一笑，就勢躺了下去。

「前兩天你到九龍去，看見方傑了嗎？」

金震聽了心頭一跳，疑遲了半嚮，紅着臉，說：「看見了，我是去探聽岫雲的事去的。」

「有結果嗎？」

「沒有！」

「他們夠你同我來往，做他們的內線，是嗎？」

「我沒有那麼傻？」

「哦！那麼，你對我是忠心的了？」

「當然！」

藍妮妮放聲大笑，用右手食指在金震下巴上一挑，說：「不要上他們的當，你問問方傑不夜天的資本是那裡來的，小金，打天下，闖江湖，是要一面倒的，假如你吃了我的飯，替他們做事，這叫做騎牆派，到頭來，兩面不討好，你說是嗎？」

金震沒有出聲，藍妮妮又說：「你年青有爲，好好的幹，決不會輸給方傑，如果你把我這邊機密洩露給他，小金，你量量尺寸，是個什麼結果？」

金震勉强的一笑，說：「這種出賣朋友的事，我不會幹的。」

「不夜天俱樂部幾時開幕？」藍妮妮調轉話鋒，說。

還不會那麼快吧！」金震說。

「他們那批人，我根本看不上眼，就拿岫雲這回事來說，他們忙了半天，人還是沒有到手，究竟是誰幹的，他們還朦在鼓裡呢！」藍妮妮不屑地說。

「我也疑心是方傑在我們沒有出動前，先下手將岫雲刼走，不想他還是慢了一着，老板娘，這件事倒底是那條道上的人和妳過不去？」金震問。

「這件再綁架的案子，我已打聽得清清楚楚，此時尙不到宣佈時候，暫時保密。」藍妮妮故作神祕的一笑。

是時，金震對這個女魔頭神通廣大，已佩服得五體投地，誠惶誠恐的說：「老板娘，這口氣總是要出的呀，岫雲的人是從我們手裡刼走的，我要去把這個面子爭了回來。」

藍妮妮斜瞟了金震一眼，說：「暫時我不打算這麼做，我的目的是打擊方傑，現在岫雲既不是落在方傑手裡，雖然失掉一點面子，打擊方傑的目的已達，我做事一向是不問是非，不擇手段的。」她頓歇了一下，又說：「方傑背叛我，總有一天我要叫他哭笑不得，岫雲！是永遠不會再投進他的懷抱了。」

她把身軀移到金震的傍邊，伸出一個手指，點到金震鼻子尖上，嗲聲說：「小金，你要學方傑，我會撕破你的皮的。」

於是，她把嬌軀貼緊到金震身上，她的驟急驟緩的動作已將他的身體溶化掉，她如

一個猛獸，神智已完全喪失，壓在金震身上，喘息着：……

金震如同受到法術的降服，毫無掙扎能力，而神志已是盪漾飄搖，臉對着她的臉：

「老板娘，不要這樣，有人看到會笑話的。」

「我不怕！」

隨着她說話的同時，她的火熱的嘴唇已向目標猛撲過來，於是，兩張嘴緊合在一起，形成了瘋狂的樂章，金震下意識地箍緊了她的纖腰，以同樣的節奏來迎合她。

以金震的反應證明，顯然他對她的報答以盡了他應盡的職守，大約過了半點鐘，藍妮妮烏髮蓬鬆，滿意地坐在一張沙法上，輕輕地喘着氣，閉起了雙眸，她眼簾裡浮起了方才甜密的回憶。

「經理，老板娘有電話來！」一個僕歐恭敬地對金震說。

金震走到電話機旁，拿起聽筒，只聽藍妮妮，說：「小金，明天是豪哥賭場開張之期，你過海代表我去道一個喜，並送一份厚禮，仇雲已託人向我打個招呼，不要忘了。」

「聽說不夜天也是明天開張呀！我們也該有點表示才好。」

「那就不必了。」藍妮妮在電話裡楞了一下，又說：「我不想應酬他們，小金，你不要給我添麻煩，好吧！」

「是！老板娘，我明天準定到豪哥賭場道喜去。」

電話掛上了，金震低着頭，緩緩地走向經理室，他不知道明天的事怎樣去應付：「不夜天那邊我不能不去呀！」他口裡喃喃地說。

曹拐子自從那天在太平山回來以後，已被打入冷宮，每天呆在中環一間角落裡孵豆芽，他一共做了一個月零二天的麗都經理，剛剛露點頭面，半路上殺出一個程咬金來，把他地盤搶去，這兩天，他想同藍妮妮說話的機會都沒有，藍妮妮根本在避着他，聽到他打來的電話就不接，起初，他還希望藍妮妮的話能兌現，現在，他耳朵裡充滿了一些他不願聽的話，這個香港的地頭蛇，在想掀風作浪了。

「他媽的，一共才不到三天，金震那小子，就登上了麗都經理的寶座，他憑什麼，小白臉，我曹拐子那樣不如他，這不是逼着我造反嗎？」

在他下面一個叫牛老六的說：「老大，靠女人吃飯我早就不贊成，現在我們在香港已經紮了根，就憑你這幾年來的一點人緣，我不信打不出一條出路來，姓藍的那個女人

，連方傑都吃不住她，我看你趁早死了那條心吧！」

曹拐子對於牛老六這套話，并不感到興趣，他一翻眼，說：「紮定根，打天下，就是那麼容易的嗎？我曹拐子是個苦哈哈出身，什麼顏色我沒有見過，酸甜苦辣的味道，那一樣我沒有嚐過，混到今天，總算混出一個名堂來啦，要不是那姓金的小子搶了我的行，麗都夜總會這一份，還不夠瞧老半天的麼？」

他念念不忘麗都夜總會，其實，他是念念不忘藍妮妮那個柔若無骨的女人，這口氣他嚥不下去，他在動腦筋，準備同金震來一次真刀真槍的火併。

「我不宰了那小子，永遠不得出頭，老六，你別管，我要給他來個大開花，驚天動地的幹一下，叫藍妮妮那女人看看。」

他的話說過還不到兩個小時，就接到藍妮妮的通知，要他在當晚十點鐘到千諾道一千二百號樓上見面，曹拐子又興奮起來，對牛老六，說：「我說她不會把我凍結的，今天見了她，擺點顏色給他看看，說不定我又會回到麗都夜總會去呢。」

牛老六淡淡地一笑，說：「你不要抱了太大的希望去，不是我潑你的冷水，見了她的面，可千萬不要骨頭輕，你那一套藍妮妮是不吃的。」

「住嘴，再信口胡說，我打斷你的腿。」曹拐子發威了，這幾天實在把他整得透不過氣，心裡正在打着如意算盤，牛老六的話，他早已聽不下去。

月影朦朧，曹拐子換了一套西服，匆匆的趕到千諾道，他以為藍妮妮必定是回心轉意，想到他的好處，叫他回到麗都去。

他一面上樓，一面自言自語地說：「那個局面，小金是撐不下的，她不請我回去，怎麼辦！」

一抬頭，乍見一個面孔陌生的人守在門外，曹拐子嘻嘻一笑，說：「我是老板娘叫我來的，她在裡面麼？」

那人向他渾身打量了一下，說：「對不起，我要動一下手。」（即搜身之意）

曹拐子眼睛一橫，說：「我是麗都的曹經理，你不認識嗎？」

那人咧牙一笑，說：「我沒聽說過，識相點，站過來。」

曹拐子氣得兩眼發直，為了想早點看到藍妮妮，祇好走進兩步。

那人袖子一捲，從頭到腳，仔細的搜了一遍，然後，一擺手，說：「請！」

曹拐子橫了他一眼，鼻子裡哼了一聲，走進房去。

祇見藍妮妮高坐在一張靠背椅上，面前放着一張辦公桌子，滿臉肅殺的神氣，看到曹拐子，冷冷一笑，說：「曹拐子，你準備要對我來一次大開花，是嗎？」

曹拐子一軋苗頭，眼皮微抬，說：「狗急跳牆，這個話我說過的，老板娘，妳的情報也太快了呀。」

他心裡在嘀咕自己的話剛剛說了不到兩小時，就會被人傳到她的耳內，是誰出賣他的，一定是牛老六，他準備回去把牛老六痛痛快快的打一頓。

藍妮妮柳眉上揚，嗤嗤的一笑，說：「你是怎樣的開花法，我請你來當場表演，曹拐子，夠種嗎？」

他環顧四週，俱是些陌生面孔，心想要糟，但他是個在刀尖子上滾過來的人，這種場面，看的多了，不由放肆的一聲大笑，說：「我要把金震宰掉出口氣。」

藍妮妮究竟是個手法高明的女人，她把曹拐子五臟六腑都看透了，反而和婉的輕輕一笑，說：「他同你有什麼過節，你要宰他？」

曹拐子被她一問，倒真的說不出與金震有深仇大恨的理由，太平山錯了時間，是自己不好，沾着女人不放，麗都經理被他搶去，是老板娘的意思，與他無關，想來想去，直瞪着兩隻大眼，結結的說：「他……他太欺負人，老板娘太寵……寵信他……」

藍妮妮掃了他一眼，說：「這就是你要殺他的理由，哼！一個在江湖上靠混吃飯的人，連個道理都不懂，他做經理，有他的條件，他又礙着你什麼？曹拐子，你再胡說，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老板娘，我也曾替妳賣過命呀！這回麗都下來，把我的路都截斷了，妳想，一個當過夜總會經理的人，就不能再到賭場裡去混啦，祇有呆在家裡孵豆芽，我快活不下去了。」

他發話顫抖，現出哭音，他的原形已經畢露了。

藍妮妮聽他說得婉轉可憐，雙目下垂，似乎在回憶，突地沉着臉，說：「太平山的事，你誤失戎機，林岫雲硬生生地被人家在我手裡綁走，這件事有九成是方傑幹的，我把這項任務再交給你，事情辦好，將功贖罪！」

她想借刀殺人，把岫雲被綁的事，栽贓到方傑身上，隨着從屜子裡拿出兩疊大鈔，說：「先拿兩萬，真正需要用錢的時候，直接找我拿，老曹，以後可不許再與金震為敵

，聽見了麼？」

曹拐子戰戰兢兢地接過了鈔票，暗自一喜，有了任務，就有錢化，他要的就是錢，於是，他尷尬的一笑，說：「那是我一時胡塗的想法，金震，確是個了不起的人才，老板娘，妳沒有看走眼，我以後不會同他爲難就是！」

他也不知他自己在說什麼，於是，引得哄堂大笑，他還得意的補充着，說：「我這個人生性胡塗，但有一個特長，就是勇於改過，老板娘，我一生沒有佩服過人，對於妳，我是五體投地，我早巳拜倒在妳的……」

藍妮妮不准他再往下說，纖手一擺，說：

「對付方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個差事落在你身上，夠你忙一個時期的，事成之後，必有重賞，你好好的去趕吧！」

曹拐子拿着兩疊鈔票，拖着沉重的脚步子下樓去了。

他不以爲這是一件燙手的任務，有了錢，就有了活力，他認爲牛老六這個人還不錯，在他想像中牛老六一定是藍妮妮的情報販子，也就是藍妮妮的耳目，當然他再也不敢得罪牛老六了。

「老六，不是你，我永遠在牛角尖上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今天老板娘對我眞不含糊，一出手，就是兩萬，她知道我這幾天手頭太緊，送幾個給我化，哈……哈……我祗要有錢，當不當經理，我才不拿它當一回事呢！」

牛老六掃了他一眼，說：「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吧！兩萬塊，藍妮妮那個女人肯無緣無故的送錢給你用嗎？」

曹拐子把烟燈燃着，就下去抽了兩口，緩緩地噴着白霧，說：「你猜的一點不錯，她另外還給了一次任務，那是看得起我呀！」

「哦！她叫你籌備貿易公司？」

「她叫我向方傑挑戰，把他幹掉。」

「你自信能鬥得過他嗎？」

「做着瞧，方傑又不是銅金剛，鐵羅漢，我曹拐子這一手你是知道的，打掉門牙和血吞，那是我看家的本領。」

「看你的吧，老大，人家是九龍土生土長，強龍不壓地頭蛇，你這副面孔祗要在九龍一亮相，方傑手下那般嘍囉，怕不會把你丟到海裡去。」

「老六，照你這樣一說，我這個退堂鼓不是打定了麽？」

「你也不看看什麽錢，能接不能接，假如你聽我的，這個送命的差事，還是回掉的好！」

曹拐子向他翻了一個白眼，連抽了幾口，說：「老板娘看得起我，才叫我負起這個人家不能負的責任，我去回掉，那不是自討沒趣，老六，你放心，我敢做敢當，不會差遣你的。」

曹拐子竟也估不透牛老六的身份，當然，他不會採納牛老六的話，於是，他不聲不響地到了九龍，做他要做的任務去了。

方傑的耳目最靈，曹拐子到九龍雖然沒有露面，他已把曹拐子的底牌摸清，這兩天因爲籌劃不夜天俱樂部開幕的事，大忙特忙，另外派了兩個人，把曹拐子的行動監視了。

於是九龍的賭場，已由沉寂而趨於燦爛，蒙哥賭場，不夜天俱樂部，對打擂台，方傑恢復了本來面目，儼然以不夜天主人的新姿態出現。

藍妮妮却沒有放鬆他，白天派金震代表到蒙哥去了一趟，夜晚十時正，她親自帶了幾個人，到蒙哥去捧場，仇雲眼中發出光彩，把這個香港來的女老板侍候得無微不至。

是日，不夜天俱樂部顯得沒有蒙哥那邊熱鬧，方傑在二樓打了一個轉，走到經理室對黃三說：「她在成心同我過不去，三爺，我忍耐已到了限度，她再要在九龍呆三天，我可要動手殺人了。」

黃三思索了一下，說：「那女人也太任性，聽說她貼了錢去捧場，仇雲那小子快舐她屁股啦！」

方傑滿臉殺氣，憤怒的說：「她欺人太甚，兩萬塊就把曹拐子買動了，先發制人，我不能再等了。」

「老弟，不要太衝動，她這次到九龍來，防範得異常週密，不但自己有保鑣的跟着，仇雲還派了弟兄保護她，當然是提防你的。」黃三說。

「我們不能眼看着她橫衝直撞欺負人呀！」方傑雙手一攤說：

「目前還不是火併的時候，最好是來個以牙還牙，先派兩個人到麗都夜總會去，搗她的老巢，這樣她就會回到香港去坐鎮了。」

「不過，這先要向金震通個信，裡應外合，不下手則已，一下手，就得重重的打她一記，使得她透不過氣來。」

黃三這個主意，被方傑採納了，當下，兩人祕密的商討着，決定迅速進行。

他們這項計劃，是否能使藍妮妮受到致命的打擊，下文自有交代。



黑天堂 三 東方客著

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初版
本登記証内警台業字第四九四號

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黑天堂

著作者：東方客
出版者：海光出版社
發行人：黃根福
總經銷：海光書社
臺北市泉州街三十四巷五號
電話27234號 郵局劃撥帳戶2126號
印刷者：台灣印刷廠
台北市貴陽街二段一〇四號

定價新臺幣十元 港幣一元

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黑天堂

東方客著

第三集

海光出版社印行

目錄 第三集

黑天堂 第三集

第九章　午夜驚魂

方傑對於心黑手辣的藍妮妮，摸得非常淸楚，她每做一件事，或是預先計劃圖謀一件事，大多是不動聲色，擺出極其柔和而又平凡無奇的姿態，儘量利用別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實際她早已成竹在胸，假如對方照她預定的計劃去做，那就上了她的圈套。

當初她利用方傑，利用曹拐子，以及現在利用金震，仇雲，都是用的那套軟硬兼施的手法，被她利用的人，到了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她就毫不留情的一脚將他踢開。

但在被她利用的當時，她仍然採取多角監視制度，利用矛盾，以鞏固她的勢力，金震是個初出道的嫩雛，現在替她掌握麗都夜總會，她當然另有安排，另外派了心腹去牽制他，並且暗中監視他的行動。

所以金震的一舉一動她俱瞭如指掌，就連曹拐子已被她踢開的人，在背地說錯了話

，她也沒有放鬆，於是，在她手下的人沒有一個不乖乖的服貼她，而爲她效命。

於是，她在黑社會裡聲譽鵲起，黨羽漸多，她的手腕越來越凸出，越來越驚奇，她仗着她的智慧，才幹，毒辣，詭謀，媚力，運用她的特異手腕，打倒她所要打倒的人，而在港九兩地變成一個黑社會的盟主。

她把勢力伸展到九龍來了，仇雲居然盲目的向她投降，把她看成女皇一般，這個消息傳聞出去，黑道上的朋友也不知不覺在腦筋裡印象了藍妮妮這個神祕女人的影子，好像港九兩地黑社會裡一尊偶像，在當時這個風雲人物，確實是炙手可熱，不可一世。

當然，她有一套羈縻人的方法，她可以用大量的金錢去做魚餌，一個平常連一張大鈔都難得看見的苦哈哈——爛仔之流的人，她能一出手就是上萬的數字擲給他，利用他去爲她完成一次普通的任務，這樣驚人的手筆，頓時就會轟動了整個低層黑社會的人，每個人都想能夠得到這種使命，每個人都想爲這個女皇效命。

尖沙咀港九的輪渡上，一個春風滿面，嬌艷如花的女人，突然出現在甲板上面，她仰望天上的浮雲，海面吹拂她的衣袂，她看到一羣飛舞的冲天的海燕，面上便很自然的笑了起來，她望着那羣海燕，目不轉睛的盯住牠們，在天空中翺翔飛騰，似乎一會也不想休息。

於是，她靈感轉動，自言自語的說：「來吧！你們這些可憐的東西，假如是我戰勝了你們，那就會永遠被我利用的。」

說着，她把手中的幾盒蝦肉點心，往海上撒了出去，海水中便發出拍拍的響聲，就在這個時候，一羣又一羣的海燕，迎風而至了，她並沒要捕捉牠們，她在與海燕聯絡感情，她看着那羣海燕在啄食環飛之後，她滿意地格格一笑，可是，她這個笑裡却含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祕，護衛着她的一些人，却盲目地跟着她發出笑聲。

這就是藍妮妮的野心，她把人們比做海燕，祇要有食餌，不怕牠們不來上鈎，甚至，她可在舉手之間，把牠們捉了，而要牠們的命。

可是，她也知道方傑是個例外，所以她要處處提防他，用盡心思打垮他，但是，她要消滅這個心頭之患，委實不是一件手到擒來的事。

不知怎的，她祇要一想到方傑，神情就會立刻緊張起來，而光芒全失，她與他可稱得起是棋逢敵手，方傑那幾下手條子，把她的光采全部壓抑下來。

她派曹拐子伺機向方傑下手，那不過是一種烟幕，曹拐子那種人，招牌那麼亮，要他對付方傑，不如說是送入虎口，因爲大家都知道曹拐子的歷史，在麗都夜總會當過經

理，又與藍妮妮的關係，如果方傑把他毀了，藍妮妮便可理直氣壯的同方傑火併，這叫做一石兩鳥，也是藍妮妮借刀殺人的一種毒辣手法。

曹拐子被朦在鼓裡，他還把藍妮妮看作情婦，替她在做賣命的工作，那他就大錯而特錯了。

麗都夜總會經理專用室裡，藍妮妮咬着長象牙烟咀，從烟桿上冒出白霧，陰沉着臉，說：「小金，你能斷定昨天來的那兩個人，不是方傑的狗腿子麼？」

金震聳了聳肩，說：「我沒有那好的眼力，但我猜想不會是方傑那條線上的。」

「我不能放鬆這回事！」藍妮妮深深吸了一口烟，說：「我的錢也不是淌來的，哼！昨天我要是在場，不叫他們抖乾淨爬出去才怪呢！」

「食髓知味，他們嚐到甜頭，自然會再來的，到時飛蛾投火，老板娘儘管施展出殺着來對付他們。」金震說。

「嗯」！你吩咐把場子萬二痲子，叫他準備幾名打手，等在大門口鐵柵外邊，與對方見見面，不用交代，先筒他們幾刀，出了事，有我擔代。」

藍妮妮覷着一雙媚眼，歇了一下，又說：「不管他們來了多少人，不准把他們漏了進來，擾亂場子裡秩序。」

金震沒有出聲，低頭走出了經理室。」

藍妮妮深深嘆了口氣，喃喃地道：「想不到我用盡心思，培植出一個與我爲敵的仇人，唉！我希望小金不要像他就好了。」

她把兩眼合上，靜靜的想，然後，她順手撥了個電話給中環警署。

「找周大成，周幫辦說話。」

那邊接電話的聽出是藍妮妮的口音，說：「是老板娘？有事嗎？」

「我得到情報，今天晚上有歹人來麗都尋事，周幫辦，你派兩個弟兄來協助，好嗎？」

「好！我親自來處理，再會！」

夜晚十點鐘，萬二痲子指揮着四五名打手，一字排開的站在麗都夜總會鐵柵門前，

他們這羣打手，平時拿錢吃飯，遇到打架的事，就是他們的差事，祇要主人嘴一歪，他們就會拚着性命同對方決鬥，出了事，關進差館（警察局）裡，還是照吃照拿，坐上十天半月，再由出事的主人把他們保出來，仍舊幹他們打架的行業，這種人，寄身在港九兩

地賭場，烟窟，私娼館，就靠兩隻拳頭，和一身經得起挨打的骨頭混飯吃。

今天他們奉命行事，又到賣命的關頭，個個磨拳擦掌，精神抖擻的等待着對象，至於對方來的人能打不能打，他們當然要先軋一下苗頭，再動手的。

吃這行飯的人，眼睛是雪亮的，假如遇到對方是有苗頭的地頭蛇，大天二，親自出馬，他們怕以後吃苦頭，就在三拳兩脚之後，故意地躺下，算是應付門面，叫主人過得去，對方找的當然不是他們這般苦哈哈，也不會對他們下毒手的。

萬二痲子虎視眈眈的瞪着兩隻大眼，搜尋進入賭場的每一個人面貌，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他們要找的人，並沒有漏面，倒是周大成穿了一身便服在麗都夜總會門口亮了相。

萬二痲子向周大成彎了一下腰，笑着叫了聲：「周幫辦！」

周大成向他搖了搖手，在四週環視一下，看見沒有什麼動靜，他邁步向夜總會大門走進，小聲對周二痲子，說：「不要玩人命，照了面把他們圈住，我會派人來處理的。」

萬二痲子彎腰點頭，周大成走上了夜總會大樓。

大約過了半小時，兩部汽車分由左右兩邊開到，停在麗都門前，兩輛車子裡一共走下十一個人，先下車的一人，黑色西服，大約二十七八，架了付黑色眼鏡，從他的眼鏡下面看到他的臉形，把萬二痲子看得大吃一驚，手足無措。

那個紳士型的中年人，一下車子，看也沒有看萬二痲子一眼，昂首闊步，向夜總會大門走進。

車上的十人，也跟着走了進去。

那幾名打手也被來人的氣燄怔住了，呆呆的垂手而立，不要說打，連大氣也沒有敢哼一聲。

車子裡下來人，雖然都是氣燄萬丈，但裡面滲雜着一兩個人，也就是萬二痲子所要找的對象。

這一下，可把萬二痲子弄得慌了，趕緊吩咐那班打手上樓，自己却飛奔到經理專用室。

「周幫辦，我們幹這一行的，就怕人搗亂，這兩天賭場又損失好幾十萬，錢是不多，這口氣總是平不下，我是怕人家看我是個女人，想把我搞垮了，那不是白天在做大夢

嗎？」藍妮妮揚着眉說。

周大成燃起一隻烟，笑着說：「賭場裡這種事，是常見的，假如不是成心來吃妳，站在我們的立場，不希望演成流血場面。」他把口裡的烟霧緩緩的吐着，又說：「所以我吩咐萬麻子，叫他不要動手，讓我來處理這回事。」

藍妮妮是正在向巔峯上邁進的人，滿臉驕傲神色，憤憤的說：「我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讓他們知道我這個女人不是隨便可以欺負的，所以，我請你來，要你證明我打的人不錯，同時，要把他們吃的錢吐出來。」

「好吧！等下看看來的人是那條線上的，只要他們沒有特殊的背景，老板娘，這個面子我給你扳回來就是！」周大成說。

周大成所說的特殊背景，是一個祕密，那就是有洋人撐腰的人，那班人仗着洋人的勢力弄錢，不說周大成管不了，中央警署的華人總幫辦，也祇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他們一馬，藍妮妮知道周大成說話的用意，一皺眉頭，說：「我斷定不是你說的那般人，在我想像中可能是……」她把要說的話嚥了回去。

正在這時，萬二麻子氣呼呼的走了進來，附在妮妮耳邊說了幾句，只見藍妮妮頓時臉上變色，粉拳向桌上一搥，說：「他竟敢明目張胆的來找我，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胆子，我同他拚了。」

說着，身軀從椅上站起，人要衝了出去。

周大成一把將他按住，驚愕地問：「是誰，老板娘，不要太衝動，妳是不能隨便出去的。」

藍妮妮已氣得花容失色，兩手顫抖，結結地說：「周幫辦，這件事你管不了，我合着這條命，也要同他拚了。」

周大成看到她這種情形，已瞭解了大半，把她又重新按坐在椅上，乾笑了一聲，說：「是不是方傑？」

萬二麻子在旁插口說：「是他，昨天的那兩個傢伙也來了。」

周大成也感覺事態嚴重，他同方傑的私交不錯，在方傑主持麗都夜總會那一段時期，手筆大，人又爽氣，他從方傑手裡過的數，比在曹拐子，金震手裡大的多，同時，他又知道方傑與藍妮妮的祕密，現在方傑親自出門，這件事，周大成是感到辣手而左右爲難了。

「照說，方傑帶了人到麗都來，祇要他不是挑戰，是沒有理由找他麻煩的。」周大成終於帶着不自然的口氣說。

「不成，他是欺負人，我要出去與他拚命。」藍妮妮還是不鬆氣，憤慨的說。

「妳是主人，過去妳又是他的太太，妳這一露面，同他較量上，那還像話嗎？」周大成說。

「就讓他來擺威風，讓他把錢帶回去，我不露面，我怕他，那以後我就別想混了。」藍妮妮說。

「要是他是善意的呢？」周大成緩和地說。

「那你是看錯了人。」藍妮妮說。

周大成想了一想，說：「我總以為妳這最後一道防線是有保留的價值的，老板娘，妳的身份和他不同，來者不善，方傑手條子太辣，把今天應付過去，以後還沒有收拾他的機會麼？」

藍妮妮好似已被他說服，冷笑一聲，說：「依你之見？」

「讓我出去看看，方傑過去同我還不錯，論公，我是警署裡的幫辦，他不能不買賬，講私理，我們是朋友，他也得講個交情，那不比妳們面對面說僵了强得多嗎？」

藍妮妮走到壁櫃那邊，用手在屜子裡取出一隻短鎗，狠狠地說：「周幫辦，聽你的，假如談不下去地，我叫他橫屍在麗都夜總會裡。」

周大成看她取鎗的神情，輕輕一笑，說：「用不着，用不着，這樣一來，我們中央警署裡就熱鬧啦！」

方傑一行十一人，高視闊步的到了麗都夜總會賭場裡，彷彿是有計劃的，行動一致，兩人一組，分成五組，佔據了五張賭枱，方傑本人却坐在一張長沙發上，右腿蹺在左腿上，悠閒的吸着烟，雙目凝神，看着自己口裡吐出的烟霧，臉上異常嚴肅。

麗都夜總會裡的人，却大驚小怪的互相交頭接耳，他們看到前些時還在這裡當老板的方傑，忽然在賭場裡露面，知道事情有了蹊蹺，但是各人事不關己，有兩個喜歡奉承的僕歐，還酌茶拿烟在方傑身邊侍候。

這時，金震却着了慌，他自己身負經理的責任，賭場裡鬧出事情，頭一個，是該由他頂着，他不便過去與方傑打交道，上樓去，通知藍妮妮，又怕惹出不尋常的是非，他知道藍妮妮性如烈火，他不想把這個火線引着了，可是，又無平息這個要燃着的烈火。

只見周大成口裡刁着一枝烟，從樓上下來，金震迎了上去，還未說話，周大成揮了揮手，說：「帶我到方傑那邊去！」

金震苦笑着，說：「他們來了一大堆人，周幫辦，你得…………」

周大成不等他把話說完，人已衝到大廳裡邊。

方傑四兩半斤地把頭抬了起來，一眼看到周大成，不得不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勉强一笑，周大成拉着方傑的手，又坐了回去，低低地說：「老兄，這個玩笑開不得呀！這種局面，要是老兄一伸手，怕不給砸扁了。」他指着賭枱上說。

「周幫辦，我是來捧場的，九龍那邊太冷靜，特地趕來熱鬧熱鬧。「方傑揚着肩說。

周大成緊握着方傑的手，連搖了兩搖，說：「得啦！得啦！老兄，有什麼叫不開的，今天沖着我，賞我一個面子，怎樣？」

方傑緊蹦着臉，說：「周幫辦，我們的交情也不壞呀！你這不是一面倒麼？」

「老兄，樓上的那位，你們總算同睡過一個枕頭，我不過是局外人，事情鬧大了，犯得上麼？」周大成息事甯人的說。

「要我怎樣？」方傑兩眼一翻，說。

「收兵。」

方傑哈哈大笑，說：「要我坍台？」

「老兄，你們現在既然拆了，各走各的，聽說你在九龍有一份，那不就夠瞧的麼！再說，好男不同女鬥，放她一馬，不是結了嗎？」

「可是她沒有放鬆我。」

現在她躲在樓上不下來，就算是怕了你，光棍祇要半個臉，老兄，改一天，我擺上兩桌請你。」周大成低言細語的解說。

方傑大批人馬來到麗都夜總會，明明知道是鬧不出四紅四綠來的，他原是想殺殺藍妮妮的銳氣，現在聽到周大成一說，看風轉舵，也就嘿嘿一笑，說：「周幫辦，交情賣在在你的身上，請你轉告她，祇要她不怕麻煩，任憑她施展出任何毒辣手段，我方傑决不含糊。」

他故意提高嗓子叫，一般賭客俱都側目而視，周大成拍着他肩頭，說：「好了！好了！老兄，給她留點面子吧！」

周大成把方傑一班人馬送出夜總會，藍妮妮在經理室咆哮着，說：「我在三天之內，不把他不夜天俱樂部砸垮了，我就不姓藍。」

日落黃昏，野鳥歸林，九龍郊區，粉嶺，一座高大院牆的樓房，樓下東廂房內坐着一個年近花甲，身體極為結實的老人，左手捏着兩枚鐵球，在掌心裡來往滾搓，對面坐着一個三十五六的中年婦人，姿色秀美，正在看着一本今古奇觀的小說。

這個老人姓唐，名川，二十年前在港九黑道上是個老少咸知的人物，近年來他息隱在粉嶺，這個市外的桃源，帶着他的嬌妻顧娟，以享晚年之樂。

唐川為人任俠仗義，性格朗爽，江湖上有許多過不去的事，解不開的結，找到他，三言兩語，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所以他同港九兩地黑道上的朋友，還是藕斷絲連的在來往着。

這對老夫少妻，年齡相差雖多，情感却還不錯，顧娟說的話，唐川是言聽計從，從來沒有打個折扣。

最近，顧娟聳使他管了一件不平的事，那就是轟動港九綁架案中的再綁架主角——林岫雲，顧娟與林岫雲不過有幾面之緣，這次因為同情她，把她從藍妮妮魔掌中救了出來。

唐川那天晚上已經知道藍妮妮，方傑雙方均在佈置，他帶了兩個人，從後樓上去，輕而易舉的就將岫雲刼走，等到方傑上樓找人，已經慢了一着。

現在岫雲就住在唐家樓上，唐川雖是從黑社會中打滾出來的人，但他對於方傑却沒有好感，所以他堅持不想把岫雲再度送進虎口，他知道剛者易折，溺者善泳的原理，在黑社會裡混的人，如果不急流勇退，是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

他們夫婦憐惜岫雲，不想岫雲再次跌進火坑裡面，是以這種再綁架的案子，一直密不通風，外間可說是一點都不知道，也沒有人疑心到他們夫婦的頭上。

可是，岫雲心裡却起了變化，她被關在這座樓上，儘管唐川夫婦對她照拂週到，她心心念念的還是想着方傑，希望顧娟能把她的消息傳遞到方傑耳裡。

這天，他們夫婦在燈下閒談，顧娟說：「她同我說了不止一次，希望方傑來看看她，看她怪可憐的，我倒有心幫她這個忙。」

唐川一皺眉頭，說：「方傑那小子，人是夠機靈的，就是胆子大了些，兩隻眼睛長在額角上面，看着就不順眼，最近他同藍妮妮拆了夥，更是飛揚浮躁起來，是個顧頭不

顧尾的人，太太，這件事我得阻攔妳，不能這麼辦，要是他來個反臉不認賬，妳我還得吃上不名譽的官司，等些時再說吧！」

「人家岫雲不比我，年紀青青的，叫她成天守着房子看屋樑，實在也說不過去呀！」顧媚悄聲說。

唐川搖着頭，把手裡的兩顆鐵丸搓得格格發響，說：「不能這麼辦，把岫雲放出去，那會天下大亂的。」

顧媚嗤的一笑，說：「你又在小題大做了，我們是成全她，方傑爲了她坐牢，老么的失蹤死亡，當然也脫不了方傑的關係，我們把她留在這裡，萬一被方傑知道，他那個人是不好惹的，管你什麼唐川，他一樣會和你拚的。」

「我不能這樣做，岫雲在我這裡，人鬼不知，除非妳放水，還有誰會將消息透露給方傑。」唐川仍舊堅持着自己的理由。

顧媚看到唐川頑固不化的腦筋，無法說動，把頭一偏，向樓上一瞥，輕輕地說：一萬一她偷偷走了，怎麼辦？」

「嗯！這倒値得考慮！」唐川警覺地想了一想，說：「我們把她請下來，直截了當的問問她，怎樣？」

顧媚扭動身子，走到樓梯口，叫：

「岫雲！下來，唐大爹要找妳談談。」

岫雲自從來到粉嶺，環境轉換，同時，她又在顧媚口裡知道他們夫婦這次救她，完全是出於義憤，她心裡安定，又看到顧媚對她體貼知己，所以她才把自己要想見方傑的意思婉轉向顧媚說了。

現在她聽到顧媚叫喚，已猜到必是爲此事找她，心中一喜，略略理粧了一下，走下樓來。

她對這位在江湖上聞名的唐大爹，由衷的感激，一下樓，就親切的叫了聲：「唐大爹！」

唐川呵呵一笑，說：

「岫雲！妳在這裡住得慣嗎？」

她望唐川笑笑，點了點頭，唐川叫他坐下，說：我這次把妳接到這裡來，原是不想妳再跌進方傑的手裡，住一個時期，慢慢再找出路，可是………可是………」

唐川的話結結的沒有往下說，顧媚在旁邊笑着，道：「老頭子，你有話痛快的講好了，把人家請下來，又在吞吞吐吐地，眞急人！」

唐川頓歇了一下，說：「可是妳仍然要想與方傑見面，是嗎？」

岫雲低着頭，沉吟半響，說：「我祇想同他見見，並不想與他…………」

唐川微微一笑，說：「妳可知道方傑這個人的毛病，他祇要同妳見了面，不出二十四小時，他的手腕就會施展出來，到時，不但我這個紙老虎被他戳穿，風聲傳了出去，中央警署還會來找我麻煩的！」

岫雲思索一下，說：

「我會叫他代唐大爹保守祕密的！」

「哦！」妳是下定決心要找他的了？」

岫雲沉默不語！

「好吧！我一個人情做到底，明天我就去找方傑，當面同他談談！」

那太好，唐大爹，要是你能親自去找他，他一定會感激你的。」

唐川突地兩眼向她一掃，沉聲說：「事情是妳要這樣做的！是禍是福，要看妳的造化，我既然多管了這檔子閒事，毀譽，麻煩早已置之度外，也許爲了妳這件事，將我這寧靜的粉嶺別墅，攪得天翻地覆，我也在所不計了。」

岫雲翻着兩眼，看到唐川說得這般嚴重，深悔自己說錯了話，又怕眞的爲了自己的事，連累唐川，一時反而躊躇起來。

顧媚看了看兩人的神色，淺淺一笑，對岫雲說：「岫雲，妳不要聽他的，我不信事情會有那麼嚴重，方傑也是人，他難道會恩將仇報嗎？」

她微微頓了頓，又說：「我們辦事也不要再兜圈子，乾脆，明天老頭子見了方傑的面，祇要他一點頭，妳們見面之後，就讓他把妳帶走，還拖泥帶水的幹什麼！」

顧媚生性爽直，平時做事頗有見地，唐川一向對她是服貼的，再者，唐川這個人也是打光棍出身的，現在聽到顧媚一說，把手往大腿上一拍，說：「好！」就這麼辦，一切後果，由我姓唐的擔代就是！」

岫雲向唐川稱謝，說：

「唐大爹，你救了我，又成全我，要我怎樣的報答你呢！」

唐川呵呵一笑，說：「施恩不言報，我們在江湖上跑的人，談不到報答兩字，妳走

了之後，我還是過我這種恬靜的生活，希望妳轉告方傑，不要來找我的麻煩就好啦！」

時已夜深，她們的談話已經結束，顧媚把岫雲送上了樓，她們在樓上還沒站住脚，忽的，聽到「砰」的一響，顧媚心裡一跳，脫口叫道：「鎗聲！」

岫雲也是一驚，顧媚匆匆跑下了樓，脚步停在樓梯最下兩層上，一眼望去，唐川已躺臥在血泊之中了。

第十章　富孀多金

她驚得大聲喊叫，道：「不得了，唐大爹被人槍殺了！」

她奔赴到唐川的身傍，槍眼正打在唐川的胸膛正中，衣衫均被鮮血染濕，一個在黑社會裡混了四十年的唐大爹，已經無聲無息的離開了人間。

顧媚抱屍痛哭，岫雲已由樓上奔到，看見唐川死狀極慘，哀傷不已，當下，她把顧媚扶到一張椅上，說：「我們還是趕緊報案，好待警署派人來偵查現場……」

顧媚止住了苦哭，把大廳裡的燈光全部開放，就見左側玻璃窗上有一個彈孔，一槍中的，足見發槍的人是個射擊的高手。

午夜人靜，整個這間大屋子裡，就剩下兩個女人與一具剛剛被謀殺的屍體，除了偶而聽到牆外有斷斷續續的犬吠之聲外，萬籟俱寂。

顧媚是個閱歷豐富，頗有機智的女人，她跟了唐川十來年，眼睛看得太多，這次唐川無緣無故的被人謀殺，自然她要查個水落石出。

報案，那不過是個官樣文章，大不了警署多派幾個警探來偵查幾次，結果，不了了之，港九兩地的謀殺案子，除了在現場抓到人，此外就得靠當事人供給有力線索，否則，破案的機會是少之又少了。

她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在岫雲催她趕緊報案的時，她仍舊靜靜地坐在椅上沉思，忽地，她拍了拍桌子，若有所悟的對岫雲說：「我斷定這次謀殺的兇手，是打從妳身上來的，岫雲，我們不要衝動，要仔細先搜尋兇手的線索，我一定要替唐大爹報仇的。」

「我想不會是方傑吧！」岫雲迷惑地說。

「我們不能寃枉無辜的人，但決不能放棄殺害唐大爹的兇手。」顧娟咬着牙說。

「這個兇手是誰呢？顧姐姐，假如這次唐大爹被人謀殺，是因我而起，那我太對不住妳了。」岫雲帶着歉意說。

顧娟抬頭看到岫雲，兩行淚珠如斷線般地落了下來，心中一酸，說：「唐大爹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不能說沒有仇人，但是我們在這裡安靜地住了十來年，偏偏在談到妳的事情之時，被人謀殺，多少是與妳有關係的。」

岫雲愁着雙眉，說：「要不，就是藍妮妮幹的，她一定事前派了人在這裡埋伏，聽到唐大爹要把我送給方傑，她爲了報復，先發制人，就把唐大爹殺了，唉！這個可能性太大了。」

在岫雲想，這件事最好不要是方傑幹的，也不要扯到方傑身上，所以她肯定地說是藍妮妮的主謀。

顧娟似乎沒有十分注意傾聽岫雲的話，她立起了身子，在屋中來回的踱着，柳眉緊鎖，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環視着整個廳房，最後，她走到那扇有槍洞的窗前，凝視着那塊被槍彈洞穿的玻璃，背着雙手，靜靜的沉思。

忽而，她的目光從那扇玻璃窗上，落在窗門下面，「咦！」了一聲，驚異地看到一張字條。

俯着身子，將那張字條拾起，展開一看，只見字條上面寫着：

「唐川不仁，奪我之愛，一時憤恨，開槍殺之，如要報案，雞犬不留。」

字條下款寫了一個傑字。

顧娟拿着那張字條，兩手顫抖，細細地看着字條上的文意，既不通順，字跡又不整齊，東倒西歪，大小不一，寫得佔據了一張十行箋。

她把那張字條，仔細地，反覆地看着，靜心地在想，這時，岫雲已走了過來，她就把字條隨手遞交給岫雲，喃喃地說：「不會的，這是栽贓，方傑再傻，也不會殺人自招的。」

岫雲看過字條，氣得哭着說：「這更證明是藍妮妮假禍於人了，這字條上的字，明明不是方傑寫的，這個女人眞太毒辣，顧姐姐，我們拿着這張憑據去報案，更可以找到有力的線索了。」

「妳不要太興奮，岫雲，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更危險了。」顧媚看了看窗子外面的月色，沉重的說：「既然是對方是有計劃的，他們的行動更會毒辣，他們必另有詭謀，妳想，他們在警告我不准報案，那裡就會把我們放鬆了呢！」

岫雲是個閱世不深的人，聽了顧媚的話，不寒而慄，面色陡變，因爲她曾經陷入藍妮妮魔掌之中，嚐盡苦頭，此時，她已身不由主的打起寒戰，大有談虎色變之勢。

「我不是拿話嚇妳，我猜想他們的人還在四週埋伏，假如我們一有動作，他們次一步是什麼，不說，也會預料得到的。」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不能讓唐大爹的屍體一直暴露着呀！」

顧媚雙眉緊蹙，低聲說：「現在祇要我們的電話一動，第二個慘案必定再次發生，人家的槍口正在瞄準着對着我們呢！」

岫雲已是驚弓之鳥，越聽越怕，但她一想，唐大爹是救我性命的人，現在橫屍廳前，慘不忍睹，我這條命反正是搶來的，「怕」也不是辦法，索性把心一橫，挺起了腰，說：「顧姐姐，這個電話讓我來打，我寧可死在電話機房，也要代唐大爹報案。」

顧媚看到這個柔弱的人，忽然挺了起來，不惜以自己性命相拚，要替唐川報案，沉吟了片刻，感動地說：「這不是講義氣的時候，死了也是白死，可能是我多慮，也許兇手早已逃走了，但顧慮總是好的，我們就躲在這間房子裡歇息，一面躲避外面的視線，等到天亮，諒他們也不敢不走了。」

她的話音剛完，果然槍聲又起，一連又是兩槍，從大廳斜側裡直射進來，槍彈打在房門的牆角上，震得砂土飛揚，因爲她們的房間，是彎在大廳左首後面，除了破門而入，是無法射中目標的。

就是這樣，把她們兩人已吓得胆戰心驚，哆嗦了半天，顧媚驚恐之餘，向岫雲說：「怎樣，我猜的不錯吧！但是他們這兩槍不過是虛張聲勢，并不是想眞要我們的命，不

要怕，等到天亮再說吧！」

岫雲這時始佩服顧娟不但閱歷豐富，而且機智過人，現下唐大爹已死，以後她變成了一個孤孀，不禁暗暗嘆息着，爲她惋惜。

她們身處危境，越發不敢到大廳裡去，岫雲拉着顧娟的手，感慨地說：「他們這般人眞可說是心狠手辣，現在事情尚未判明誰是謀殺唐大爹的兇手，但我已經是心灰意冷，希望明天報案以後，同妳離開此地，我決不想再與方傑見面了。」

「據我推測，假如兇手不是方傑所主使的，那就是阻止妳不要與方傑結合，不想竟把一個唐大爹犧牲了，唉！這也是命該如此！」顧娟憂戚地嘆了一口氣：「我以後當然不會在這裡呆下去，但是，茫茫天地，叫我們到那裡去呢？」

「姐姐，妳還是很年青麼？」

「妳是說我再會嫁人？」

岫雲把頭低了下去，不敢看她，心裡正在懊悔不該這樣說，因爲唐大爹屍體尚躺在大廳血泊之中，於是，趕緊扭轉話題，說：「我是說姐姐年紀輕，還可以做許多事，妳看，藍妮妮不也是一個女人在打天下麼？」

顧娟黑凄然發出一聲苦笑，說：「我怎樣能比藍妮妮，第一我沒有她那大的財力，更沒有學到她那心黑手毒的一套辦法，再說，她是只講權力，不擇手段的蕩婦，不過………」她稍稍頓歇，又說：「不過這次唐大爹的謀殺案，我非要查個水落石出，假如是她幹的，我必定替唐大爹報仇。」

「現在天快亮了，我們在報案的時候要不要將那個字條拿出去？」岫雲還是怕連累方傑，凝神地等待顧娟答話。

顧娟怔了一怔，說：「現在倒不是那封信的問題，祗怕………」

「祗怕什麼？」

「祗怕有妳滲雜在裡面，不好說話！」

岫雲頓時悟到自己的立場，唐大爹把自己救出來，并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如果警署追查根源，案情就更趨複雜，那唐大爹就變成了綁匪，綁匪被殺，是沒有人同情的。

「姐姐，那麼這件事應該怎麼辦呢？」

「妳這次被唐大爹救了出來，外面已盛傳是一件綁架案中再綁案，黑社會裡的人更

傳得利害，他們都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所以我說妳不能在此時此地露面，那張栽贓的字條就不能隨着報案了。」

「那麼我是要離開此地的了？」岫雲眼圈一紅說。

「我正在考慮妳的出路。」

「不！我不能離開妳。」岫雲忍不住流淚，說：「我有如一隻失羣的孤雁，叫我一個人飛到什麼地方呢？」

顧娟思索至此，拉着岫雲的手，說：「我先把妳送到紅勘我的姐姐家躲一躲，等這邊事情辦好，我會來看妳，事已如此，祇有暫時委曲一下吧！」

天已朦亮，東方泛起魚白之色，顧娟從窗內探望四週已無人跡，匆匆把岫雲送到粉嶺車站，并把寫好了一封信交給岫雲，說：「妳拿着這封信找我姐姐，她會接待妳的，路上可要小心，我還要趕回去報案。」

岫雲凄然的與顧娟分別，究竟她是否安全的到達顧娟所要她去的地方，後文自有交代。

粉嶺警署接到顧娟報案，出動大批警探，到唐川謀殺案現場偵查。

「昨天夜晚槍聲響時，妳在什麼地方？」一個專辦刑案的警探盤問顧娟。

「我在樓上。」

「這件屋子就是妳同唐先生兩個人？」警探問。

顧娟略一遲疑，用手一掠鬢髮，說：「是！就是我同唐川兩個人。」

「妳聽見槍聲以後下樓，看見兇手沒有？」

「我當時嚇昏了，沒有看見兇手。」

「那間小房子裡的彈痕是什麼時候打來的？」

「那是在慘案發生後半小時。」

「看那間小房子佈置，還有生客在這裡來過？」

「沒有，就是我一個人。」

「妳爲何當時不報警？」

「我怕兇手報復，所以一直躲在那間小房裡。」

那個刑事警探又在週圍走了一遍，打開那扇有槍彈的窗門，仔細看以後，用疑慮的眼光看着顧娟，說：「這件謀殺案值得研究，唐太太說的話有欠眞實，我認爲兇嫌除了

槍殺唐先生外，還另有圖謀，這是初步偵查，以後希望唐太太密切與我們合作。」

顧娟聽得心裡發驚，但臉上却極爲鎮定，說：「唐先生死得太慘了，我別無所求，祇希望早點把兇手抓到。」

「那是我們的責任。」刑事警探幷將現場繪圖，然後對顧娟，說：「假如這件案子牽出第三者來，唐太太妳是要負責任的。」

顧娟把警探送走，急急撥了兩個電話，不到半小時，唐川的親信弟兄潘元，丁奇兩人已經坐車趕到。

這兩個人就是幫唐川到太平山孔雀道架走岫雲的人，他們看到顧娟疲乏地躺在沙發上，戚容滿面，有氣無力地將唐川被殺，以及送走岫雲經過向兩人說了。

「妳這件事做得失策了。」丁奇眉頭雙蹙對顧娟，說：「妳把岫雲偷偷送走，無異使這件案子斷了線，而又使警署懷疑案中另有隱情，同時，又把岫雲送進他們手裡，剛剛中了兇案主謀的圈套。」

顧娟聽得兩眼直向丁奇瞪着，說：「我是怕牽出這次綁架案呀，怎麼會失策呢？」

「妳可把責任完全推到唐六哥身上，人已經死了，死無對證，綁架不綁架有什麼關係呢？」

「這樣太便宜了那個姓藍的女人，把這條線給她截斷了。」潘元在旁邊插口說。

顧娟顯得毫無主張，焦急地說：「難道他們會在中途把岫雲又刼走嗎？」

「我斷定他們會這樣做的，她是案中的主角，他們謀殺唐大哥，就是不要岫雲送進方傑的懷抱，妳想，他們會讓她一個人脫身嗎？」丁奇說。

顧娟此時已是六神無主，凄楚說道：「那麼就請兩位到紅勘去看看，要是果眞被你們猜中，那岫雲的命運也太可悲了。」

丁奇苦笑了一聲，說：「現在趕去紅勘已經來不及，我們趕緊料理唐大哥的後事吧！」

過了兩天，顧娟在粉嶺大廳裡，倚靠在一張沙發上，自言自語地說：「這樣太便宜藍妮妮了，人還是被她刼走，平白地犧牲了一個唐六爹，我要找她算賬，我要毀掉了她。」

九龍不夜天俱樂部門前，車水馬龍，門庭若市。一些賭客如潮水般的向裡走。

「他媽的，方傑眞有一套，蒙哥的風頭却給他搶過來了。」一個倚站在電桿下面的

瘦子口裡罵着。

「當然！有黑寡婦來捧場，就天塌下來他也不怕啦！」另外一個矮子在答腔。

那瘦子唾了一口吐沫，說：「活該他交了桃花運，這小子眼睛快長到頭頂心上去了。」

那矮子帶着羨慕的神情，說：「聽說黑寡婦已下了大本錢啦，他還在端架子呢，那寡婦生得也眞賤，越是這樣，她越是往上湊，要是，嘿……嘿……嘿……」

那瘦子嗤了一聲，用嘴一呶，兩人不約而同的向一輛黑色轎車看去。

只見一輛流線型的黑色轎車，在不夜天俱樂部門前停下，車門開處，走下一個四十上下，打扮入時的中年女人，俱樂部把門的僕歐，鞠躬如儀的把她迎了進去。

這就是剛才那兩人說的黑寡婦，她是英國殖民地有名的富孀，在港九兩地財產，不計其數，又是香港花旗銀行的股東，港九兩地聞名的女大亨。

這個女人已經入了英國籍，年近四十，風韻猶存，她原來姓郝，因她在丈夫死後，喜着黑色服裝，於是，人人在背地裡均稱她爲黑寡婦，其實，她的皮膚白皙，與她這個外號極不相稱。

黑寡婦徐娘半老，却風騷異常，不知怎的，她竟看中了這個在黑社會裡崛起的方傑，不惜紆尊下降，每天到不夜天夜總會來捧場。

消息傳出，一般賭客俱爭先恐後的擁到不夜天，其中大半的賭客是爲了一瞻這個港九聞名的風流寡婦風采而來，於是，不夜天夜總會的生意頓時大放光采，利市百倍。

黑寡婦每次來到不夜天，必定先到經理室找方傑，躺在方傑的烟舖上，把癮過足了，再到賭枱上下注，有時，甚至自己不到賭枱，吩咐把場子的把單雙紀錄下來，她躺在烟舖上照着紀錄的點子下注，輸贏俱在百萬以上，這種賭，使得一般賭客驚異失色，然而，不夜天俱樂部的名氣，却愈來愈大了。

「小方，你看我這回是押「單」，還是押「雙」？」黑寡婦躺在烟舖上，指着紀錄點子悄聲問方傑。

方傑看了看單上的點子，揚眉一笑，說：「郝太太，我是這裡的老板，立場不同，我不好參加意見，還是妳決定吧！」

「這有什麼關係，輸了算我的，贏了籌碼歸你，還不成嗎！」黑寡婦向他嬌媚的一笑。

方傑雙眼一合，想了一想，說：「妳在「單」上押三十萬試試！」

黑寡婦毫不考慮，順手拿了三十個紅籌碼子，交給把場子，說：「替我把它送到單上去。」

還沒有等她把一口烟抽完，把場子的笑嘻嘻地捧着上六十萬籌碼進來，謙恭地說：「郝太太，二三六，「單」中了。」

黑寡婦拾了一個紅子擲給把場子，然後，連本帶利將五十九萬籌碼向方傑面前一推，說：「我本來是要押「雙」的這個錢該歸你。」

方傑臉一紅，看了看籌碼，說：「我是說得玩的，照賭場規矩，這個錢，我不能拿。」

「小方，你這個人眞夠大派，我就是喜歡像你這種人，明天我開一張花旗銀行支票，加入不夜俱樂部做個股東，你歡迎嗎？」

「有妳這樣大老板後台，自然歡迎。」

「兩千萬夠嗎？」

方傑吃了一驚，在他估計的數字，不會超過一千萬，黑寡婦這一舉動，是在他的計劃之中，她不說，他也會開口的，不想她竟先說了，而且數字大得驚人。

「有了黑寡婦這筆鉅款，不夜天俱樂部却如魚得水，聲勢陡然不同了。」方傑嘴裡低低的唸着。

錢沒有到手，總是不放心的，方傑一個人在房裡來回踱着，如熱鍋上的螞蟻，簡直無法安定下來。

黃三看他坐立不定，口裡念念有詞，知道他在患得患失，微微一笑，說：「急什麼？來抽枝烟，還怕她不來麼？」

「三爺，從昨天晚上起，我的心就一直不定，這個當口，要是「黃」了，可不是鬧着玩的！」

「人家是有身份的，再說，她送上門的生意，決不能「黃」，老弟，稍安勿躁吧！」

「錢沒有過手，心總是不定，現下已經九點啦，人的影子還沒有見呢。」

「你同她約會幾點？」

「原定講好三點半，後來她說可能要晚一點，但也不能到現在還不來呀！」

「老弟，她在弔你的胃口，這兩千萬拿到手，你的人就得聽她的擺佈了。」

方傑似乎表現得不大自然，臉上仍舊緊張地，說：「我們缺的是錢，有了錢，腰桿也會挺直的，至於那個女人的企圖，我不是不知道，憑我這樣的人，能夠攀上港九聞名的黑寡婦，也不算丟人，三爺，這些都是廢話，水底的月亮，看見撈不到，到現在人不照面，我看準是「黃」定了。」

外面一陣笑聲，方傑緊張得透不過氣來，接着一個貴婦被不夜天把場子的簇擁着走了進來。

「小方，你等急了吧！我說來，就會來的。」黑寡婦一路笑着說。

方傑暗地鬆了一口氣，但面上一點也不露痕跡，說：「郝太太的話還能說了不算數嗎？」

黑寡婦含蓄地笑一下，說：「我作約會常常是不到的，小方，可有什麼要緊的事？」

方傑聽了一楞，反而被她這句話問迷惑了，心想不妙，這個女人不要真的說了不算數，那才對她無可奈何呢。

他尋思了一下，徐徐的說：「貴人多忘事，郝太太，我在盼望妳昨天答應我的話呢。」

「啊！你不提我倒忘了，你是說的加入股東那回事嗎？」

方傑心裡想道：「妳在賣關子，哼！錢到了我的手，再看我的厲害吧！」口中却應道：「郝太太，我們做生意的人，說一不二，所以我一直在等着妳，請妳幫忙呢！」

黑寡婦突然站起身子，在房裡搖曳地走了個圈子，然後停在方傑椅子後面，用手在方傑肩上一擰，說：「小方，這點小事，還值得小題大做麼？你居然在殷切的等着我，那是要我幫你的忙啦！」

方傑端坐在椅子上，細細地體會她這句話，覺得這個女人太不簡單，心裡想道：「她明明地在玩弄我，股東是她願意加入的，數字又是她自己說出口的，現在反說是我要她幫忙，哼！哼！我就讓妳賣足關子，以後再看，到底是妳狠，還是我狠。」

他突然地把臉側了過去，讓開她的手指，說：「不錯，我是在等妳，但我并未殷切地要妳幫忙，我祇是信任妳，恭敬妳，假如妳此刻以為說話可以不算數收了回去，還來得及……」

他的話雖然說得平和，但語意堅決，咄咄逼人，令人不得不信他的話乃是口是心非之言。

黑寡婦臉上顯得矜持已極，走回自己座位上，又思索一下，說：「好吧！小方，我答應了你，我要叫你知道我是一個言行如一的人！」她微微頓歇，又說：「我老實告訴你，今天我遲到的原因，就是有人阻擋我這件事，如果我是個意志不堅，主意不決的人，我就不會來了。」

方傑聽了一驚，他知道她說的阻止她的人是誰，情報眞快，那是昨天深夜兩個人談的私語，今天已然消息走漏，藍妮妮這個女人眞可謂是本領通天了。

他沒有追問她是誰阻擋這回事，但他相信她所說的話絕非虛假，於是，他故作輕鬆的說：「所以妳終於來了，那麼妳是相信我，願意同我合作，對麼？」

「不錯，但是你沒有把話說得透澈，還漏下最要緊的話沒有說。」

方傑眞的被她的話楞住了，一時想不出適當言詞來補充她所說的要緊的話，祗有睜大眼睛望她。

黑寡婦嗤的一笑，說：「我不是單憑相信你才同你合作的，知道麼？……」

她雖然沒有把話說下去，方傑是何等聰明的人，不用說，他已經心領神會了，於是，他向黃三遞了個眼色，黃三將一口烟吸完，從烟舖上站起，向黑寡婦，說：「今天還賭麼？」

「等我同小方把公事談完，再說吧……」

黃三藉着這幾句話就走了出去。

黑寡婦順勢向烟舖上一躺，從皮包裡取出一張花旗銀行兩千萬支票，拿在手裡，說：「你的事我同你辦好了，小方，明天陪我過海去玩，好嗎？」

方傑裝做沒有看見，情知是她的條件來了，故意在房中緩緩的兜着圈子，其實他腦子裡在想，論年齡，美麗，她無法與藍妮妮相比，假如一口拒絕了，這兩千萬就算落了空，但目前正在需要利用她，何況，人家上門求教，何必拒她於千里之外，爲了擴張自己聲勢，爲了打擊藍妮妮，就算她老了一點，也應該勉爲其難，答應他，不使她失望。

就在他猶豫之時，那張支票已飛到他的手中，黑寡婦與方傑初步合作，已圓滿的告一段落了。

藍妮妮沉默地仰倚在麗都夜總會經理室的沙發上，房間中祗有她一個人，猛吸着香

烟，從外表上看來，這位名震黑社會的女人，好像十分冷靜地在思索什麼事，其實她心裡已掀起一片驚濤駭浪，腦子裡一時已無法有條理地思忖。

方傑與黑寡婦勾通往還，在事業上與她可說是毫無影響，這種黑社會賭博場上，原是彼此勾心鬥角，何況，她現在的勢力還沒有伸展到九龍去，可以說是各不相干。

但是藍妮妮這個人可與其他的女人不同，除了心黑手辣之外，獨佔慾特別濃厚，她認為天下的男人，沒有求之不得的，假如眞的得不到手，她也得想法子將他毀滅，在她的想法，反正我若是不能得到的話，人家也別想得到……

方傑曾經與她有過肌膚之親，又是從她手中飛出去的，極為明顯的是她的叛徒，現在居然由自己懷裡投到別一個女人懷中，在她這種任性妄為的女人而言，自然無法忍受，所以她處心積慮的要殺掉他，好教別的女人也得不到他……

在她的想法，這是一種金科玉律，理所當然的合理之事。

她咬牙切齒的痛恨方傑，她恨他貪新忘舊，尤其不可饒恕的是他忘恩負義處處與自己對立，於是，她口中在自言自語地，說：「你不要欺人太甚，什麼黑寡婦，白寡婦的，我總有一天彈穿妳們的胸膛，叫妳們死而無怨！」

在她此時心理上的好似受了重大的創痕，有如是在戰場上打了一次敗戰，潰退下來，她要重整兵將，再來一個回合，把敵人打垮了，或是活捉過來……

她心裡在想，對付方傑，決不是曹拐子、金震，還有幾個不知名的人物，所能對付了的，祇有仇雲還有一點份量，可是這個人幷不簡單，要利用他，多少還得費一點功夫。

可是，到目前為止，她在九龍所佈下的一些暗線，一無所獲，曹拐子這個人更是窩囊到家，在九龍連面都不敢露，僅僅派了幾個爪牙，打聽到一鱗半爪的情報，方傑是個什麼樣子的人，都沒有看到。

她把曹拐子找來，劈頭劈臉的駡了一頓，說：「你也太窩囊了，祇知道拿錢吃飯，虧你平常說得那麼響，這些日子，你在九龍辦的什麼事，躲在旅館裡過癮，癮過足了，也要亮過相呀，要都像你這種貪生怕死的東西，乾脆，我姓藍的就不要混了。」

曹拐子被她駡得一頭火，他心裡原是對她起了反感，不由地頂撞着，道：「老板娘是賣命的事呀，我曹拐子連頭帶尾祇拿了妳兩萬，手下弟兄就散了一萬多，我賣命也要值得，錢不肯化，光還躺在房子裡說風涼話，這個差事我幹不了，妳另請高明吧！

「混蛋！你就看準了黑寡婦那邊會收留你，她的鈔票多，把你的心竅糊住了，是嗎？」藍妮妮彷彿已洞穿曹拐子的心，說：「曹拐子，你是要命，還是要錢，倘使你出賣我，有沒有想想看是怎樣的後果？」

她這幾句話，等於提醒了曹拐子，他老早就有這個心，不過因為方傑不好惹，最主要的還是沒有人搭線，曹拐子這個人本來是個見利忘義的人，他不懂什麼是交情，在他心理上根本沒有「道義」兩個字，誰給他的錢，誰就是他的「娘」。

曹拐子陰陰地一笑，正好利用這個矛盾向藍妮妮大敲一筆，於是，他走進了幾步，一歪身，躺在烟舖上，拿地烟槍，呼呼地抽了幾口，帶着威脅的口氣，說：「說句老實話，人家的錢確實比妳多，我曹拐子就是這副硬骨頭，有錢買不動，老板娘，生薑老的辣，我曹拐子有什麼不趁妳的心？無緣無故被妳打入冷宮，假如我不是念着過去我們有一腿，怕不老早成了不夜天俱樂部裡的核心人物了。」

「呸！你也配，你沒有照照你那塊料。」藍妮妮滿臉厭惡地說。

曹拐子烟癮過足了，笑瞇瞇地，兩隻鼠眼直看着藍妮妮，把身子移動了湊近她的身傍，說：「老板娘，要我侍候麼？我曹拐子對妳鞠躬盡瘁，叫妳舒服就是！」

藍妮妮猛的把頭一抬，看到他一副饞相，早就惡心，把身子扭了過去，冷冰冰地，一本正經地說：「我不管你兩萬塊是怎樣化的，反正你沒有把事情辦出一個眉目來，拿了錢，不辦事，曹拐子，你摸摸良心，說得過去麼？」

曹拐子看她那副神色，早已冷了半截，嘸了一口吐沫，說：「天曉得，我成天的都在刀尖子上繞，方傑那小子的小命，早已捏在我手心裡，還不是遲早問題，現在……現在……」

「現在什麼？」

「現在就缺幾個錢，有了錢，就好辦事。」

藍妮妮把頭一偏，冷哼了一聲，說：「要錢！」「哼！」她又冷冷地哼了一聲。

「老板娘，妳總要把這個玩意給我弄足了，才有精神辦事！」曹拐子指着舖上的烟膏子說。

「嗯——讓我來考慮考慮！」

曹拐子一軋苗頭，心裡着了慌，忙陪着笑臉，說：「這回妳把錢交給我，限期辦事

，過了期限……嘿……」

藍妮妮望了他一眼，說：「過了期限怎樣？」

曹拐子看見有了轉機，嘻皮笑臉地說：「我們套一句戲台上的戲詞，「捧上人頭」。」

「好吧，這是最後一次，不要方傑的人頭沒有拿到，倒把你的人頭切下了。」藍妮妮邊說邊在手包裡拿了一萬元的大鈔，從桌上一扔，說：「就是這麼多，拿去再說。」

這個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曹拐子，見錢眼開花，也沒有計較多少，趕緊從桌上把廿張大鈔往袋裡一塞，口裡吹着大氣，說：「老板娘，十天聽消息，再見！」

藍妮妮明明知道曹拐子是個粉絲下了水，提不上線的東西，等他背影消失，腦子一動，隨手拿起電話搖到九龍蒙哥賭場。

「找仇老板說話！」

「我是仇雲呀！老板娘，有事麼？」

「今天晚上我請你吃飯！」藍妮妮帶着笑聲說。

「在九龍好麼！」

「小仇，你總不能遷就我，好吧，在九龍太子道，荔園餐廳，正八點不見不散！」

藍妮妮把電話掛斷，跟着就離開麗都夜總會。

第十一章　天羅地網

當晚八點，九龍荔園餐廳特別間裡，仇雲替藍妮妮燃上了香煙，笑着說：「是爲了那個黑寡婦的事找我麼？」

「事情是被你猜着了，小仇，這兩天爲了這件事，把我弄得昏天黑地，方傑有了那個黑寡婦，如虎添翼，你想，我這個跟斗不是栽定了麼？」

仇雲眉頭一皺，說：「老板娘，我看妳暫時忍下這口氣吧！人家的實力太厚，雞蛋碰石頭，誰不知道黑寡婦是個大財主呀！」

藍妮妮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小仇，你不要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不相信我們不過她，狗急跳牆，現在逼到這個節骨眼裡，不同她們拚，難道叫我往水裡跳嗎？」

說着，她睨了仇雲一眼，又用挑撥的口氣，說：「你不要忘記，方傑的手條子是辣得出了名的，蒙哥賭場會首當其衝被他吞了下去的。」

仇雲不爲所動，搖了一下頭，說：「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各幹各的，老板娘，這個妳不用擔心，蒙哥賭場這塊硬骨頭，他吞不下去的。」

藍妮妮見話說不下去，眉毛一動，故意用話激他，說：「小仇，倒看不出你年紀青青地這樣沒有出息，眼看着人家打到你的面門上，你還垂着手不動，「哦！」那我是看錯了人，好吧！我就看你讓人家打吧！」

她這個激將法果然有效，仇雲被她拿話一激，臉上頓時變了顏色，說：「妳不用拿話激我，老板娘，我也知道方傑早遲會對我下手的，人家現在是人壯馬肥，要同他碰，可要費一番手脚了。」

藍妮妮見他鬆了口，心裡一喜，說：「小仇，祗要你肯出面，我拿鈔票做你的後盾。」

有錢能使鬼推磨，九龍城這個龍蛇盤據之地，在藍妮妮主動之下，頓時掀起了一片腥風巨浪。

方傑好似并沒有把他所聽到的事放在心上，他這時另有打算，當然他第一步是要從黑寡婦囊中着手，有了錢，然後再囊括港九兩地的天下，他認爲打倒個把藍妮妮，還有

他平時沒有把他放在眼裡的仇雲，不過是意中之事。

這些時，他都呆在黑寡婦的別墅裡，半山上綠葉成蔭的葡萄樹下信步徜徉，陽光透過樹葉照在他的身上，微風經由對面山谷裡吹來，他悠閒地，舒服地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眼睛轉動着，隨着一隻飛雁吱吱的叫聲，一個美麗少女的倩影浮現到他的腦子裡來了。

「岫雲，這個命苦的女人，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裡，是生是死，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呢！」他喃喃地自語。

方傑雖然被色利冲昏了頭，但他對於曾經患難與共的林岫雲，仍然沒有忘情，這就是他的好處，他在黑寡婦揪住不放時，在葡萄架下打的主意太多，他要挨過這個短暫的時間，把實力充裕，再去做自己所要做的事。

第一個他要對付的是藍妮妮，這個女人手腕和蛇一樣的可怕，她所用的方法僅僅是彎曲着前進的，而且沒有寬容。

方傑也知道自己現在正是被她捕捉的時候，但他決不怕她，在此時此地他不想與她鬥法，因為他認為還沒有到成熟的時候。

藍妮妮却在此時有如一個蹲在黑暗中提起前爪的貓一樣，在牠猛撲之前，沒有絲毫聲音，她已將魚網展開撒在河裡了。

他正在園子裡兜着圈子，沉默的看着樹葉都在微風中搖曳，一個身材微胖，滿臉脂粉的半老徐娘姍姍的走了過來。

方傑忽然看到她變得嬌艷而年青了，眼角上淺淺地皺紋好似完全消失，黑寡婦駐顏有術，她加意修飾，極力使自己在方傑面前更顯得年青，想長久的佔據這條失却韁繩的野馬。

至少她當時是這種想法，她搖擺着身軀，緩緩的走動，等到走進方傑面前，含蘊帶笑地向他溜了一眼，悄悄地說：「小方，你有兩天沒有到不夜天去了，那邊生意還好麼？」

方傑點點頭，說：「我剛才同黃三通了電話，他希望我同去看看。」

「有要緊的事麼？」

「他在電話裡沒有對我說，大約不會太緊張。」

「要我陪你去麼？」

「不用了，我去看一看就回來的。」

她走進一步，把手搭在方傑肩上，嬌笑着說：「我聽你要去九龍，不知怎的，心裡就發慌，會不會藍妮妮派人來找我麻煩？」

方傑大聲發話，指着門外說：「她們看到那兩名黑人保鏢，還敢動，我看她沒有那大的胆子吧！」

「那麼是我離開不掉你。」

方傑被她纏着不放，向她笑了笑，說：「我們一塊過海去，好麼？」

黑寡婦高興地把方傑摟住，親了一下，說：「小方，你眞好，你眞會體貼，將來我這份家財統統交給你，我同你到南美洲去買一片農場，安享一輩子清福，好嗎？」

她們在晚膳後，到了不夜天俱樂部，黃三在人叢中擠了過來，對着黑寡婦一鞠躬，把她們迎了進去。

方傑看到黃三的臉神，知道有事，把黑寡婦安頓上了烟舖，然後對黃三說：「場子裡這兩天收入怎樣，夠開銷麼？」

方傑是怕遇到行家，把賭場吃了，所以當着黑寡婦的面問黃三，好讓她掏腰包。

黃三猜出他問話的用意，微微一笑，說：「老弟，你把這份交給我，誰敢在我頭上拔毛，打前天起，每天營業的數字，正在步步上升呢！」

方傑迷惑地向他看了看，兩人就步出了經理室。

方傑剛一跨出房門，就悄悄地問：「三爺，是出了事麼？」

黃三回頭顧視了一下，在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交給方傑，說：「這封信是上午收到的，你看看是怎麼回事。」

方傑一看字封上字跡秀麗，是女人的手筆，寫的是交方傑本人親收，不覺一怔，隨把信封拆開，只見信上寫着：

「我已脫險，務希在星期五下午三時到深水埗汝州街一〇五號三樓一晤，詳情面談。」

下款端端正正的寫了「岫雲」兩個字。

方傑移坐在一張枱燈旁邊，雙眉緊皺，極力在信上搜索是不是岫雲的親筆字跡。

他把信看完了以後，說：「這封信有研究的價值，三爺，你看怎麼辦？」

黃三把信看過，說：「你認爲字跡沒有錯誤麼？」

「字是岫雲寫的，現在要研究的是出於眞實性的，還是另有詭謀。」方傑說：

「我也認爲她這次突然的脫險，其中大有蹊蹺，不要中了對方的毒計。」黃三說。

方傑緊皺着眉宇，把信重複了看了又看，說：「假如她眞的脫險，我不去看她，那不會被人笑我胆怯。」

「老弟！你現在是有身份的人了，不能像從前那樣，萬一出了差錯，可不是鬧着玩的。」

方傑苦笑了一聲，說：「她一再被人迫害，如今出了頭，我如不伸手去援助她，照這理講，也說不過去呀。」

黃三的嘴朝着經理室一呶，說：「岫雲要出來，那位怎麼辦？」

方傑用手搔着腦袋，左右爲難，想了一想，說：「我自有安排，祇要先看到她的人，就好辦啦。」

岫雲脫險，是他夢想的事，他祇在情理上略略推敲了一下，并沒有作深入的研究，這個有勇無謀的人，差點爲了去赴岫雲的約，陰溝裡翻船，把一條命送在深水埗汝州街。

黃三見他主意已定，在人情上說，也覺得是應該走一趟的，不過他認爲這一趟，并不需要方傑自已親自前往，派一個人先去把岫雲接了回來也就是了。

「她信上是約我親自去的，何況，到這裡來委實不方便，女人家的事，有些難辦，再說，她這樣糊裡糊塗的送上門，也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她是要面子的，我去同她商量商量，祇要她眞的住在那邊安靜，或是把她重新安排一個地方也好，我總得親自去一趟，弄個明白。」方傑說。

黃三望着他沉吟了片刻，說：「老弟，我的看法與你總有些距離，到現在爲止，你的毛皮氣還是不改，一個有了地位的人，行動總是要受到一點羈束的，好吧！你旣執意要去，我先派兩個人去佈置一下，星期五就是明天，就這樣決定吧！」

方傑就是這個個性，自已決定的事，從來不聽人勸，說做就做，天塌下來，他也是不怕，當下，他把信交給黃三，說：「這封信你代我收好，明天的事絕對機密，要派去的人事先不必同他們說明原委，你到明天中午同我通個電話，我由香港那邊直接去汝州街。」

說完，站起身子，走進經理室，黑寡婦早已把烟燒好，叫方傑躺下，說：「黃三這

個人鬼頭鬼腦，你一來他就把你盯上，小方，你們有什麼祕密要瞞住我？」

「沒有，沒有！」方傑坐在烟舖上解釋，說：「他是謹愼小心的人，有許多事他不敢作主，他知道我又是個事必躬親的皮氣，所以他叫我親自去看看。」

黑寡婦孀居多年，因爲財產太多，名氣愈來愈大，她對於追求她的人，都抱着十分戒心，生怕人家是來覬覦她的財產，因此這幾年來，她身邊從來沒有出現過親暱的人，這次她不知怎的看上了方傑，種下孽緣，是以她死命纏住他，唯恐方傑對她中途變心。

方傑是無拘無束慣了的，他同藍妮妮在一起的時候，就是各幹各的，自然對她這種寸步不離的纏繞，太不習慣，但他是另有目的，一旦將目的達到，對這個半老徐娘就會棄之如敝屣了。

可是，黑寡婦此時却滿足了，幸福了，她慶幸自已得到一個理想的保護者，於是，她用全副精神來控制方傑，她平時養尊處優，對於黑社會的人，可說是一竅不通，這樣就注定她失敗的命運了。

藍妮妮懂得運用駕馭方傑的方法，各盡其利，等到大家玩厭了，各自分手，現在她更進一步，要把她所玩弄過的方傑，想盡方法來毀掉他，這就是藍妮妮一種狠毒的手腕

她在同仇雲互相商量之下，認爲要毀掉方傑，最好是用以毒攻毒的辦法，否則不易下手，藍妮妮採取了這個辦法，是以把再次得手的林岫雲做爲魚餌，勸逼林岫雲寫了一封親筆信，投到方傑手裡，引誘方傑上她的圈套。

深水埗汝州街一〇五號是仇雲的祕密機關，她們佈置得異常週密，居然也把林岫雲移居在這所房子裡，她們知道方傑是個善疑詭異的人，決定不肯輕易上樓，事先已同岫雲說好，要她在三樓騎樓上亮一亮相，這樣，就不怕方傑不上鈎了。

岫雲自從與顧媚分手，搭上粉嶺到九龍的火車，在車上已經被藍妮妮所派的爪牙監視，坐在她對面的一個旅客，故意同她搭訕，并毛遂自薦地，說：「紅勘那邊他很熟，可以帶她去找顧媚的姐姐。」

岫雲端詳了一下那人的面孔，已經有五十上下，一身土生土著打扮，看來不像是個壞人，那人自稱姓甘，就是在紅勘做生意的，那人并說：「如果到了紅勘，找不到姓顧的，可以到他家住些時，他可以代她聯絡去找她要找的人。」

岫雲是個初出茅蘆的女人，誤信爲眞，一到紅勘，根本就沒有再露過面，而又跌進

藍妮妮的魔掌之中。

這次藍妮妮威逼她寫給方傑的信，她知道是對方設下陷阱謀殺方傑的一種手段，信是寫了，她却在用盡心思想使方傑不要誤入羅網，但監視她的人愈來愈嚴，甚至連說話都失去自由。

星期五的中午，方傑同黑寡婦躺在香港半山中的葡萄架子下面，方傑故作悠閒的吸着烟，臉上却顯出一種極不自然的表情。

當黑寡婦替他斟了一杯威士忌酒時，他心不在焉的竟然沒有注意到去接她送來的酒，黑寡婦看他冷冰冰地，故意地把酒送到他的唇邊，說：「我看你成天的轉念頭，不知在想什麼，難道你同我在一起，還不滿足麼？」

方傑猛的一驚，趕緊把酒接了過來，聳了聳肩，乾笑了一聲，說：「我沒有想什麼，我……」

「看你的表情！」

「哦！我的表情怎樣？」

黑寡婦突然站了起來，湊近他面前，似笑非笑的說：「我看你還在想那個壞女人，嗎？」

方傑被她說得大笑起來，「我確實是在想她，我在想她決不會放過我，或許在最近期間，她會對我下一次毒手的。」

「這太危險了，小方，你不要想的太多，她當眞的會這樣做麼？那太可怕了。」黑寡婦顫慄的啓動着嘴唇，兩眼注視着他。

方傑雙眉一揚，說：「我不過是這樣的揣想，或許是有這個可能的。」

「爲什麼？」她緘默不住了，好奇的問，在她的想法是不可能有這種事的。

「因爲她是個善妒的人，所以她要報復。」

「你眞是神經過敏，她已經同你分開了，還妒嫉什麼？」黑寡婦畢竟是沒有猜到方傑的心裡，所以說完之後，大笑起來。

電話鈴響了，一個女僕跑過來說：「是不夜天俱樂部打來的，找方先生說話。」

「眞討厭，又是黃三在囉嗦。」黑寡婦不耐煩的說。

方傑懶洋洋地走去聽電話，然後又走回原來坐位上，對黑寡婦，說：「現在九龍那邊有緊要的事找我去，我想過海去看看。」

「不成，我不讓你去同他們胡纏。」

方傑看她語氣堅定，恐怕不能脫身，心中一急，婉轉的說：「黃三說是警署方面的事，要我同他們打交道，別人是不能代替的。」

黑寡婦聽到警署的事，在她一向守法的腦子裡，認爲是應該去的，於是，她不再堅持的說：「那麼我不陪你去了，可是要快點回來呀！」

方傑點點頭，說：「開賭場的，就是怕同警署的人打交道，他們是吃死人不吐骨頭，這行飯眞難吃。」

黑寡婦把頭一抬，毫不考慮地，說：「小方，你不要怨恨，從明天起把不夜天俱樂部停了，我們在香港開一家銀行，包管他們不敢來找麻煩。」

開銀行，被這突來的話驚住了，他腦子裡就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他陡的起了一種綺想，要是眞的開家銀行，自己做銀行的董事長，那該有多麼神氣。

但他究竟對於銀行太陌生了，假若拿開銀行的錢，多開幾家賭場，那麼錢不是賺的更多麼？

他此時腦子裡已經是想入非非，於是，他不經意地笑了笑，說：「做銀行的董事長多蹩扭，我又是個外行，假如妳眞的願意投資，我還是幹我的老本行，多辦幾家夜總會，把場面拉大些，還怕人家不買賬。」

黑寡婦見他三句不離本行，輕鬆地一笑，說：「小方，祇要你聽我的話，什麼都好辦，我的財產，夠你使用的。」

方傑坐在汽車裡，滿腦子的銀行，夜總會，心中想道：「我這條命還是値錢的，我不能爲一個林岫雲去冒險，今天的約會，有八成是藍妮妮玩的花樣，我不能去送死，「嗯！」我得考慮考慮。」

他要想把原定去深水埗汝州街處的念頭推翻了，這是他從來沒有過的想法，因爲他是個一意孤行的人，說了就做，絕對不會反悔的。

車子由佐頓道碼頭一直開過了海，他看看腕上的錶，已是午後二點，距離岫雲的約會還有一小時。

黃三已經在不夜天俱樂部裡等他，方傑匆匆地走上樓，見了黃三，劈口就問：「深水埗那邊是派誰去的，有沒有消息？」

黃三摸不透他的心意，一摸下巴，說：「派了兩個最得力的人，到現在還沒有情報

來。」

「兩個人是誰？」

「是荃灣紅心賭場的弟兄，斧頭張，缺耳陳，他們兩個面孔生，不會被對方識破的。」

「這兩人怎樣？」方傑不放心地說。

「他們兩人都是在槍林彈雨中打過滾的朋友，老弟，你的事，我還敢大意麼。」

「唔！再等他們半小時，如果沒有情報，大約是不會有什麼事的。」方傑看着腕上的錶說。

他彷彿是在拖延時間，那就是說，假如那方面不穩，他可能會變更計劃，不打算去嚐試那冒險的滋味。

又過了半小時，斧頭張和缺耳陳的消息全無，原來黃三叮囑過他們，有事無事均要用電話聯絡，現在已到了約會的時間，連電話也沒有動靜。

「咦！」這是怎麼回事。」方傑顯得有點急躁，說：「要不，我先去看看。」

他是隨便的一句話，那知黃三見他滿臉焦急神情，乃隨口應道：「也好！老弟，你要小心點！」

方傑被他一說，大有非去不可之勢，沉吟了一下，站起身子，說：「汝州街那邊是那個的地盤？」

「原來在老么控制之中，現在該說是仇雲的勢力範圍了。」

方傑聽了一凜，仇雲同我的仇恨可就大啦，想不到藍妮妮竟然同他連成一氣，這樣說來，林岫雲必定還沒有脫出他們掌握之中。

他在猶豫着，脚步始終沒有移動，再看手錶，已經兩點三刻，於是，他又重新坐下，說：「三爺，斧頭張和缺耳陳兩個人，辦事也太馬虎了，這樣大的事，怎麼連個電話都不打回來聯絡，難道他們竟不知道我在等他們的消息，決定行止麼？」

黃三遲頓着沒有答話，他又接着說：「不管有事無事，這兩個人回來，把他們開銷掉，這種人還能用麼。」

黃三見他猶豫不決，而時間已到，濃眉雙挑，從衣架上取下一頂草帽，摸摸腰中一枝短槍，提起脚步，直向樓下走去。

這是黃三的作風，他雖然年紀大了些，猶有當年餘勇，他這種舉動，一來是因為他

所派的兩個人，沒有把任務做好，受到方傑責難，再則，他猜想方傑可能是受到黑寡婦的影響，有所顧忌，是以他自告奮勇，前去赴約，解除方傑的困擾。

那知這個義氣干雲的黃三，竟因先走了一步，受到對方的埋伏，從此就沒有再回到不夜天俱樂部，這在當時是沒有料想到的。

方傑看着黃三匆匆下樓，心中一愣，原想發聲阻止，隨把已張開的口合了回去，他知道黃三的個性，在當時卽如有人把黃三攔腰摟住，也擋不住黃三去勢的。

當下，方傑把手中烟蒂往地下一扔，隨着也下了樓。

這次藍妮妮爲了捕捉方傑，是經過一番精細而週密的佈置，她動員自己心腹爪牙，且利用仇雲手下的弟兄協助，她親自到九龍坐鎭，指揮台就設在離深水埗汝州街不遠的大埔道一座洋樓裡。

她把汝州街一帶佈置得水洩不通，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都是喬裝人員，祇要方傑或方傑的嘍囉，一走進汝州街，那就甭想逃出她的天羅地網了。

這次總提調是仇雲，爲便於指揮，他也喬裝混在一羣弟兄裡，他們撒下了網，就專等方傑來投了進去。

所以林岫雲雖然人已到汝州街，簡直等於行屍走肉，任人擺佈，一點活動的餘力也沒有，她自己仍在亂想心思，想怎樣等方傑來照面的時候，用方法給方傑知道叫他不要上樓，那都是一些空中樓閣的想法，實際上是多餘的。

在他們這種嚴密的佈署下，黃三所派的兩個弟兄，斧頭張和缺耳陳，一走進汝州街，就被埋伏在那裡的爪牙認識出來，把兩人的行動密密層層包圍，最後再把他們兩人趨至深水埗一個小巷子裡繳了械，五花大綁，押送到另一個地方去了。

他們這種有計劃的行動，方傑同黃三還朦在鼓裡，還在等斧頭張，缺耳陳的電話聯絡，那豈不是盲人騎瞎馬，畢直往水裡跳麼。

藍妮妮下了最大的決心，又有這樣天衣無縫的佈局，總以爲是十拿九穩可以把方傑捕獲了，仇雲存着幸災樂禍的心理，反正他不出面，能夠把這個對頭除掉，對他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

鐘鳴三下，方傑的影子還沒有看見，在大埔道坐鎭的藍妮妮顯得有點不太寧靜，情緒緊張起來，她知道方傑的耳目衆多，她怕萬一把消息洩漏，功敗垂成，那以後這條毒蛇就會把她纏死的。

她把仇雲叫了過去，咆哮地說：「怎麼鐘點巳過，人還不來，你查查有沒有走水的可能。」

「老板娘，現在還才三點零五分，稍安勿躁，我斷定他是會來的。」

藍妮妮巳經沉不住氣，說：「你保得住這個險麼？」

仇雲張大着眼睛，說：「這種事誰能保險，老板娘，我不是吃妳的飯，妳要知道，我是看在妳懇託的情份上來幫忙的，成功失敗是妳的事，妳對我少發威風好麼。」

藍妮妮一看仇雲反臉無情，生怕先起內鬨，被他搶白了幾句，祇有吃下了，於是，改變口氣，說：「小仇，我的皮氣就是這樣，有口無心，等事情辦好了，論功行賞，第一個先得好好的酬勞你一下。」

「那也不用了，妳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甜頭，我巳經領教過不少次數了。」仇雲毫無屈服的表示。

「好啦，我這次一定叫你滿意，小仇，你聽我的，决不會再給你吃空心湯團就是。」藍妮妮向仇雲嫵媚的一笑，說：

「來啦！來啦！那是不夜天俱樂部的汽車。」藍妮妮在騎樓上指着從彌敦道駛來的一部黑色轎車說。

仇雲伸長頸子看了看，隨卽奔了下樓。

一部最新流線型的黑色轎車，車上玻璃用藍色綢子遮住，風馳電掣般地由界限街直向深水埗駛進。

不問可知，那車子裡坐的一定是他們主要的目標方傑。

汝州街的街道仍舊是平靜無波的，街上的行人稀稀朗朗的走動着，開車的好像是在找門牌號數，把車子開得極爲緩慢。

四週埋伏的一般爪牙，齊都興奮着把監視圈子縮小，仇雲站得遠遠地用手指揮。

車子裡坐的人從藍色綢窗中向街上覷視，「唧」的一聲，車子停在一〇五號門前停下，車門啓動，從車廂裡跳下一個紳士型的人物。

樓上的岫雲聽到車子的響聲，心中熱血沸騰，剛要伸頭向騎樓下面探望，巳經被四隻手左右挾攻把她抓住，她急得直在亂叫。

也許是太緊張了，仇雲的手不自主地一揮，隨着就聽砰！砰！兩聲，那個從車子裡走出來的紳士就倒在地下了。

司機當然已如甕中之鱉，被他們架走，一輛黑色轎車已另外有人代庖，從青山道方向開走了。

等到血案發生，仇雲才知道打錯了對象，但是後悔已是不及。

這一下，藍妮妮可着了慌，但她還有一線希望，即就是被打死的黃三可能是方傑的先頭部隊，方傑當然是會追來的。

藍妮妮定了定神，吩咐仇雲趕緊將黃三的屍體移開，又重行佈署了一下，倔強地對仇雲，說：「我們今天的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假如方傑果眞不來，我們也不能放過他，我們要到不夜天俱樂部趕盡殺絕。」

她兩眼充滿了殺機，已失去理性，仰坐在她那指揮台裡的沙發椅上。

第十二章 黃三替死

且說方傑看見黃三持着草帽匆匆下樓，他暗自一笑，心中想道：「他是怕我胆小，不敢去，所以他先我去了，三爺，眞是個夠義氣的朋友，其實，他也太小看我了，不要說是深水灣汝州街那仇雲的小小地盤，就是龍潭虎穴，也難不住我呢。」

他邊走邊想，腳步剛剛踏到最後一層樓階，迎面來了一個他平時極不願看見的人。

「你是來做什麼？」他縮住腳步，身子向左側微微一偏，凝神地注視那個突來的人。

「方老板，久違了，我是特地來看你的。」那人尷尬地一笑，說。

「多謝你的好意！」方傑打光棍地說：「我們過不着，我還有事，改天再談吧！」

「不！不！我有緊急的事同你說。」

「哦！」那麼晚上請過來吧。」

「這件事是有時間性的。」那人揚起眉頭，說：「方老板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

「我已同你說過，叫你晚上來談！」

「我是來報告機密的。」

「好吧！我同你談五分鐘。」

方傑把那人引到樓下咖啡座裡，要了兩杯咖啡，然後，掏出烟支，遞給那人，說：

「老兄！我們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有什麼機密同我說？」

那人忽然神祕地回頭向門外看了看，把頸子伸了過去，低低地說：「方老板，你以前總認為我曹拐子是個壞人，不夠人味，其實我對你可從來沒有耍過手腕，天地良心，我誠心誠意佩服你，嘿！嘿！……」

方傑聽他諂媚奉承的話，早已耐不下去，把頭一揚，說：「這就是機密，是麼？」

「不要忙呀！我是先向你表白一下，這件事我說出來，包管你心裡舒暢就是！」

「不要賣關子了，老兄，長話短說，倒底你有什麼機密，我還有人在等着我啦。」方傑顯得焦煩不耐。

「方老板，你是說林岫雲在等着你麼？」

方傑聽了一驚，曹拐子又接着，說：「我是來告密的，今天的約會千萬不能去，那個姓藍的女人已在深水灣汝州街佈下了天羅地網，方老板，你這一去，有如羊入虎口，有去無還了。」

方傑把兩手向桌上一擺，瞪着一雙大眼，說：「你可說的是真話？」

曹拐子用手指着天說：「孫子說謊話，假如我有一個字不實，叫它天誅地滅。」

「曹拐子想不到你也在出賣藍妮妮。」

「那個女人太壞了，手黑心辣還不說，成天的做壞事，她還買動我殺……」

「殺誰？」

「殺你，方老板，你想我能這樣做麼？」

「嗯！」方傑遲疑了一下，說：「我相信你這些話是真的，不過，現在黃三爺已經去了，怎麼辦？」

「凶多吉少。」

「那不成，我要去救他，我不能見死不救。」方傑激昂地說。

「你是絕對不能去的，這躺腿我替你跑跑，也許她們不致於對黃三爺下手。」

方傑急得青筋暴露，站起身子，就要起步，曹拐子一把將他捺住，說：「你現在去也來不及了，三爺這個人！唉——或許不會遭橫禍的。」曹拐子嘆息着說。

方傑忽地瞪着曹拐子，疑惑地說：「藍妮妮辦這樣大的事，居然沒有把你攏上，你說的話是眞的麼？」

曹拐子彷彿受了委曲，苦笑着說：「她現在同仇雲那小子搭上了線，早已沒有把我看在眼裡，咱們光棍面前不說假話，我是受夠了她的氣，才能投奔你的。」

「那麼你趕快代我去一趟，我等你的消息。」

曹拐子打了一個呵欠，懶洋洋地坐着不動。

方傑一瞄他的顏色，笑了笑，說：「老兄，是犯了癮？」

「不瞞你說，我今天還沒有上口呢。」

方傑這時才相信曹拐子眞的失了寵，把他帶上了樓，只見曹拐子眼淚鼻涕交流，窮凶極惡地一連抽了二十來口，精神抖擻地跳下了烟舖，說：「方老板，你等我的消息。」

方傑看看手錶，已經四點，心亂如麻，在房裡來回走着，桌上的電話鈴響了，他拿起電話，興奮着以爲是黃三打來的，祗聽是個女人的口音：「是小方嗎？警署的事辦完了沒有？眞急人，我在等你呢。」

方傑一聽是黑寡婦打來的電話，口裡應道：「好！好！我就回來。」

「我過海來接你好嗎？」

「不用了，我！我！」

「小方你在同誰說話呀，旁邊有女人吧！」

「沒有，沒有，我在等黃三爺的消息。」

「哦！那個壞鬼，不要等他了，快點回來吧！」

方傑把電話掛上，焦灼不安，曹拐子已經走了進來，并未說話，先躺在烟舖上，拿起烟槍就往口裡送。

方傑看得好不自在，把脚一跺，說：「曹拐子你倒底把事情弄清楚了沒有？」

曹拐子口裡噴着烟霧，又飲了一口熱茶，始透了一口氣，緩緩地說：「三爺已經作古了。」

方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翻着大眼，問：「你說什麼？」

「我說黃三爺已經不在人間了。」

「拍」的一聲，方傑把手中一隻茶杯摔在地上，說：「你說的可是眞話？」

「這種大事我能向你打誑麼？」

方傑氣急攻心，腦子一昏，後退了兩步，倒坐在一張籐椅上，狠狠地說：「好！藍妮妮，我不殺妳，誓不爲人。」

過了不久，不夜天俱樂部的人已來報告，證實了曹拐子的消息，並且說：「中央警署已得到慘案發生的報告，派了大批警探兜捕兇手，已有兩名仇雲的爪牙被抓了進去。」

方傑對於警署這種措施，毫不注意，他知道藍妮妮的神通廣大，與警署方面早已勾通，無論如何，是抓不到她頭上去的。

這件事，只有自己去對付她，以血洗血，以牙還牙，要靠警署的力量，永遠是得不到答案的。

方傑這次所受到的打擊慘重，黃三被殺，是一件無可補償的事，他不禁熱淚盈眶，說：「黃三爺是代替我而死的，我不能辜負這個併肩作戰的好友，我必定爲他報仇。」

不夜天俱樂部的氣氛悲戚而沉寂，方傑是個至情至性的人，他一邊流淚，一邊對曹拐子說：「我這條命也多虧老兄一句話將我救下了，老兄，從今以後我得對你另眼看待。」

曹拐子坐在烟舖上右腿蹺在左腿上，顚了一顚，說：「好說！好說！以後還請方老板多多提攜。」

方傑看他那副酸相，知道他必有所求，於是，和聲問道：「老兄，你需要錢用麼？」

曹拐子尷尬地點點頭，說：「假如方老板方便的話，我想借幾個錢化，但我要事先聲明，我決不是爲了錢才來效力的。」

方傑也沒有理會他的話，隨在身上將支票簿子掏出，劃了一張五萬元的支票，送在他的手內，說：「這點錢夠你用些時候，化完了再來找我，祇有一件，你要倒戈就要倒得澈底，不能脚搭兩條船，并且希望你將藍妮妮那邊的消息，多多供給，我姓方的是不會虧待你的。」

曹拐子接過支票一看，他這個手筆是比藍妮妮大得多了，趕緊走下烟舖，彎着身子

，說：「方老板，你放心吧！我曹拐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藍妮妮那邊的消息，全歸我包辦就是了。」

曹拐子倒戈的事，未到天黑，藍妮妮已經調查清楚，同時她又知道方傑給他一筆可觀的錢，以藍妮妮的手腕，不用說，是不會放鬆他的。

不到兩天，她踩着曹拐子的落脚地方，帶了兩個爪牙，不動聲色的找到了他，曹拐子眼睛一黑，正想用手在枕頭邊上摸索，藍妮妮的纖手一抬，一隻冷冰冰地武器已抵住曹拐子胸口。

「不許動！」

曹拐子仰頭看着藍妮妮，已嚇得魂不附體，抖索着說：「老板娘，妳這是做什麼？難道妳不想想我曹拐子那一份交情麼？」

「胡說！」

「叭！」的兩記耳光，把曹拐子臉上得得火辣。

「曹拐子，你說，我有什麼地方待錯你？」

「沒……沒有，老板娘……」

「好哇！你出賣我，現在我們已到算賬的時候，我問你，你是要死要活？」

曹拐子戰戰兢兢地，說：「老板娘，我不懂妳說話的意思？」

藍妮妮在鼻子裡「哼」了一聲，說：「要死，祇需我的手指一扣，就送你去看黃三。」

曹拐子吓得直打戰，說：「不能那樣做！」

藍妮妮冷冷一笑，說：「你說打算活着麼？」

「老板娘，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我倒底沒有犯該死的罪過呀。」

「哼！你死有餘辜。」

曹拐子兩腿一軟，屈膝下跪，這個沒有人格的軟骨頭，跪在地上，哀求着說：「祇要妳饒了我的命，老板娘，我下次再也不敢背叛妳了。」

「你說話當放屁，我要你對天發誓。」

曹拐子兩手高舉，說：「我若是口不應心，做出背叛老板娘的事，那就被子彈貫穿我的咽喉。」

藍妮妮回頭對那兩個爪牙，說：「你們是證人，我現在要限他在二十四小時以內，

將方傑槍殺在不夜天俱樂部內，不得違誤。」

曹拐子一聽大驚失色，苦着臉，說：「時間太急促了，我無法交差。」

藍妮妮把搶往手袋裡一放，冷笑着說：「我的話就是命令，決不更改，做與不做，但憑於你。」

曹拐子既然無力抵抗，明知答應下來，後果難以想像，到了此時，已成無可奈何之勢，索性把手一伸，對藍妮妮做了一個鬼臉，說：「人命關天，把代價拿來。」

藍妮妮怒氣填膺，冷笑道：「今天已經便宜了你，剛才你這條命，已經是從我的槍口上檢回來的，可笑你剛剛得回了性命，便居然說得出要錢的話，嘿！嘿！一命換一命，我是拿你的命去換方傑的命，這回我的錢可沒有那麼容易給你，你替我少下流一點好麼？」

曹拐子錢未拿到，反被她嘲罵了一頓，只罵得那張醜臉忽紅忽白，難堪已極。

「好了，我不同你多嚕囌，好歹明天此時在這裡見。」藍妮妮柳腰一擺，向門外走去。

「光棍不吃眼前虧，他媽的，妳也太辣了。」曹拐子自言自語地罵着：「妳辣我不不能辣，妳那一點東西，我又不是沒有看見過，翻臉無情，蛇蠍婦人心。」

這一次確實給曹拐子一個大大的難題，藍妮妮這個女人太不簡單，假如說了話不算數，還要想在港九兩地混的話，她會如影附形的找到你發現，她說得到，做得到，曹拐子想到這裡，不寒而慄。

「剛剛拿了方傑五萬塊，這條線又剛剛搭上，我說什麼也不能去同人家玩命。」曹拐子心中暗忖着。

他在藍妮妮走了以後，委實躊躇起來，前面是狼，後面是一個比虎還凶的女人，他打着算盤，喃喃地說：「我把方傑殺了，她也不會把我看得太重，說不得她會弄來一次殺人滅口，我曹拐子能做這樣傻事嗎？」

他想了又想，主意已定，再去向方傑告密，祗要方傑能把自己安置在不夜天俱樂部裡，躲過這一關，諒她對我也無可奈何。

那知曹拐子到了不夜天俱樂部，根本就找不到方傑，從清早等到下午，天已大黑，連個方傑的影子都沒有看見。

這下可糟了，他神思恍惚地直在不夜天俱樂部樓下打轉。

「你們方老板究竟什麼時候來？」他抓着一個把場子的問。

「那可說不定，方老板的事情太忙，有時三兩天到這裡來轉一趟，老兄是有事找他麼？」

曹拐子陪着笑臉，說：「有點小事，你可能把方老板香港地址告訴我？」

那人朝他白了一眼，說：「這個恕我無法答覆，方老板住的地方，不要說我不知道，就連我們總管也弄不清楚。」

曹拐子搔着頭皮，心中想道：「見了面我也不能把這個醜事對方傑說呀，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暫時找個地方避避風頭再說。」

他向那把場子揮了揮手，從不夜天俱樂部繞至金馬倫街，準備往沙田方向前進。

繁星滿天，月明如洗，曹拐子在山脚下面踽踽獨行，不時扭過身子四面一看，深深地舒了一口氣，邊走邊想：有五萬元裝在袋子裡，黑，白兩飯，暫時不用發愁了。

突然清風一陣，風雖不大，把他吹得汗毛起立，肩上忽然被人拍了一記。

「呔！」曹拐子，你想逃走麼？」

他猛的一驚，一個急轉，月影之下，看見是藍妮妮的兩個爪牙。

他在兩人身上打量了一下，嘿！嘿！一笑，說：「兩位眞是陰魂不散，同我曹拐子有什麼黏頭。」

其中一個爪牙叫蒜頭五的說：「曹拐子，二十四小時的限期快到啦，你打算開溜嗎？」

曹拐子眼皮一翻，說：「我姓曹的不做那樣坍台的事。」

蒜頭王嗤的一笑，說：「找方傑找到山脚底下來了，還說不是開溜。」

曹拐子故意放聲大笑，說：「你們懂得什麼？殺方傑在不夜天那種地方動手，那不是找死，所以我把他約到山脚下面來談談。」

「你在騙鬼。」

曹拐子一量他們的尺寸，根本沒有把兩人放在心上，臉色一沉，說：「這種地方才是打架的好地方呢。」

蒜頭王半信半疑地沒有出聲，曹拐子又說：「小兄弟，你們辦事還早着啦，替老板娘賣命，也要看在什麼場合，值得不值得。」

蒜頭王被他說得起了毛，面孔一扳，說：「我不懂這些，曹拐子反正我盯定了你…

……」

另有一個小吳插口道：「你聽他在胡扯，這種地方方傑會來同他約會麼？」

曹拐子漫條斯理的從袋子裡掏出來一盒烟，分了兩支給蒜頭王和小吳，又打着了火，替他們燃上，說：「我剛才說的話是有道理的，我曹拐子爲什麼替老板娘賣命？」他深深吸了一口烟，眉毛一揚，得意地又說：

「大概你們兩位還不知道我的歷史，我同老板娘……嘿！嘿！不說你們也會知道，再說明白一點，在半年前同出同進，打得火熱，否則，我會登上麗都夜總會經理寶座麼？」

這時他說得眉飛色舞，接着又道：「疏不間親，你們懂得什麼？現在神氣活現的盯着我，你們可曉得老板娘是個喜怒無常的人，祇要她一高興，當心，我在枕頭邊上告你們一狀，哼！兩位的腿就會保不住了。」

他同老板娘的事，蒜頭王和小吳已有點耳聞，果然被他的話懾服了，當下，蒜頭王幌了一下腦袋，說：「好漢不提當年勇，曹拐子，我們是奉命行事，今天晚上說不得也得請你跟我走一趟了。」

曹拐子又揚臉一笑，說：「兩位辦事倒很認眞，可惜，你們的對象找錯了，要我同你們走，也不難，但不知我那個弟兄它肯不肯……」

肯字尚未落音，曹拐子身形向左略偏，一把七寸長的赤刄已從腰間掣出，他原是在賭場裡靠打架混出來的，身手矯捷，脚步起處，對準蒜頭王硬撲過去，一連三刀，均中要害。

那邊小吳還未來得及動手，鋒利的刀尖已戳穿他的小腹，他把兩個躺在地上的爪牙踢了兩脚，又狠狠的補充數刀，然後，他獰牙一笑，掉頭向山後走去。

藍妮妮坐在麗都夜總會裡，咬牙切齒，痛恨曹拐子背叛行爲，她對於金震已不再感興趣，她的慾望已跟着她的地位日漸澎漲，排除渣滓，注入新血，這是她革新的號召。

「老板娘在麼？」一個極熟的口音在房外傳入。

她楞了楞，抬頭看去，中環警署華人幫辦周大成已走了進來。

「周幫辦，有事麼？」

周大成兩手插在衣袋裡，倚靠在桌角上，向藍妮妮看了看，說：「我是來調查九龍

黃三那件槍殺案的。」

「哦！」那與我有什麼相干？」

周大成聳了聳肩，說：

「這件案子我們原是不想擴大的，現在上面壓下來啦，連中央警署總幫辦都吃了排頭，看樣子，是非辦不可的了。」

藍妮妮暗自一驚，但她臉上仍舊保持鎮靜，輕輕一笑，說：「那麼已經找到線索了。」

周大成翻了她一眼，把臉一沉，說：「主謀人犯已經掌握在警方手中，隨時可以逮捕歸案。」

「周幫辦，你說來聽聽，是誰的主謀？」藍妮妮的心在跳動。

「據警方根據各種調查資料，那天搶殺黃三的主使人就是妳。」

藍妮妮寧靜的臉上頓時起了變化，兩道柳眉一揚，杏眼圓睜，說：「周幫辦，你不要血口噴人，我藍妮妮在港九兩地還不是隨便可以給人誣告的。」

周大成移坐在一張沙發上，心平氣和地，說：「老板娘，不要發急，這件事還在調查階段，警方還沒有拿到妳的確切證據。」

藍妮妮看他鬆了口，舒了一口氣，說：

「你知道是誰告的？」

周大成燃起香烟，緩緩地道：「告發的人來頭太大，公事是由華民司轉下來的，所以連我們總幫辦都着了慌呢？」

周大成雖沒有說出告發人是誰，但從他口氣裡聽來，此人已是呼之欲出，她知道一定是黑寡婦做的手脚，唯有黑寡婦才有那大的力量。

她沉默了一下，說：「周幫辦，我一向是抱定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的主張，黃三被人謀殺，有人替他出頭，祇要抓到我的證據，姓藍的決不含糊，挺着跟他們打這場官司，否則，我去找你們總辦說話，叫他少來找我的麻煩。」

周大成知道她在中央警署人事上關係，不禁呵呵一笑，說：「老板娘，我同妳不外，所以才忙裡偷閒來給妳送個信，依我說，妳還得沉住氣，在下面安排一番，祇要找不到證據，照你現在社會上的地位，諒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的。」

「那麼謝謝你了，警署裡邊的事，還得請你隨時給我透個消息。」

說完，從屜子裡取出一個封套，塞在周大成手中，說：「公事公辦，公事辦完了，該辦我們的私事了。」

周大成笑了笑，轉身走了出去。

中央警署却沒有把這件案子放鬆，華人總幫辦王鶴，因爲是華民司交下來的，親自偵辦此案，於是，外界紛紛議論，風聲鶴唳。

港九兩地報張，也因警署對於兇殺案件，一向因循敷衍，便主張嚴緝兇犯，緝之於法。

於是，案情迭起高潮，警方偵查圈子縮小，連舉發這件案子的黑寡婦郝太太，也被列入偵查範圍之列。

這天，方傑同黑寡婦呆在半山上別墅裡面，方傑皺着眉宇，說：「中央警署辦事無能，案子一拖就是半月，再拖下去，那祇有我親自動手了。」

黑寡婦氣憤地說：

「他們居然偵查到我的頭上來，我明天再到華民司去一趟，小方，我總不贊成你去殺人的。」

「華民司有什麼用，公事交下去，還不是聽由中央警署去辦，藍妮妮在警署裡是吃得開的，這件案子結果恐怕是不了了之。」

「小方，昨天來的那個警署的華人幫辦，你有沒有送錢給他？」

「那是中央警署直接派來偵查妳的，我不認識。」

黑寡婦在翻閱當天的報紙，突然發現一則新聞，她讀了一遍，顏色陡變，她把報紙遞給方傑，只見社會新聞版上刊着：

九龍城的搶殺案：

不夜天俱樂部主持人黃三，在九龍汝州街被人搶殺，警署已成立專案小組，積極偵查，這件案子在外表似乎是有不能克服的困難，不過，經過警署短期內偵查，已把這件事弄出一個頭緒，據悉，因爲該俱樂部最近有一富孀投入鉅貲，造成經濟糾紛，可能還牽有桃色事件在內，案情愈趨複雜，並聞警署已在多方偵查，不久可以破案。

方傑看完這則新聞，把報紙往草地上一摔，兩眉倒豎說：「藍妮妮的神通眞大，居然連報館裡也被她買通了。」

「這會影響警署偵查視線的。」黑寡婦說。

「眞金不怕火燒，讓他們來調查好了。」方傑說。

「小方！我這次被捲在裡面眞是冤枉！」黑寡婦顯着委曲的神色。

方傑沉吟了半響，又把報紙拾了起來，仔細地看了一遍，驀地，腦子一轉，一拍大腿，說：

「有了！有了！把他找來，是鐵的證據，不怕藍妮妮不俯首就範。」

黑寡婦看他面現得色，問：

「把誰找來？」

「曹拐子！」

「對！他是向你告密的，藍妮妮謀殺案的通盤計劃，他都知道。」

「有了他，黃三的仇可以報了。」

「他現在那裡？」

「聽說他失踪了。」

黑寡婦又癱軟下去，說：

「一個失踪的人，在那裡去找？」

「他是被藍妮妮逼走的，我想他會回來找我的。」

「不見得吧！」

「他把身上錢用完了，逼得走頭無路，一定會回來的。」

「假如他回來，仍然不敢替藍妮妮做證呢？」黑寡婦緊逼着問。

「不會的，曹拐子那個人祗要有錢，把錢買動他，就是他的親娘老子，他也會出賣的。」

把黑寡婦說得格格地笑了起來，說：

「你估計他那些錢，可以用多少時間？」

「他這個人吃喝嫖賭，有了錢，什麼都幹，我估計他不出一個月，就會把錢化光的。」

黑寡婦滿意的一笑，說：「小方，那太好了，祗要他肯證明藍妮妮是謀殺黃三的兇手，我願意送他一百萬，叫他過一輩子舒服的日子。」

方傑點點頭，忽地又把雙眉皺起，說：「這一着，藍妮妮也會想到的，曹拐子那個渾小子，我眞替他躭心，顧頭不顧尾，假如他回來，被藍妮妮的爪牙盯上，先下了手，

「好吧，我會派人料理這件事的。」

那就糟了。」他頓歇了一下，又說：

於是，她們兩人的答案，就專等曹拐子回來解決。

事情的發展，往往會出人意料之外，藍妮妮終日打雁，也會被雁兒啄了眼睛，就在曹拐子還未有消息的時候，另外發生了一件曲折離奇的事，把藍妮妮打得焦頭爛額，透不過氣來。

——請看第四集——



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初版
登記証內警台業字第四九四號

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黑天堂

作者：東方客
出版者：海光出版社
發行人：黃根福
總經銷：海光書社
臺北市泉州街三十四巷五號
電話27234號　郵局劃撥帳戶2126號
印刷者：台灣印刷廠
台北市貴陽街二段一〇四號

定價新臺幣十元　港幣一元

長篇社會鬥智小說

黑天堂

東方客著

第四集

海光出版社印行

目錄　第四集

黑天堂　第四集

第十三章　躊躇志滿

藍妮妮躊躇志滿的倚靠在麗都夜總會經理室一張躺椅上，她把那隻習用的象牙烟咀刁在櫻唇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緩慢地吐着白霧，兩隻秋波掃在她對面的一個年青的人。

顯然，她對那青年人發生極大的興趣，口角微微向上一翹，淺淺一笑，說：「你出的主意眞不壞，想不到報紙上的作用竟是那麼大，中央警署方面果然轉移了目標，下一幕該是那個黑寡婦出台了。」

那年青人雙眉一揚，笑着道：「這種移花接木的新聞報導，不過是錯亂辦案人員的偵查目標，反正也不負什麼責任，祇要老板娘不捲入在這件案子漩渦裡，那就算是我們打了一次勝仗了。」

「我眞想不到會遇見你，」藍妮妮高興地，說：「我又惋惜我以前所喜歡的人，俱是些酒囊飯袋，有勇無謀，所以我看到你，眞是如魚得水，相見恨晚呢！」

那年青人把頭一仰，顯得更爲英俊，臉上也帶着幾分嚴肅，說：「要闖天下，要打垮方傑，必須要重頭做起，不是我目中無人，像仇雲那種一開口就是錢的脚色，我見了就生氣，還有，脚搭兩條船的不穩份子，也要對他們來個快刀斬亂蔴，趁早一刀兩斷，然後，我再同你計劃一下，包管妳趁心如願，到時，什麼方傑，黑寡婦，不用打他們也會自然而然的垮了。」

藍妮妮迷着一雙媚眼，聽得入神，當眞以爲面前這個年青的人，確有一套了不起的謀略，於是，她站起身子，柳腰一擺，兩隻纖纖玉手，搭在他的肩上，說：「小萬，我聽你的，從今以後，你怎麼說，我怎麼做，這些時候，可把我鬧暈了，病急難投醫，差點把我這點基業弄到人家手裡去了。」

這個被藍妮妮稱做小萬的年青小伙子，眞有一套，第一手，他把金震趕了出去，另外推薦了他自己的把弟兄邊老六來做麗都夜總會的經理，藍妮妮是個喜新厭舊的女人，有了小萬，金震早已不值一文了。

他又別出心裁的替藍妮妮在九龍籌劃一個仙鶴俱樂部，地點已決定在尖沙咀加連威老道，俱樂部除了領班把場子的是男性之外，其餘執役的人，全部是用女性，這些女性都是經過挑選極富肉感的少女，以吸引顧客。

藍妮妮對於這間俱樂部期望甚殷，興趣濃厚，不惜將自己所有資財，全部投入這間俱樂部裡，希望一鳴驚人，壓到港九兩地所有的賭窟。

這天，小萬帶着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來見藍妮妮，他指着那個女人，說：「這是谷梅小姐，我想請她來做仙鶴俱樂部的經理，谷小姐非常能幹，在社交場合裡手腕靈活，所以我舉薦她做我們的經理，必能勝任愉快。」

藍妮妮抬頭向谷梅望去，只見她淡妝素抹，風姿楚楚，一望而知是個善於肆應的人，不覺對她輕輕一笑，說：「既然是小萬介紹來的，還有什麼話好說，不過，俱樂部這行買賣，是龍蛇集合的地方，牛鬼蛇神，天罡地煞，無奇不有，要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谷小姐，恐怕妳幹不下吧！」

小萬不等谷梅開口，搶着說：「那有什麼難的，她幹文場，武場有我小萬在後面抵擋着，我請谷小姐來當經理，不過是個新鮮，請一個漂亮小姐來當經理，還怕生意不好

麼？」

「那麼這樣我們可以幹得有聲有色了。」藍妮妮睨着谷梅說。

小萬嘻嘻一笑：「香港這個地方，就是要花樣翻新，我們這間俱樂部，以女人爲號召，一般富翁仕紳那個不喜女人，有了這套本錢，不夜天俱樂部不用打，也就自然而然的相顧失色了。」

「嗯」！小萬，眞有你的，我們就請谷梅小姐留在這裡幫忙吧！」藍妮妮說。

「不行，不行，」小萬看見藍妮妮上了賊船，故意抬高谷梅的身價，說：「谷梅小姐是我們聘請來的，不能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要請她幫忙，也得先來一個正式聘請手續，訂上一份聘請合約，彼此按約行事，將來谷梅小姐就是另有高就，也不能隨便一走了之。」

藍妮妮略一沉吟，舉目向谷梅看了一眼，說：「好吧！我們先簽一年的合約，其他的條件，小萬，你代我向谷梅小姐商量吧！」

谷梅一直冷靜地沒有開口，此時始微微一笑，說：「期間的長短到是第二個問題，假如老板娘看得起我，那麼就請在合約內註明，以後仙鶴俱樂部的人事大權，是要由經理決定的。」

「那是當然，用人不疑，我這個人就是這個脾氣，小萬是知道的，現在彼此既然合作，俱樂部裡除了人事問題之外，谷小姐也可代我全權作主。」藍妮妮慷慨地說。

她們談得非常投機，藍妮妮並補充的說：「我這次在仙鶴俱樂部身上，可說是孤注一擲，辦得好，是我們大家的光榮，對外不對內，祇要把九龍那邊幾家大的賭場，尤其是不夜天俱樂部打垮了，那就算我們打了勝仗，事在人爲，谷小姐，妳放手去做吧！」

小萬見她們談得入港，隨手在屜子裡取出了三份合約，好像是事先預備好的，送到藍妮妮面前說：「先小人後君子，妳們簽了約，我這個介紹人就算把新人送進了洞房啦！」

藍妮妮連看都沒有一看，拿起筆來就在三份合約上簽了字。

合約三份，小萬等谷梅簽好名字，自己在見證人上也蓋了一個章，笑着說：「無規矩不能成方圓，妳們兩位各有一份，其餘一份我也要好好收存，希望妳們合作愉快，從今天起，仙鶴俱樂部的事，就請谷小姐多多費神吧！」

藍妮妮這個女人除了心黑手辣之外，一生就是喜歡在權力上去用功夫，她喜怒無常

，朝令夕改，在她下面的人，一不如意，即刻會被踢了出去，毫不留情，小萬把她心理揣摸她非常清楚，所以要她與谷梅簽訂合約，使她不能隨便翻悔。

但她確實是個善疑多忌的人，這次不知是怎樣鬼摸了頭，糊裡糊塗地和谷梅簽了那張合約，以後就受了這紙合約牽制而吃了大虧，所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終日打雁，被雁兒啄了眼睛。

她是被小萬迷住了，不知怎的，這個在黑社會中的風雲人物，竟跌在小萬手裡，她被小萬迷住了心竅，她覺得小萬聰明才智，一切都在她過去認識的男人之上。

至於，她同小萬是怎樣認識的呢？說來也是一種巧合，有一天，她去參加一個化裝舞會，在那五光十色的大廳裡，她看到一個青年，呆呆的看着她，頗有目眩神迷的感覺，別的人都在玩得非常起勁，而他，却是落落寡歡，冷靜的坐在走廊裡，對一般年青的少女，彷彿是無動於衷。

她好奇的走了過去，要求那青年同她伴舞，一舞之後，她把他帶了回去，她們談了又談，藍妮妮在傾心之下，就變成了那青年愛情的俘虜。

此後，她們形影不分，她又時常到那青年住的地方去幽會，過了些時，她就把那青年約到她所住的豪華旅社香港大飯店裡同居了。

那個青年就是小萬，他似乎對她過去的種種毫不關心，藍妮妮對他的身世一點也不清楚，祇知道拿錢供他揮霍，有時小萬還要使點性子，她也逆來順受，這個心理反常的女大享，已不知不覺的沉迷在他的魔力之下了。

於是，她把同方傑的事毫不隱瞞的對他說了，起初小萬大起反感，不想她竟承認過去的事是統統做錯，她要重新振作，要小萬忠誠的代她策劃，小萬又似乎被她那種千依百順的柔情所軟化，而甘願供她驅駛。

於是，有仙鶴俱樂部的產生，於是，有谷梅的出現。

「我現在完全是在倚靠你了，小萬，」她的粉頰倚在小萬的肩上，說：「你怎麼同谷梅認識的？」

「我們老早就相識了。」

「是不是你的舊情人？」

「那怎麼可能呢，她的年紀要比我大得多呢！」

「哦」！我不許你同她接近！」

「親愛的！我有了妳這樣一個美人，我！我不會的。」

「哼」！小心點，假如被我發現你對我不眞，你這條小命可就別想要了。」她把頭直向他懷裡揉。

「這兩天金震不會來找妳吧？」他故意揭她的瘡巴。

「我不想再談以前的事了，小萬，我祇想黃三那件事不再套在我的頭上……」

「就怕人證！」

「人證？……」藍妮妮驚異地把頭仰了起來。

「嗯！有了人證，事情就不好辦了。」

藍妮妮頓時又鎭定的說：「你放心吧，這件事，不說沒有人證，即如是有，也沒有那個吃了熊心豹胆的人，敢出來證明！」

「妳就不怕曹拐子嗎？」

小萬一提曹拐子，不由使她大大的驚愕，她沒有想到小萬對這件事會如此的淸楚，但她一想，曹拐子已失踪了，只要他一露面，也逃不出自己的掌心，於是，她格格的一笑，說：「曹拐子，諒他也沒有那大的胆吧！」

「嗯」！我怕他會被對方利用的！」

「假如你料想的不錯，是會有什麼結果？」

「要是曹拐子一口咬定妳預謀殺人，先請妳到赤柱監獄去，最後，說不得判一個絞刑。」

藍妮妮聽得毛骨悚然，做賊心虛，曹拐子是她過去的情夫，有許許多多不可告人的事，曹拐子也有直接參與的，也有從旁策劃的，暗殺黃三這回事，曹拐子雖未直接參加行動，但這件事的預謀，他是完全知道。

「我們要想一個妥當的辦法來應付這回事才好呀！」藍妮妮仍舊偎在小萬的懷中，乖聲乖氣的說。

「我聽說妳用的手腕也太狠了點，硬生生把他逼走的，他這回不回來則已，要是果然倒在姓方的那邊，這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小萬，我是叫你拿主意，你怎麼埋怨我起來？」

「話從根上說起！」小萬接着說：「但是妳狠得又不澈底，所以留下了心腹之患！」

「我看錯了人，我總以爲他不會背反我的！」

小萬睨了藍妮妮一眼，說：「妳是拿不下意，妳要把他留着做後備隊呢！」

「不要胡說，人家急都急死了。」

「假如妳那天在旅館裡找着他，不念舊情的話，手指一扣，現在就不需要操這大的心啦！」小萬仍是滔滔不絕的在指摘她。

「好啦！好啦！我不想再聽下去了。」她用手一推小萬，身子直了起來，說：「說正經的，我們下一步棋應該怎樣走！」

小萬兩眉一揚，得意的說：「曹拐子躲在什麼地方，我已把他打聽清楚，他的一舉一動，都在我掌握之中，我這樣告知妳，總該滿意了吧！」

藍妮妮直喜得把兩手一抬，圈住小萬的頸子，向懷中一帶，說：「小萬，原來你在賣關子，說了老半天的廢話，差點把我急得要跳海啦！」

小萬趁她在高興頭上，忽然又愁着雙眉，說：「仙鶴俱樂部已經籌備妥當了，據谷梅小姐說，星期天可以開張，但是她有一個要求，使我非常爲難，如果不答應她，又怕她幹得不起勁，所以……所以……」

藍妮妮見他吞吞吐吐地，急着問道：「所以什麼，你說呀，天大的事，祇要我一點頭，就不結了麼！」

「我不想把這件事說出來，所以我叫她免開尊口。」

「不，小萬，我們要精誠合作，大不了是錢，祇要她說個數字，我照辦……」

小萬遲疑了一下，故意裝做爲難的神情，說：「要是錢，就好辦了，偏偏她所要求的這件事，又不是錢，所以就難辦了。」

藍妮妮兩隻烏溜溜地眼珠子，直在小萬臉上打轉，說：「不是錢，那又是什麼？天下底事，就是錢難辦，除了錢，還有什麼辦不通的，小萬，你不要同我兜圈子了，有什麼事，儘管說吧！」

小萬躊躇了片刻，說，「我說出口，就怕碰妳的釘子。」

「小萬，我現在同你還分你我麼？祇要你能答應的事，我還不能答應麼。」

「其實，這件事她是按約行事的。」小萬說，「她在仙鶴俱樂部裡要多用一個人，這明明是她權限範圍以內的事，但偏偏這個人又在妳的手裡，所以這件事就使我爲難了。」

藍妮妮是何等機智警覺的人，聽了不覺心中一動，心想，我不要上了她們的圈套，什麼人不好用，偏偏要用她，這裡面必有文章，於是，她機警的看了小萬一眼，躺在沙發上，燃起一隻烟，緩緩的吸着，忽的沉靜起來。

夜巳深沉，可是外面大廳裡一般賭客仍在吆五喝六地在賭興正濃，與麗都經理室的空氣却顯得極不調和，藍妮妮凝視着小萬，終於帶着極不高興的口吻，說：「谷梅這個人太不知自重了，爲什麼要用她，這不是强我所難麼？」

「我的想法不是這樣！」

「你認爲谷梅要求的是對的！」

「完完全全是正確的。」

藍妮妮不屑地一笑，說：「假如把她漏了面，方傑豈不是可以乘心如願，那我的一番心血不是白化了麼？」

「我同妳想的恰恰相反，假如妳能答應這件事，那正是打擊方傑的一個最好的辦法，老板娘，我們此時不能以力取勝，祗好用美人計來把對方打垮了。」

藍妮妮困惑不解，猛吸着烟說，說：「小萬，那是我用來打擊方傑的一支王牌，我不能輕易地隨便叫她露面的。」

小萬看她巳鬆了口，眼珠一轉，說：「妳放心吧！我這個參謀用兵，是戰無不取，攻無不克，妳把那枝有用的兵，留着不叫它去打前鋒，我們就不想打勝仗了。」

她們所說的那枝有用的兵，正是一再被綁的林岫雲，居然在小萬策動之下，粉墨登場了。

林岫雲這次並沒有以本來面目登場，她經過了一次特別的化粧，並且改了名姓。

仙鶴俱樂部裡的人，叫她做丁總管，她在第二天就被藍妮妮送到九龍，並且與谷梅約法三章，除了在仙鶴服務以外，不得與外間接觸，當然，藍妮妮是不會放心她的，早巳層層密密的派了許多人監視她的行動了。

這次林岫雲在九龍仙鶴俱樂部擔任女總管，當然是小萬一手包辦的，除了他，藍妮是不會把她放出來的，但她與小萬却是素昧生平，從來沒有見過面，而她同谷梅則是極熟的熟人，這就是她此次恢復自由的眞正原因。

在仙鶴俱樂部開幕的那天，除了幾名領班，把場子的是男人外，其餘俱是清一色的美貌女性，這是港九賭場裡從未有過的特色，有許多賭客，醉翁之意不在酒，特地趕來

湊熱鬧，於是，仙鶴俱樂部賭客盈門，擠得水洩不通。

藍妮妮喜在心裡，她從樓上走到樓下，四處找尋林岫雲，她站在廳裡，遊目環視，只看到一些年青的美女，川流不息在賭檯上爲賭客服務，却沒有看見林岫雲的影子。

「咦」！難道她有隱身法，不要頭一天就被她跑了，那才怪呢！」她自言自語地說。

「老板娘，要我替妳服務嗎？」一個穿着白色制服女侍說。

「不用了，我在找人。」藍妮妮的眼神仍在滿場子裡掃視。

那個穿白制服的女侍，恭敬的送上一瓶可口可樂，笑着說：「老板娘，要找誰，我去喚他來。」

「我要找一個姓丁的，她是這裡總管。」她頓了一下，又說：「不，我不找她，我祇要看看她！」

那個穿白色制服的女侍，把頭一抬，很恭敬的向藍妮妮一鞠躬，說：「我就是丁總管，老板娘有事吩咐麼？」

藍妮妮「哦」！了一聲，反而侷促不安，頓時把兩道目光移在她的臉上，又在她白色制服上下打量，不自然地微微一笑，說：「想不到妳竟改了裝，做總管的也穿這種制服麼？」

她很禮貌的兩手垂立，說：「這是我們谷經理訂下的制度，這裡除了經理可以不穿制服外，所有在這裡服務的女性，不分階級，一律是要穿白制服的！」

藍妮妮凝滯了一下，低低地說：「妳在這裡可好？不夜天那邊有沒有人來過？」

丁總管嘴角微微一撇，苦笑了一聲，說：「大概他們是不會知道我在這裡的，老板娘，妳看我這副打扮，誰會知道我的來歷！」

藍妮妮又在她臉上細細端詳了一會，只見她把一頂白色制服的帽子，壓在齊眉上，臉上好似經過了一番化裝，一時確實認不出她的原來面目。

藍妮妮滿意的一笑，說：「祇要妳好好地在這裡服務，我是不記前嫌的！」

「謝謝妳，老板娘！」

藍妮妮不經意地又看了她一眼，倏然間又見她滿面憂鬱之色，不禁一楞，輕輕一笑，說：「難道妳還有什麼事不滿意麼？」

「我不習慣過這種生活！」林岫雲微一皺眉，說：「這賭場裡的事我已看得太多了

，觸景生情，我不想在這裡呆下去，假如……」

藍有妮不覺爲她這幾句話怔住了，忙着問道：「假如怎樣？」

林岫雲嘆了一口氣，小聲地說：「我已過慣了那幽居生活，假如妳不堅持我在這裡，我還是回到我原來的地方去。」

「天下竟會有這樣稀奇的事。」藍妮妮心中在想：「那有一個人不願意過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呢！」

也許林岫雲的性情，原就是屬於冷靜的，再加上她受了刺激，所以寧願恢復她的幽居生活，而不要在仙鶴賭場裡服務。

她表現得非常眞實，從她面部表情看來，一點也沒有裝模做樣的神氣，但是，這次林岫雲來到仙鶴俱樂部，是經過一番安排的，也可以說是藍妮妮運用的一種策略，她愈是表演得逼眞，藍妮妮就愈發放心了。

「我不能那樣做！」藍妮妮放心一笑，說：「人總離不開一個「羣」字，妳在這裡慢慢會習慣的，再說，我們還要請妳合作呢。」

「谷梅姐姐已同我說過，要我幫她的忙，本來我對那個人（指方傑）就早已絕望了，聽說他現在碰上一個有錢的黑寡婦，他縱然知道我在這裡，也不會來看我的，恐怕妳們所想的是錯了呢。」

「等一個時期再看吧！」藍妮妮點了點頭，說：「妳的表現甚好，我非常放心，以後有事，可直接向谷經理商量，在人事上她是有權處理的。」

說着，拉了一拉林岫雲的手，轉身向樓上走去。

在一個午飯後，仙鶴俱樂部經理室裡，窗幔低垂，一點陽光都沒有漏了進來，房間裡祇有谷梅與丁總管兩個人在低低的細語。

「林妹妹，妳昨晚表演的特別好，那個女魔頭曾經同我說，要我儘量給妳自由，不要難爲妳，她還怕妳消極呢！」

這個說話的谷經理，就是粉嶺唐川的太太顧媚，她利用了小萬的關係，插足在仙鶴俱樂部裡，她要報殺夫之仇，同時也要把林岫雲從魔掌裡救了出來。

現在她第一個目的已經達到，林岫雲已經恢復了自由，次一個步驟，那就是要如何的把藍妮妮毀滅了。

小萬，是唐川得意的徒弟，他也在擔任着替師報仇的任務，她們現在計議着，是要

用借刀殺人的方式，來消滅她們的仇人。

於是，她們想透過林岫雲與方傑的關係，完成她們的計劃，現在正在初步上演，而且藍妮妮這條狡猾狐狸，是否眞的上了她們的圈套，這要看以後是怎樣的演變了。

林岫雲聽完顧娟的話，柳眉微微一揚，說：「她那個人太狡猾了，我們還得要小心點，萬一給她瞧出了破綻，那可不是玩的，所以我想在這個時期，要多多提防她，我已發現她的爪牙在四周密佈，以後我們還是疏遠一些，等待機會，不要操之過急才好。」

顧娟略一沉吟，說：「方傑那個人靠得住麼？聽說他最近被那個黑寡婦迷昏了頭，如果他不來看妳，把妳忘了，那我們不是空喜歡一場麼？」

「不會的，他不會變的，他祇要知道我在這裡，那我們的計劃就會實現的。」林岫雲語氣堅定地說。

「那就好了，過幾天我會設法把這個消息送到方傑那邊去的。」

仙鶴俱樂部開幕的當天，方傑已是焦灼不安，他覺得藍妮妮事事都搶先了一步，黃三的案子，她不但沒有受到干擾，中央警署還在包庇她，越發使得她在黑社會的地位蒸蒸日上。

他雖然等待着曹拐子，但是曹拐子的消息，有如石沉大海，他疑心曹拐子已經被藍妮妮派人給毀掉了，殺人滅口，那是藍妮妮拿手好戲，假如曹拐子眞的被殺，黃三的案子再也不會牽到她身上去了。

現在要打垮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眼看着不夜天的生意，漸漸被仙鶴俱樂部搶走，無論在那方面來說，仙鶴俱樂部都佔了上風，美女如雲，引人入勝，就連不賭的人，也要跑去湊湊熱鬧。

儘管方傑雄心未已，到了此時，也感到束手無策，他在半山豪華的別墅裡，來回的走動，金震已走了進來。

方傑看他行色匆匆，知道有事，他對黑寡婦遞了眼色，意思叫她回避一下，黑寡婦對於賭場的事，原也不想多問，祇用手在一張籐椅上指了指，叫金震坐下，她轉身退到後房去了。

金震一瞄黑寡婦的後影，噓了一聲，說：「大哥，可不好啦，有一件出奇的事發生啦！」

方傑聽得一怔，問：「什麼事呀？快說！」

「林岫雲被人家利用了，方才我得到情報，她居然已經榮任仙鶴俱樂部的總管啦！

「不會的吧！仙鶴那邊的名冊我早有一份，總管是姓丁的，你的情報絕對不實，不要多生是非了。」

「大哥，我還能說假話，造謠言麼，據來人說，千眞萬確的那個丁總管就是她。」

「噢」！那就太奇了。」方傑頓生疑慮，想了一下，說：「藍妮妮這個女人很難說，反覆無常，行事是不講是非的，不過，岫雲是不會這樣做的呀！她這個人是很重氣節的，難道她也會認賊做父嗎？」

「一個人到了生死關頭就難說了！」金震嘆息地說。

「不是那樣簡單，其中必然另有隱情，她們必定把我的底牌揭穿，先叫岫雲死了這條心，然後再利用她來打擊我，使我在社會上無法立足。」

「有道理，大哥，你想的不錯。」金震爲要證明他說的話不假，贊同方傑所講的話。

「那太卑鄙了，想不到林岫雲會這樣的無恥，可惡的東西！」方傑用手捶着檯子說。

「大哥，我們總要想個對付的方法，港九兩地那個不知道你同岫雲的關係，這不是被同行的人看笑話麼？這個台誰都能坍，就是大哥你不能坍。」金震火上加油地說。

「人要臉，樹要皮，這明明是揭我的臉皮，藍妮妮，妳當眞以爲我不敢和妳火併麼！」方傑憤怒的說。

「大哥，現在不火併也不成啦，那姓藍的女人欺人太甚，她把岫雲搬出來，就是丟大哥你的人，萬一她再弄個男人出來與岫雲拚着，那就更不成話了。」金震借題發揮在挑撥。

方傑思索了一下，說：「小金，你看這件事應該從什麼地方下手？」

「去搗毀她的老巢。」

「那不成，藍妮妮同狡猾狐狸一般，不要畫虎不成，把事情給弄糟了。」

「大哥，要出氣，就得動武的，祇要你一句話，衝鋒陷陣是我小金的事。」

方傑眼珠一轉，說：「讓我先去看看，再動手不遲！」

當晚，方傑單人匹馬來到了仙鶴俱樂部。

第十四章　再見絶情

方傑今天穿了一身黑短衫褲，一頂氈帽沿眉壓着，完全是一個爛仔打扮，拖着緩慢的脚步，朝着仙鶴俱樂部正門走去，令人看到是一個玩命的朋友來了。

仙鶴俱樂部門口的打手，幷沒有注意到走來的人就是鼎鼎大名的不夜天俱樂部的老板方傑駕到，立刻一字排開的在門外擋駕。

打手中有個年紀青的小呂，少不更事，仗着老板娘的威風，朝着方傑冷冷一笑，說：「朋友，識相點，這裡不是你撒野的，讓一家走走吧！」

方傑口裡刁着一枝香烟，低着頭，仍舊往大門裡衝。

「怎麼，沒有聽見老子的話麼？」小呂兩手一張，擋住去路。

方傑一抬頭，兩隻大眼陡的露出凶光，說：「我是來捧場的，難道你們沒有長眼睛麼？」

「他媽的，誰要你捧場，犯了賭癮，老子帶你到海邊上去下兩注。」

方傑怒目相視，看他仍舊沒有看出自己的面目，祗有實行硬闖了，說：「你倒是讓不讓路？」

小呂也擺了威風，說：「老子這一關你就過不去。」

方傑冷冷一笑，左手一抬，向小呂臉上虛幌了一招，右手肘已向對方的腰間撞去，動作輕快，小呂「哎唷」一聲，已跌坐在地上。

「怎麼樣？你想打人嗎？」登時有五六名打手把方傑團團圍住。

方傑把氈帽向額上一掀，說：「把你們老板娘叫了出來，不長眼的狗腿子。」

那般打手有的眼睛是雪亮的，細細向方傑一看，不覺大驚失色，立刻進去通知谷經理。

就在此時，方傑大搖大擺，闖進了仙鶴俱樂部的大門。

是時，大廳裡一般賭客俱都凝神在賭枱上面，忽地一陣騷動，大家齊皆轉向方傑看去，有些認識他的，不約而同的說：「不夜天的方老板來了。」

方傑一面揮手與熟人大打招呼，一面已跨到大廳隔壁的休息間裡。

他這一進了仙鶴俱樂部，情形就不同了，第一個照面的是谷梅經理，她同他沒有見

過面，她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方老板，方傑却沒有把她放在眼裡。

「方老板，眞抱歉，下面的人不認識你，像你這樣的貴客，我們請都請不到呢！」谷梅的詞令顯得特別婉轉。

方傑餘氣未消，看了她一眼，低着頭在燃着一枝香烟。」

「我是仙鶴俱樂部的經理，我叫谷梅，方老板多請包涵！」谷梅自我介紹。

方傑頭仰在一張沙發上，略略地移動了一下，沒有出聲。

他對賭場裡的規矩太熟悉了，像這種情形，也可說是賭場裡常見的現象，一個經理對客人自我介紹，乃是極爲平常的事。

可是，方傑今天的架子却搭得大了些，他對於面前這個不見經傳的人物，谷梅，從心裡沒有看得上眼。

「這種人怎樣能做賭場裡的經理，文的，武的，都不夠資格，藍妮妮的玩笑也開得太大了。」方傑心裡在念着。

谷梅也眞夠殷勤，她親自從一個女侍手裡把茶杯接了過來，遞到方傑面前，說：「我們這裡的特色，就是執役人員，全是女性，女人的性格溫和些，伺候客人小心週到，但對賭場裡的經驗就差多了。」

方傑抬目向她一看，不由怔了一怔，這副面孔好熟，他記起唐川的太太顧娟的影子，與這個谷經理長得一模一樣，他心中想道：「她大概不是顧娟吧？唐川的死因不明，有人說是藍妮妮的傑作，她不可能同藍妮妮合作的。」

意念間，不覺對谷梅又看了一看，然後端起茶杯飮了一口茶，說：「我也是聽到妳們這個特色而來的，賭場裡用女人招待，使得客人在賭完之後，風流一番，這種以廣招徠，別開生面的好辦法，也虧妳們藍老板想得出。」

谷梅聽他說得尖刻，正想答話，此時忽有一個女侍走了進來，說：「請谷經理聽電話！」

谷梅向方傑略一欠身，說：「我叫丁總管來奉陪！」

方傑沒有理會，就在此時一個明娟艷美的麗人出現在他的面前。

丁總管看到方傑一副寒酸打扮，楞了一下，隨即和顏悅色的淺淺一笑，在方傑對面坐下。四目相注，方傑面上陡現怒意，兩隻眼睛射出閃爍的精光。

丁總管吓得一抖，正要開口，只見方傑霍地站起身子，口裡嗤的一聲：「不要臉的

東西，下流！無恥——」

兩袖一拂，大着脚步衝了出去。

丁總管僵在當地，面紅耳赤，谷梅跑了過來，趕着把她拉到經理室，丁總管向鋪上一伏，「哇」的哭了起來。

「不要這樣，我也是料到有這一手的，慢慢地他弄清楚了，自然會同我們合作的。」

岫雲嗚咽了半嚮，說「他這個人是無法同他解釋的，就是解釋，他也不會相信，我們的計劃是失敗了，唉，他永遠是不會諒解我的了。」

「妳不要灰心，我會想法子叫他知道的。」

「不，他決不會聽妳的，他這個人的脾氣是不輕易更改的，何況他又是親眼得見，不過，剛才他不應該不問明情由，當着好多人駡我，眞使我不想活了。」

「這是我們整個的計劃呀！眼前妳就受點委曲吧！」

以後她們又打了幾次電話到不夜天俱樂部，那邊的答復是：「方老板不在！」

岫雲更加痛苦了，她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要堅守自己的立場，不能絲毫游移不定，她現在有如一個清白的身子，染上了洗不掉的墨跡，這半年來，她過着與外界完全隔離的生活，不受外來一點影響，所以生活能夠平靜無波，心似一池止水，吹不起一絲皺紋，如今，她又開始接觸繁華人世的一切，物質的誘惑隨時隨地的映現在她的心頭，往日她與方傑的暗影，此刻又忽隱忽現掠過腦際。

她不想再想他了，有一兩次她像打擺子一樣，混身痙攣不已，汗滴像深穴中的蜘蛛網一樣，佈滿了整個身軀，一切想像，完全是落了空。

她軟弱地躺伏在床上，用被蓋着頭面，直到血液循環歸趨於平靜，一身冷汗始慢慢凝結起來。

經過一段時期的心理鬥爭，她終於克制了自己，她不再去想她多年來所想的美境，她把這件事忘記得一乾二淨。

她在仙鶴俱樂部裡身爲總管，原可以不要伸手去做粗事的，但她每天仍舊在四出找一些雜事做工，她每天總是帶着一身疲勞走回自己的寢室。

另外，她有一份莫明所以的希望，而一股追求那份希望熱切的迫使，她得以勇敢地生活下去，在這種生活之下，她無時無刻不在尋求機會，希望能夠達到一些更大的願望

。

一天，她正休息室裡悶悶的坐着，一隻手伸在桌子中央，低頭沉思，當她腦子裡在極煩亂的時候，一隻比她大一倍的手，已經壓在她的手背上。

「哈！哈！小丁，妳在想什麼，我找遍了妳，原來妳躲在這裡想心思！」

一個嘴裡咬着雪茄，眼睛閃鑠出不定的亮光中年紳士在她對面大笑着。

她猛的一驚，遲緩地睜開眼睛，一隻手却被對方緊緊地用手按住，一陣嘻笑，語聲又響在耳邊：「來，來，來，我們到三樓去吃杯咖啡，輕鬆輕鬆，哈，哈，我看妳已經在睡着了。」

一片洶湧的浪花衝擊向她的腦海。

這個同她說話的中年紳士潘世泰，是香港美孚洋行的大班，又是新近被香港政府選出的民政局官紳，有權有勢，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

他到仙鶴俱樂部來捧場，原是醉翁之意，他傾心於林岫雲，每在賭興之餘，總要找她說幾句話，或是到三樓咖啡室裡去聊天。

林岫雲身為仙鶴俱樂部的總管，對於這種有身價的客人，在職務上是有籠絡必要的，這種財神爺，難得他高興，陪他談談天，吃杯咖啡，是算不了什麼的。

潘世泰今天贏了錢，興緻極高，又找到丁總管，他把一隻大手放在丁總管的手背上壓得緊緊地，口裡的雪茄烟霧，一陣陣往丁總管臉上噴去。

「你把我的手都壓扁了，請你鬆下來，好吧？」丁總管睨着潘世泰，一隻纖纖玉手從他手掌中縮了回來。

「小丁，我今天贏了，妳要我送妳什麼，快說，祇要妳喜歡，我照買不誤。」潘世泰盯着她看，在等她的回話。

「我什麼都不要，你每天來捧場就夠了。」

「當然，當然，我來捧妳的場，嘿，嘿，我們上樓去坐坐吧！」

丁總管淺淺一笑，隨着他走上了樓。

她們在咖啡室裡要了兩杯咖啡，丁總管習慣地替他加了一小杯威士忌在咖啡裡，然後低頭在攪動自己杯內下沉的糖塊。

「小丁，我眞想問問妳，從我看到妳起，就沒有看見妳高興過，妳是有心思，還是想情人？我眞有點弄不懂。」

「那你是太多心了，我現在不是在笑嗎？」小丁抿着嘴說。

「不對，不對，妳笑的太不自然，不是眞笑，難道我看不出麼？」

「那麼要怎樣才算眞笑嗎？」

「我要妳哈哈大笑，那才是眞笑。」

丁總管把小嘴一嘟，說：「一個女人家張大了嘴大笑，那太不好看了，我從來就沒有笑過。」

「小丁，我明天請妳過海去，到香港仔吃海鮮，還想買幾件衣料送妳，好嗎？」

丁總管把頭直搖，說：「謝謝你的好意，我不想去，再說，俱樂部的規矩，一個做總管的是不能隨便出去陪客人的。」

「小丁，我是誠心誠意的請妳，妳別拿俱樂部的規矩吓唬我。」潘世泰期期艾艾地說：「要不，我去同妳們谷經理商量去，我明天一早駛車子來接妳。」

丁總管可眞着了急，忙着說：「你不要破壞我們的規矩，我在這裡陪你不是一樣麼？」

潘世泰瞥了小丁一眼，把身子移了一移，用嘴湊近她的耳邊，說：「不去也要去，不賞臉，我明天就不來了。」

丁總管沉吟了半晌，說：「我說的話你不相信，好吧，你同我去請假去，祇要她們答應，我一定奉陪。」

「那有什麼難的，我就去同谷經理說一聲就是！」

丁總管嗤的一笑，說：「她也作不了主。」

「那麼要誰答應呢。」

「香港大飯店一〇七號藍老板！」

潘世泰聽了一楞，想不到請一個俱樂部的職員出去吃飯，還要費這大的[illegible]

他遲疑了一陣，說：「藍妮妮別人的賬可以不買，我姓潘的這點小面子，她該不會給我刮鬍子吧！」

丁總管肚子裡一笑，她落得借這個機會出去走走，祇怕藍妮妮不會有那麼好說話，於是，她仰面一笑，說：「那麼就請你試試，祇要藍老板一點頭，我答應你就是了。」

潘世泰那裡曉得她們這裡面的文章，走到櫃枱上面，就去撥香港大飯店的電話。

「喂！妳是藍老板嗎？我姓潘，美孚洋行的潘世泰！」

藍妮妮聽到潘世泰的電話，果眞非常客氣，問：「大班，這麼晚了，打電話來，有事麼？」

「我明天想請妳們俱樂部裡的丁總管過海吃飯，先向妳請個假，賞面子嗎？」潘世泰開門見山的說。

「哦！」你潘大班請客，還有什麼說的，假如小丁願意，我沒有意見。」她把責任推在岫雲身上，她料定岫雲不敢作主答應。

「我已同小丁說好，她同意了。」

藍妮妮打了一個頓，說：「你要負責任把她送了回來。」

「好吧，藍老板，再見！」

第二天，香港仔一家大三元海鮮店裡，潘世泰拿着一個精裝小盒子，笑容滿面的對小丁說：「這是我送給妳的，原是想買幾件衣料，又怕妳不合式，妳看看裡面的東西光頭好不好？」

林岫雲把盒子打開一看，只見一隻光彩奪目的鑽石戒指，足足有五克拉大小，她略略看了一下，又送了回去，說：「大班，我不敢收你這樣重禮，你還是送我幾件衣料吧！」

潘世泰嘻嘻一笑，說：「這值得什麼，祇要妳喜歡，我把珠寶店搬來給妳都願意！」

他把那隻小盒硬行塞在她的手包裡，并按着她的手，說：「不要再拿出來了，這裡人多，被人看見不好意思的。」

岫雲紅着臉，把手抽了回來，回頭向鄰座上兩人看了一看，心中暗暗的說：「藍妮妮妳也太狠了，總有一天，我要妳走頭無路，才洩我心頭之恨。」

那兩個藍妮妮的爪牙，也向林岫雲瞟了一眼，看到她把一隻鑽戒收了下去，不由生出羨慕的眼光。

岫雲却若無其事的大飲大嚼，潘世泰看她神情愉快，一面舉杯勸她飲酒，一面大放厥詞的，說：「這間仙鶴俱樂部算不了什麼，像妳這樣漂亮人物在裡面做總管，大大的受了委曲，請妳出來吃次飯，還要向藍妮妮請假，乾脆，不用幹了，假如妳對這種行業有興趣，我老潘在九龍城另外開一家比仙鶴大的夜總會，請妳去當經理，同藍妮妮軋軋苗頭，小丁，我說話算數，說幹就幹……」

岫雲故意把頭一偏，向那兩人掃了一眼，說：「大班，藍老板人家是吃這行飯的，你同她軋什麼苗頭，不是我說洩氣的話，就拿仙鶴俱樂部來說，假如是大班你做老板，「嗯！」不出三天，準保……」

她話沒有說完，噗嗤的先笑了出來。

潘世泰不服氣地，說：「妳說，準保怎樣？」

「我說呀！」岫雲慢吞吞地飲了一口酒，說：「準保關門大吉。」

「這有什麼神祕的！」潘世泰說：「有錢開賭場，祗要吃得住，賠得起，我就不信那一套，小丁，妳把藍妮妮捧得也太高了。」

「我們藍老板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無一不通，就拿昨天的事來說吧，那個電話除掉你潘大班，誰也請不動我跟你出來，就是這件小事，你能不佩服她嗎？」

潘世泰呆呆的看着她，是在說給藍妮那兩個爪牙聽的，好叫他們傳了過去，因為她知道藍妮妮的性格，幾個高帽子往她頭上一罩，以後行事就會更方便了。

她同潘世泰吃得非常愉快，也大大的捧了藍妮妮一頓，她一看腕上的錶，說：「現在到時候了，我們該回去啦！」

潘世泰把杯中的餘酒，一飲而盡，微微帶着醉意，說：「小丁，我這兩天的手氣眞不耐，希望今晚再贏一點，明天送妳一串珍珠項鍊。」

岫雲把嘴一撇，說：「我不希罕你把人家的錢拿來送給我，要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慷他人之慨，我們仙鶴俱樂部怕不眞的要關門啦！」

潘世泰哈哈一笑，說：「這不過是說說，難道我不贏錢一條項鍊就送不起麼？」

他把小丁送回仙鶴俱樂部，今天藍妮妮卻破例的老早來到九龍，她毫無表情地看着林岫雲，在她認為林岫雲此刻已失去重用的價值，方傑不理她，那麼林岫雲已是無足輕重了。

她不想要林岫雲繼續留在仙鶴俱樂部裡，她沉默了半晌，自言自語地，說：「把這個壞女人留來留去，也眞麻煩，乾脆，把她毀掉，給潘世泰死掉這條心。」

「小丁在香港仔說了妳許多壞話，老板娘，那個姓潘的還送了她一個大鑽戒，又說要另外開一家夜總會，這不是反了天？」在香港仔監視林岫雲的爪牙加油添醬的說。

「她們還做了些什麼事？」

「看情形那個姓潘的要娶她做小老婆。」

「嗯！」我把她交給你，有機會把她給摔到海裡去，我不要再看到她，我恨死這個壞女人！」藍妮妮咆哮地說。

「是，老板娘，丢在海裡她的屍體仍然會飄起來的，不妥當，不妥當。」

「依你說是要怎樣處置她？」

「把她送到青山道十三哩半的荒山上去，拿鐵錘把她腦袋打開花，讓野狼吃掉她，不是乾淨嗎？」

「好！就這麼辦，明天就動手。」

「明天，那怕不成，我們那位谷經理，成天的在看着她，寸步不離，總得抽個冷門，才能下手啦！」

「不中用的東西，明天就是明天，我說的話不能更改。」藍妮妮迫不及待了。

那爪牙搔着頭皮，臉上顯出爲難之色。

「怎麼？我所說的話不算數？」

「要辦事，也得……」

「哼！不要說了！」藍妮妮不等那爪牙把話說完，從皮包裡掏出兩疊大鈔，說：「喏裡是兩千，拿去，明天夜晚十二點前，打電話到飯店裡向我報告，事情辦不成，可當心你的狗腿。」

這天晚上，潘世泰在賭枱上，大輸特輸，一直到深夜兩點，沒有回過手，谷梅走過去，勸他歇歇再賭，潘世泰紅着臉，燃起雪茄，走到休息室裡，對谷梅說：「今天輸得太多了，一連出了十九個單，好像在賭假的一樣！」

「大班，情場得意，賭場一定失意的，輸就輸了，還念它幹什麼？」谷梅在勸慰他。

潘世泰兩眼在四下掃着，說：「小丁呢？一晚上就沒有照面，要是她在旁邊，我不會輸得那樣慘的。」

「她累了一天，去睡了，明天你早點來，叫她陪你。」

「我還答應明天帶她去買項鍊呢！」

「你帶她出去一次，已經是太面子了，剛才藍老板已吩咐過，明天不准她出去了。」

「混賬！人又沒有賣給她，不成，我明天開車子來接她。」潘世泰輸了錢，惱火着

說。

谷梅陪着笑臉，低低地說：「大班，你明天給藍老板打電話商量着看，我想她會賣你面子的。」

「什麼臭女人，我姓潘的可不買她的賬，她不答應怎麼樣，給她臉不要臉，我通知華民司把仙鶴俱樂部查封了，看她還神氣不？」

第二天的清晨，仙鶴俱樂部冷清清的，裡裡外外連一個人的影子也看不見，藍妮妮兩個爪牙，一瘦一胖在仙鶴大門口來回的走着。

那瘦子伸頭向門裡看了看，說：「肥仔，現在還早啦，我去過了癮再來，你在這裡守着。」

胖子向街頭兩面看看，每家店鋪都上着門，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哼了一聲，說：「快去，快來，不要在烟舖上睡着啦！」

那瘦子的烟癮也眞大，腰包裡有了錢，昨晚抽了一夜，現在還不到兩小時，又犯癮了，他一頭鑽到一家烟窟裡，挑了兩錢膏子，躺在舖上，又抽了起來。

總算他沒有敢躭擱老板娘的大事，抽了一半，把其餘的膏子，打成烟泡，往懷裡一塞，準備到青山道去生吞它。

他匆匆地跑了回來，顯得精神抖擻，一拉胖子的胳膀，說：「我們到她宿舍裡去，把她拖起來，就說老板娘在等着她辦事，不怕她不同我們走。」

胖子猛一抬頭，看見一部街車，用手一揮，把那部汽車呼住，叫司機在門外等着，他們由側門繞至仙鶴俱樂部女子單人宿舍，直朝林岫雲所住的房間衝去。

林岫雲的房間是在谷梅的隔壁，此時宿舍裡一片靜寂，鴉雀無聲，大家忙了一夜，正在甜睡之時，根本不知道這兩個爪牙會在此時撞到女子宿舍裡來。

那瘦子輕悄悄地走到林岫雲那間房門口，從腰間掏出預先取到的鎖匙，投入鎖中，「牙」的一聲，房門被他推開了。

那瘦子一馬當先，自子已到房內，只見牀上一床紅色錦緞的被子，高高隆起，牀上的人正在矇頭大睡。

胖子也跟着走進房內，瘦子猶豫了一下，走到床前，低低地叫：「丁總管，丁總管，老板娘在等妳說話啦！」

兩聲之後，毫無動靜……

「他媽的，睡得這樣沉！」

瘦子走前一步，右手一起，迅速地將被子掀了開來。

「咦！見鬼嗎，人到那樣去了。」

原來被子裡面不是岫雲，僅放了兩個大大的枕頭，林岫雲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了。

「空城計，嗯！她跑不了，我們搜！」瘦子有些失望地說。

胖子把嘴一呶，指着隔壁房間，說：「八成躲在她房間，你敢去搜嗎？」

胖子指的是谷梅房間，這兩個人面面相覷，因爲谷梅在仙鶴俱樂部身爲經理，她同藍妮妮有約在先，有人事取決之權，所以她在俱樂部裡有一種無形的權能，平時一般上下上下的人，對她都有幾分忌憚。

那瘦子睜大了兩隻眼睛，說：「是誰走的水，今天事情辦不成，你我也別想在仙鶴俱樂部裡混了。」

胖子幌着大腦袋，說：「怕什麼，反正我們有聖旨，衝到經理房裡，把小丁請出來，誰敢違抗老板娘的命令。」

「嗯！不錯，不錯，老板娘的命令誰敢違背。」瘦子說完就往房外走。

胖子一把拉住他的手臂，說：「不要忙呀，誤闖經理室，人要不在裡邊，谷經理一翻臉，你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啦！」

瘦子打了一個頓，說：「管他的，反正事情辦不好，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還不是一走了之。」

兩人鼓着勇氣，走到谷梅房門外面，瘦子用手在房上輕敲了兩下，又重重的叩了幾記，房間裡面一無反應。

那瘦子心裡一急，用手肘向門上一撞，「咚」的一聲，他吓得人又退回了數步。

這一記響聲，把裡面的人驚醒了，只聽谷梅在房裡大聲的問：「是誰！」

那瘦子兩邊回顧了一下，竟吓得沒有敢出聲。

「眞飯桶，說話呀！」胖子好像與他無關，站在遠遠地說。

甬道上其餘的房間裡，似乎已被瘦子這一記響聲全都驚醒，每個房間裡都在發着咒罵之聲。

那瘦子已欺前兩步，抖抖呵呵的說：「是，是我，我是魏小六子。」

第十五章　玩火燒身

房門啓處，谷梅穿了一件杏黃色的睡衣，睡眼惺忪堵在房門口，臉上冷冰冰地問：「魏小六子，你的胆子眞也不小，一淸早來闖我房門，把我鬧醒了，晚上賭場的事，你替我招呼嗎？」

那瘦子沒有敢答她的話，兩脚墊起，一雙鼠眼直向房間裡瞧去。

谷梅倒也不想生事，她看見魏小六子沒有答腔，鼻子裡冷哼了一聲：「不懂事的東西，還不替我滾！」她轉手就要把門掩上。

谷經理的房間，可與其它的單人房間不同，除了臥室以外，還有一間浴室，魏小六子墊着脚祇看到臥室裡情況，那間嵌在臥室側間的浴室，是沒有法子看得到的。

魏小六子看見谷梅要掩門，他的胆子一壯，把手向谷梅一比劃，說：「不忙，谷經理，我是奉命來辦事的！」

谷梅把臉一沉，說：「奉誰的命令到我臥室裡來辦事？」

這句話，問得聲色俱厲，把魏小六子堵得楞在房門外邊，瞠目不知所答。

顯然，藍妮妮是沒有叫他們來打擾谷梅，他祇要他們對付林岫雲，何况，到經理的臥室裡辦事，就連藍妮妮也沒有這個權利呀。

香港的法律，除了警署有權去搜查私人臥房以外，任何人是沒有權干擾私人臥室的。

魏小六子的胆子再大，在他沒有得到谷梅許可以前，也就不敢隨便闖到裡邊去的。但他決不死心，他以爲林岫雲八成是躲藏在谷梅套間浴室內，他不想錯過這個機會，因爲這個機會，關係他同胖子的飯碗問題，甚至，生命的問題。

他踟躕在谷梅房間外面，心裡在想：「如果這道房門不進去，藍妮妮那邊一道關是難過的。」他權衡輕重，把心一橫，裂牙一笑，說：「我是奉老板娘的命來辦事的，我們來找一個人，谷經理，大概妳心裡已經明白了吧！」

「哦」！找人，是找我嗎？」谷梅明知故問。

「不敢，是找丁總管。」

谷梅冷冷一笑，說：「找丁總管，與我何干，找我做甚？」

魏小六子靦了靦身軀，獰笑着說：「因爲她不在房裡，說不得要打擾谷經理。」

「混蛋，我也沒有替你們看着丁總管，替我滾出去。」谷梅變了臉，大聲嚷着。

「谷經理，不要發威，我們人是要找定了。」魏小六子仍不鬆氣。

「你們要怎樣？」

魏小六子把手向那胖子一揮，說：「闖進去，搜！」

「拍」！拍！兩記，清脆的耳光，打在魏小六子臉上，谷梅的動作也眞快，給他來個措手不及。

魏小六子手摸着火辣辣地雙頰，口裡却在大嚷：「打人，我同妳拚了。」

他口裡雖在嚷着，但究竟沒有敢動手。

這時，兩邊的房門，均已大開，擁出二三十個女人，一齊對魏小六子怒目而視。

那胖子眼看着不能下台，又震於谷梅的威勢，看着谷梅橫堵在房門口，如果要硬行闖闢，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人沒有找到，吃了兩記耳光，老板娘的差事無法交代，他們兩人既不想走，又不敢闖進房去，正在進退兩難。

谷梅心裡雪亮，在衆目睽睽之下，如果今天不讓他們進房，說不定要落一個包庇窩藏人犯之嫌，更進一步就有放縱林岫雲逃跑的責任。

藍妮妮是個心黑手辣的女子，如果這頂帽子壓在自己頭上，那項罪名，要洗也無法洗得干淨。

於是，她冷冷一笑，兩手叉腰，把身子略略向門外移了一步，說：「魏小六子，我讓你死而無怨，你要搜，就請進吧！」

這一下，倒把魏小六子給怔住了，假如進去撲了一個空，那事情可鬧大了，無故搜查經理的臥房，是該擔當一項什麼罪名？

事已至此，反正已騎在虎背上了，一跨步，轉身走進谷梅房間。

胖子倒底乖巧，他停滯在老遠的，沒有動步。

魏小六子一進房，就朝浴室裡走，他把浴室門打開，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來。

浴室裡除了盥洗面具，浴缸以外，空無所有，他兩條腿，有如掉在水桶裡一般，有千斤重，黏在浴室裡提不出來。

「還不替我滾出去，要我叫人把你送進差館裡去嗎？」

魏小六子直如大夢方醒，脚步一抬，如同兎子一般，竄了出去。

這一幕剛剛演完，仙鶴俱樂部丁總管失踪的消息就揚了出去，這是公開的事，林岫雲身為仙鶴俱樂部總管，不是一個普通的職位，在一夜之間，失踪了，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於是，登時物議沸騰，藍妮妮就在距這件事後的半小時，趕到九龍加連老道來。

「這是什麼回事，谷經理，好好的一個人會失踪，是誰威逼他的？」藍妮妮在俱樂部，當着衆人咆哮着。

「要不是魏小六子來搜宮，我們還朦頭大睡呢！」谷梅憤怒地說：「魏小六子憑什麼狗仗人勢，要搜我的臥房，現在放下小丁的事不談，他搜查我的臥房，大家都親眼目睹的，我不能緘默，我必定去報案。」

藍妮妮故意跟着大怒，說：「那也太不應該了，魏小六子不過是我們俱樂部裡臨時雇用的打手，怎麼敢搜查經理的臥室，再說，他不見得有那麼大的胆量吧！」

谷梅聽她的話，顯有迴護的意思，冷冷一笑，說：「他說是奉了老板娘的命令行事同時他是在搜查丁總管，這件失踪的事，裡面顯見是大有文章了。」

藍妮妮把桌子一拍，大怒說：「他們的人呢，竟敢假傳聖旨，妳不辦，我來辦，答把他們弔起來，抽爛了他們的皮，這兩個人的胆子也委實太大了。」

她明知他們是不敢再露面的，落得大發雷霆，死無對證。

她們這台戲演得太逼真了，各人肚裡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局外人如入五里霧中，有的替老板娘抱曲的，也有的為谷梅不平的，議論紛紛，把一座仙鶴俱樂部却弄得烏煙瘴氣。

但是，小丁終於失踪了，這是事實，仙鶴俱樂部在九龍是數一數二的大賭窟，一個女總管突然失踪，不是一件尋常的事，縱然仙鶴俱樂部不去追究，消息傳到警署裡，也要大張旗鼓偵查這件案子的。

這件事在藍妮妮來說，是頭痛到了頂，這個身份不明，來歷有問題的人，假如被警署追根究底查問起來，會牽到她的頭上。

她深悔上了當，不該把林岫雲搬出來，一個方傑沒有對付下地，又沒有乘心如願地把她毀屍滅跡，反倒弄得一屁股不干淨，悶棍吃在肚裡，有苦說不出來。

懊悔，不是辦法，也不能解決問題，腦子一轉，祗有倒轉頭來同谷梅說好話，同她商量，來解決林岫雲善後問題。

她裝做很傷感的神情，對谷梅說：「小丁的事，太使我傷腦筋了，谷經理，妳看怎麼去到警署裡去備個案，暫時不要把事情說得太嚴重，當然也不能牽涉到她以往的事，我們再慢慢設法來解決。」

谷梅兩眼一翻，沉着臉，說：「一報案，就得把她底子翻了出來，否則，叫人家怎好去偵查，事情已到了這步田地，我這個經理也不想幹了，林岫雲的本，我是非把它撈了回來的。」

藍妮妮一看她翻了臉，就知道事情難辦，不得不和婉的說：「谷經理，人是妳保薦的，我也不願意她出事，現在把它鬧大了，徒然使親者痛，仇者快，我們眼前的大敵未除，先自己窩裡來一個內鬨，那不是不要人家來打，我們自己先垮了給人看麼！」

「林岫雲這個姑娘的命也眞薄，還沒吃三天安閑的飯，又被人家背地裡計算，這明明是要她的命，我做姐姐的難道就袖手不管，問良心，我也說不過去，我們不能平白地讓一個無依無靠的弱者，受人家欺凌呀！」

谷梅義正詞嚴，理直氣壯的在說，藍妮妮眼睛轉了一轉，乾笑了一聲，說：「好吧，我去報案，妳們等着偵查吧！」

她在臨走的時候，又揚臉向谷梅說：「仙鶴俱樂部與妳訂有合約，不得任意去留，辭與不辭，但憑於妳，丁總管的案子，假如在中途橫生枝節，我姓藍的跟妳碰碰。」

中央警署接辦這件案子的是華人刑事幫辦費龍，他已先有成見，所以他在着手偵查的時候，先從仙鶴俱樂部方面着手，他並不要知道丁總管的來龍去脈，他祇調查當晚失蹤的情形。

他連谷梅向他供給魏小六子搜索臥房的情報，一概沒有採納，他祇說：「那是丁總管失踪以後所發生的事，已失去偵查的價值。」

他把仙鶴俱樂部的地形，繪了一張詳細的圖案，從小丁的房間及可能逃走的路線，做了一個詳盡的說明，他認爲丁總管是不滿現實，蓄意逃走的，不是一件綁架案，更不是什麼圖謀暗殺的案子。

他就這樣輕鬆無事的向上級繳了差。

香港大飯店五樓藍妮妮寢室裡，這個不尋常會客的地方，中央警署華人刑事幫辦費龍，得意忘形的將一件公文拿給藍妮妮看：「老板娘，這件案子算是已成過去，總幫辦已批示，「准予備案」了。」

藍妮妮用手接過那張公文副本，只見上面寫着幾行字，她也無心細看，祇在左上角寫着「准予備案」四個字上着實的盯了一眼，她又把原文遞還給費龍，說：「謝謝你了，費幫辦，這件事不是你辦，還得有許多麻煩呢！」

費龍打了一個哈哈，說：「這種案子我辦得太多了，不算什麼，再說，也是替我們自己省事，要是拿它當一件綁架案子辦，那就大費周章了。」

藍妮妮看到費龍兩手互搓，沒有走的意思，又遞了一枝烟，替他燃上，說：「費幫辦，你那天休假，請你到淺水灣我那間別墅裡去打一場橋牌，輕鬆輕鬆。」

費龍嘻嘻一笑，說：「我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忙，大年初一接下案子，也得忙個不停，說實在的，我們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準頭呢！」

「哦！」那太辛苦了，忙財，忙財，有了錢，忙一點也不算什麼！」藍妮妮格格的笑了。

「不瞞老板娘說，我們的錢，來得容易，化得也方便，就拿小丁這回事來說吧，我們總幫辦批那「准予備案」，四個字，就不簡單，昨兒我收下的那張票子，在身上還沒放熱，就轉到總幫辦手裡去了。」

藍妮妮聽了一楞，心中暗道：「十萬塊，還不夠，這傢伙喉嚨管子也太深了。」

但她臉上一絲未露痕跡，微微一笑，說：「那麼費幫辦是白代我跑腿了。」

費龍又是嘻嘻一笑，口裡支吾的說：「沒什麼，沒什麼，效勞！效勞！」

他顯得有點語不成句，藍妮妮扭動細腰，走到櫃櫥面前，從屜子裡抽出一疊簇新的花旗美鈔，數了三千，回頭往費龍袋子裡一塞，說：「少一點，費幫辦，以後還有事麻煩你呢！」

費龍走出了房門，小萬從裡間裡踱了出來：「這傢伙，好黑心，一件鷄毛蒜皮的事，一敲就是十幾萬。」

「少說些，小萬，財去人安樂，這回事鬧大了，方傑會不趁火打刼！」藍妮妮冷冷地說。

「我倒要研究研究這次林岫雲的事，她究竟被誰給誘走了，會不會是潘世泰？」

「姓潘的不會那樣做，人家有的是錢，他儘可提出鈔票來，名正言順的辦事，我想，這裡邊一定還有內奸。」

「妳是說谷梅？」

「我沒有抓到證據。」

「假如是她，我小萬也得給她一點顏色看看。」

「都是你給我介紹的好人，現在事情弄清楚了，她要不幹，就讓她走吧！」

藍妮妮是個嫉惡如仇的人，她昨天受了谷梅一頓搶白，心猶未甘，藉機想把谷梅趕走。

小萬知道他的性情，祇要她已經決定的事，是無法有挽回餘地的，林岫雲的事他還沒有摸清底細，谷梅再要離開仙鶴俱樂部，可說是功敗垂成，白白費了一番心血。但他的想法是不必猶豫，即速下手，先把仙鶴俱樂部的經濟搞垮了，以後的事就容易辦了。

小萬面上故意現出難色，苦笑着說：「讓我去同她商量商量，現在一般客人她都摸熟了，陡然換人，恐怕生意會受影響吧！」

「沒有關係，我自已會去料理，叫她把賬交清楚，即刻離開。」藍妮妮堅定地說。

小萬果然即刻過海，他一到仙鶴俱樂部，畢直走到經理室，谷梅看到他的臉色，微微一笑，說：「是叫我滾蛋吧，我早就準備好了。」

「妳怎這樣傻，師娘，我們就這樣撤退嘛？那不是太慘了。」

「有什麼慘的，你不是享盡了人間艷福嘛。」谷梅譏諷的說。

小萬低低地說：

「我還不是爲了替師傅報仇，否則，誰會喜歡那個老狐狸！」

「她並不老呀，你看那股風騷子勁，還不够人瞧半天的！」

「不要說了，師娘，我們趕緊想辦法打她一記，我同你一塊離開此地。」

「有什麼好打的，我一個女人，人家一來，就是前呼後擁，打手，保鏢的一大堆，不要說打，挨都挨不上她的邊！」

「妳把俱樂部的收支賬拿出來，賬面上有多少錢現款，軋一軋數，我自有辦法。」

「小萬，你又在胡扯了，賬面上的錢倒是不少，沒有藍妮妮的私章，有什麼辦法？」

「妳不用管啦，趕快去把數字査出，現在時間還來得及！」小萬看看腕上的錶器。

谷梅走到會計間，看了看賬面上的餘　數字，悄悄地取了一張提款支票，走回經理室，說：

「這兩天大概藍妮妮太緊張了，自從開張到現在，一直沒有提過現，總計賬上的餘額是一千一百零七萬四千餘元，這個數字已佔據仙鶴俱樂部大半資本了。」

小萬略一遲疑，說：「開一千萬，把零數留給她！」

谷梅一伸手，說：「拿來！」

「什麼！」

「最要緊的東西，藍妮妮的私章。」

「我能這樣地糊塗嘛！」小萬慢條斯理的在身上把藍妮妮的一顆牙質私章取出，谷梅匆匆地在支票上寫了一千萬，把自己圖章蓋上，又加蓋了藍妮妮的那個私章，把支票遞給小萬，說：「現在的計劃完全變了，看樣子我那兩隻箱子祇有犧牲了。」

「有了錢還怕買不到東西，師娘，再過一點鐘，我們在香港堅尼地道潘元家裡會面！」他又低低地問了一句：岫雲是不是在那裡？」

谷梅沒有答話，他把支票往袋裡一塞，說：

「藍妮妮是個詭謀多端的人，不要使她疑心，我還得同她上一套功夫呢！」

「好吧！不要多說了，快些走吧！」

過了大約有二十分鐘，小萬與藍妮妮在電話裡通話了，他笑着說：

「我已叫谷梅把賬交出了，連同她的私章統統在我手裡，妳過海來看一看，好叫她走啦！」

「小萬，你把賬簿支票帶回來，我不過海了，我想睡一會！」

「親愛的，妳放心嘛？」

「死鬼，圖章在我手裡，我還怕你與她共同舞弊吃我麼？」

小萬在電話裡嘿嘿地笑了。

「小萬，不要扯得太遠了，我身上好不舒服，快點回來陪我睡一會吧！」

電話掛斷了，小萬也從銀行裡走出來了。

好花易折，盛筵難再，藍妮妮在風塵中打了無數次的滾，經過了許多波折，尤其在男人方面，她是從來沒有打過勝仗。

不管她用什麼方法，她不是沒有看家的本領，但是她却累次在戰場上潰敗下來，她沒有一次能够乘心如願。

小萬，是她最理想的人物，她不惜功本在培植他，她做夢沒有想到小萬會叛變了，

假如有人事前告訴她，小萬是個不可靠的人，那她會同那個人拚命，因爲那是極不可能想像的事。

她今天顯得極度疲乏，就在香港大飯店裡，靜靜地在想，她叫谷梅離開仙鶴俱樂部，對於小萬是一種精神上的抱歉，但祗要特別對他獻上殷勤，或是多在他身上多用點溫功，小萬決不會爲了谷梅的事，而對她生着貳心的。

她躺在柔軟的席夢思牀上，疲乏中想入非非，雙頰緋紅，將一隻枕頭摟在懷裡，翻來覆去不能合眼。

「喲！不對呀，」她一看時計，已是夜晚八點，不禁叫了一聲，從牀上翻了起來。

她拿起電話，叫通九龍仙鶴俱樂部。

她在電話裡向對方說：「找谷經理接電話！」

那邊回答：「谷經理已經離開俱樂部了。」

「萬先生在嘛？」藍妮妮焦急的問。

「他也走了。」

藍妮妮無可奈何的把電話掛斷，在房裡來回踱着，「會是汽車出事了嗎？」她自言自語地說。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滴得滴得的鐘聲，更增加她的情緒不寧，十點，十一點，小萬杳無影信。

藍妮妮到底不傻，到了此時，她警覺地認爲其中出了毛病，她轉身走到保險櫃旁，熟悉地轉動櫃上的開關，櫃門打開，她並沒有注意裡面現鈔的數字，隨即就把上層小屜打開，兩隻失神的眼珠子，瞪得畢直，額上泌出汗珠，在她驚愕中發出顫抖的聲浪：「小萬，你居然這樣狠心，你把我的私章偷走了。」

她癱軟無力地躺坐在椅上，不用細細地想，這一次，她的損失必定慘重。

這個名鬪港九手狠心辣的黑社會領導人物，有如長空的孤雁，她在失望之餘，從來不輕易一彈的淚水，此時不知怎地，如斷線珍珠一般，從面頰上滾滾流下。

「小萬，你太絕情了，你要錢，可以向我說呀，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她喃喃地說。

她有如一個人自小便經歷慣了，吃慣了好的味道，看慣了美的顏色，聞慣了香的氣味，受慣了充分的安逸，她完全不知道一些不好的味道，她以爲用她的金錢和美色，去

對付男人，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小萬背叛了她，無庸諱言的，使得她受到以往所沒有受到過的打擊，她平時心理中認爲不可能發生的事，現在毫不留情的擺到在她的眼前，所以她傷心了，她切齒咬牙的：「我要把他找回來，我要折磨他，我要叫他知道我的厲害。」

事實終於是事實，她所想的完全令她失望了。

她雖然失掉了小萬，失去了一筆極爲可觀的數字，但是還不致於把她打倒得挺不起來，她運用她靈活的手腕，極力想使這件事不張揚出去，以免影響她在黑社會中的地位。

可是，最近她神經極度的不正常，看見人就起了仇視的心理，尤其是男人，她曾經下了最大的決心，把小萬找回來，派了許多爪牙到各處偵訪，結果是一無所獲，於是，她變得性情乖戾，殘酷無情。

物必先腐，然後蟲生之，就在此時，她的對頭方傑，正在對她準備行動，並且計劃把她打垮了躺在地上，使她永遠不能再爬起來。

仙鶴俱樂部的事，很快的傳到方傑耳中，方傑不恥的發出嘿嘿笑聲，金震代林岫雲不平的，說：「大哥，你錯怪了她，我說她不全是一個認賊作父的女人，她不過是一個弱者，她正在求助你的時候，不想被你給她一記悶棍，她又偷偷地跑了，聽說谷梅就是唐川的太太，你怎麼不把事情摸清楚了再做呢？」

「她不會跑得太遠的，我有法子把她找回來！」

「那是你想得太天眞了，她這次不來找你，就打算你把她找着，她還會理你嗎？」金震微微頓了一下，又說：「美孚洋行那個姓潘的大班，對岫雲追得很緊，假如你再遲一步，說不定人家已做了潘太太了。」

方傑被他一激，心裡有說不出的懊喪，恨不得立時立刻看到他曾經共過患難的林岫雲，他想起那天在仙鶴俱樂部林岫雲對他款款深情，他不但沒有接受，反而當場辱罵她，而且罵得非常厲害。

「現在懊悔有什麼用。」金震看到他臉上的表情說：「像她那種人，還怕找不到對象，不想她爲你吃了苦，你也爲她坐過牢，結果，你們兩人仍舊是分道揚鑣，大哥，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句話，被你給推翻了。」

「好啦，小金，我不想你再談岫雲的事，再等兩天，曹拐子要是不回來，我要對薔妮妮下手了。」

「你準備怎樣動手？」

「單刀直入，看見她就用我這個傢伙，把她打了。」方傑摸着一枝簇新的勃朗寧手鎗，說。

「要是她回敬你一鎗呢？」

「同歸於盡！」方傑毫不考慮地說。

金震聳了一聳肩，說：「那就太不划算了，藍妮妮現在已經是強弩之末了，你不打她，也會垮的，大哥，你不能這樣做！」

「曹拐子不回來，你們去未必就能得手，藍妮妮那個人，不是你們隨便可以對付了的，她祗有看見我，牙齒就會打戰，也許不要我費什麼手脚，不過，殺她的地點，最好是不要在仙鶴俱樂部，赤柱監獄那個滋味，我是不想去再嚐了。」

從大埔到九龍的公路上，一個黑衣短裝的人，低着頭，邁動緩慢的脚步，向九龍方向前進。

那是曹拐子，他躲在一個把兄弟家裡，大吃，大賭，又弄了一個當地的私娼，不到一個月把方傑給他的五萬塊，化得精光。

他勉强又多住了幾天，留不住了，他祗有回到九龍，他一路在盤算，他怕在半路上被藍妮妮的爪牙截住了，那就是死路一條。

他心中暗忖：「再去找方傑，最多弄個三千二千的，還不定能到手，最近錢來得容易，化得也痛快，少了不經事，總得另外打出路才好！」

港九兩地，像他這種人是混不出去了，他偶然想起荃灣那邊有個兄弟混得不錯，他四面一看，偷偷地鑽進了巴士站，把身上僅有的幾張散紙（港幣），向售票的窗孔中一送，他的手還沒有收回來，肩頭上被猛的拍了一下。

他吓得冷汗倒流，頭也不敢向後回上一回。

「吠！曹拐子，我找得你好苦呀！」

「是那位老兄，我！我！我……」

「還要多問麼！我是丁奇。」

他聽到丁奇兩個字，頭始緩緩的掉了過來，身上的汗彷彿已少了許多。

「丁大哥，久違了！你找我有事嘛？」他一面說，一面在猜，他委實無法猜到丁奇會有事找到他的身上。

「這裡非談話之所，我們找個地方談談」丁奇悄悄的同他說。

他們兩人找到了一家小烟館，曹拐子如大旱之逢雲霓，見了烟燈，來不及爬到坑上，滿頭大汗，一口氣抽了十幾筒，好似由陰司還了陽，始緩緩地吐着一絲烟霧，說：「丁大哥，我這回可搞得太慘了，去大埔亡命了個把月，口袋底朝了天，要不是碰到你，唉！天無絕人之路，總算我曹拐子還有救……」

丁奇躺在他的下首，嘻嘻一笑：「好說，好說，那個不知道你曹拐子，曹老大在香港吃得開的，敢情裡面一定還有文章，拐子，你我老兄弟了，有什麼說的，有困難，我丁奇不是半吊子，準能夠提你一把……」

曹拐子與丁奇原沒有什麼交情，要是他在風頭上，兩人迎了面，曹拐子說不定眼皮一垂，就能走過去，可是，今天他已是窮途末路，此一時，彼一時，他現在看到丁奇，有如看見親娘老子，倏然的坐了起來，說：「丁大哥，疾風知勁草，患難見交情，實不相瞞，我被藍妮妮逼得走頭無路，現在躲躲藏藏，老兄儘管吩咐，只要我辦得到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拐子，你現在是紅人了，只怕你一踏進九龍的地界，就會認不得我姓丁的啦！」

曹拐子眞也不賴，他把兩隻鼠眼一翻，一臉正經之色，說：「什麼話，我曹拐子是窩裡的朋友，過河拆橋的事就從來不會幹，你丁大哥看得起我，不給我淌下水去，不瞞說沒有那回事，即如眞的有朝一日我曹拐子發了跡，那還不把丁大哥請上坐，這就是我曹拐子一向作風，決不含糊。」

衡情度理，曹拐子決想不到有什麼奇跡可以發生，他落得說點好聽的話，好抓住面前的丁奇找牌頭。

「拐子，我倒不是給你吃空心湯圓，這趟我是專程來找閣下的，我在九龍邊界整整兜了一個大圈子，想不到今天在這裡碰上你，我的差事可以交了，你也算是交上了運道啦！」

曹拐子是何等人物，見眼生情，察言觀色，他知道丁奇的話，沒有半分假的，於是，他重又躺了下去，招呼挑烟膏，臉上的氣色立時就不同了，他把大腿幌了幌，說：「我說老丁你不要拐子長拐子短的，我曹某人不混不混，也是港九兩地打出字號來的人物，要不，藍妮妮會看中我，把我請去當麗都經理，你是知道的，我這個人是混慣了的，那裡受得了成天穿禮服的拘束，見了人就彎腰，我就不習慣，索性辭職不幹，替她顧問顧問

，裡子面子不是都有了嗎？不想那個女人是個狗熊皮氣，三言兩語同我鬧翻了，硬說我不上進，老丁，你想想，我能吃她那一套，所以我才見風轉舵，倒向小方那邊去的。」

他一口氣連吹帶打的說了一大套，彷彿是事情有了着落，他連丁大哥三個字也改了稱呼，小人還沒有得志，登時就換了一副面孔。

丁奇倒沒有同他計較那許多，只淡淡的一笑，說：「曹兄，我稱呼你拐子，是套近呼，有如你叫我老丁小丁一樣，想不到你在排我的錯，我們不談這個，我還有事，你在這裡抽兩口，等會見！」

他拿起脚，就往外走。

這一下，曹拐子可沉不住了，他的嘴，還啣在烟鎗上，也顧不得了，爬起來趕，已來不及，口裡却在大聲的喊叫：「丁大哥！丁大哥！喂！喂！你不能走！」

丁奇故意停在大門邊，回頭瞟了他一眼，說：「曹兄，我怕在這裡礙老兄的眼，等會再來！」

曹拐子丟下烟鎗，急忙從鋪上躍起，一把拉着丁奇的手，和聲的說：「丁大哥，大人不記小過，我方才說的話，大約是不中聽，來！來，我曹拐子向你賠個小心就是，你可千萬走不得，那不是要我的命嗎？」

丁奇看到他一副小丑的臉，既可憐，又犯嫌，嗤的一笑，轉着身子，又回到鋪上坐下。

「丁大哥，說眞格的，你這趟是特地來找我的？」曹拐子沒有把這件事放鬆，緊逼着問。

「不是找到你了嘛！」丁奇故意不作正面回答。

曹拐子眉毛一動，說：「不要賣關子，你到底找我有什麼事？」

「還不是爲了那個女人！」

「你是說藍妮妮？」

「除了她，還有誰！」

曹拐子眼睛翻了兩翻，心中想道：「他同藍妮妮有什麼過不去的事，看他一副油腔滑調的神情，敢情是找我曹拐子尋開心的！」

「老丁，你同藍妮妮有什麼過節？」

「假如有人要請你出來對付藍妮妮，要什麼代價？」丁奇的話已轉入正題。

「那要看是誰，我曹拐子不是隨便聽人差遣的。」他抬高自己的身價。

「當然不是方傑！」

「說正經的，藍妮妮也只有我可以對付得了，不是我曹拐子說句狂話，她見了我，雖不發抖，也得打戰，她渾身有幾根汗毛，我都數遍了，這件事，你丁大哥出面，我們行交行，我實收一個整數，多下的，是你的，你看怎樣？」

丁奇把頭點點，說：「不多，不多，我划算着也得十萬。」

曹拐子忽的把烟鎗一放，嗤的一聲冷笑，：「你只說了一個〇數，還有九十萬出誰的賬？」

丁奇把舌頭一伸，呆呆地看着曹拐子發怔。

第十六章　圓滿終場

一個陰雨的下午，天空烏雲密佈，大風暴即將來臨，方傑披了一件雨衣，開着車子由半山中直駛向干諾道上環盡頭，一處海邊的小茶室裡，他去電話亭，接通香港大飯店的電話！

「我找一〇七號說話！」

藍妮妮躺在牀上，拿起電話聽筒，只聽對方在說：

「妳有空嗎？我想找你談談。」

「哦！我眞沒有想到是你，你那個黑寡婦可好嘛？」藍妮妮酸溜溜地說。

「她是比不上妳的，所以我想見見妳！」

「那我眞是榮幸之至了，可是，我不想再見到你！」

「妳難道一點不想念我嗎？」

「小方，我們的事早已成過去了，覆水難收，你還在假情假意的做什麼？」

「我希望再訂一次合同，重圓舊夢！」

藍妮妮在電話裡嘌，嘌的笑出了聲。

「我的太太，我仍舊這樣稱呼妳，妳一定是感到頭痛的，假如我們再續訂一次合約，妳一定更會滿意的了。」

「好了，好了，我不想同你多談了，請你饒了我吧？」

「妳眞的不想出來？」

「我還想留着這條命呢，小方，也希望你把命不要看得那麼賤！」

「那麼我到香港大飯店來看妳！」

「我這裡不會客，同時，你大概也進不了我這個門吧？」

「妳在逼我同妳火拚？」

「那要看你的手腕啦！」

電話掛斷了，藍妮妮氣虎虎地又在轉撥另一個電話，那是中央警署的費幫辦，她把方傑威脅的事向費龍報了案。

她最近的確變了，性情變得難以捉摸，方傑同她通了個電話，這種事，要是換在以前，她決不會大驚小怪的打電話到中央警署去報案，那還叫是什麼在黑社會裡闖字號的人，可是，她一再受到男人的欺侮，尤其小萬這回事，使得她痛心疾首，她有時顯得張惶失措，雜亂無章。

但她仍舊要挺着腰桿來維持她過去辛勤的事業，她唯一的長處，就是永不灰心，她也沒有因爲方傑一個電話而足不出戶。

這晚，她把自己心愛的一枝加拿大手槍，子彈上了膛，往皮包裡一塞，保鏢的前護後擁，走出了香港大飯店。

她習慣的從尖沙咀碼頭過海，她穿了一身黑綢的旗袍，頭髮長長的散在後面，悠閒地燃着烟在船艙裡吸着，看來仍是風韻華貴，綽約多姿，天生的麗質，不由不令人向她多看幾眼。

仙鶴俱樂部的老板娘，有人認識她的，向她在打呼，她輕顰淺笑，微微的向熟悉的友人點着頭。

船剛剛啓動，她把兩隻媚眼向四週環掃了一眼，頓時打了一個寒戰，在她眼簾接觸，船中艙角落裡，坐着一個她所不想見的人。

但她沒有露出驚惶之色，鎮定如常，她沒有再看那個人，她祇把香烟猛吸着。

雖然如此，她心裡是在極度的不安了，她盤算着，在下船之時，怎樣對付那個身手矯捷坐在船艙角落的人。

她把眼簾微微向下合着，心裡在打着腹稿，於是，她的足尖輕輕向坐在對面的保鏢阿許碰了一下，毫無表情的看着碧綠的天空。

阿許警覺的向四週掃視，已經發覺船艙那個危險人物，彼此心照不宣，滿船的人却沒有一個體會到會有什麼爆炸性的事情發生。

船在九龍碼頭靠岸，人潮向岸上推進，藍妮妮究竟是個久經大敵，閱歷豐富的人，她不慌不忙的把皮包打開，取出鏡盒，在鈎畫着她那菱形的櫻唇。

轉眼之間，那坐在船角落的人已不見了，她始緩緩地走上跳板，低低地同阿許說：「你走在前面，假如再看見那個傢伙，開槍，不要放過機會。」

碼頭上的人在擁擠着，從九龍到香港的渡客又在另一個進口處擁進，她小心地左顧右看，竟然沒有再發現那個可疑人物，她迅速的跳上汽車，直向仙鶴駛去。

她知道那個人是不會輕易放鬆她的，不過，他決不會在人烟稠密中驟然下手，所以她一時認為還沒有到火拚的階段。

深色深沉——

藍妮妮心情沉重，方傑的魔掌好似已伸到她的頭上，這是給她一種無可補償的打擊，她對於方傑的個性太熟習了，她更知道他的槍法厲害，雙手發槍，百發百中，現在她不考慮這些問題，她也沒有低估自己的槍法，她要在適當時期給對方來個措手不及。

火併已是時間問題，鹿死誰手，無法預料，也決沒有妥協的餘地，她嘆息着她過去的錯誤，深悔認錯了人，此刻，「悔」已是多餘的了，不知怎地，她過去的那一套智慧竟絲毫不能運用在對付方傑的頭上。

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她自己也覺得奇怪，她祇要一看到方傑，她的智慧已是蕩然無存了。

她窮盡心力派出許多爪牙，窺伺方傑的行動，毫無結果，而方傑的影子，却時時陰魂不散的盯着她，如蛆附骨一般，老是在她眼簾中出現。

這兩天她更多了一層顧忌，那就是曹拐子已回到九龍來了，她對曹拐子原是沒有放在眼裡的，但是，她現在却在重視這個毫不足道卑鄙無恥的小人。

她已事先作了各種佈署，外面雖一再傳說曹拐子會出來做證，把她預謀殺人的事和盤托出，但她不表重視，她認爲那是毫無憑證的誣告，在香港的法律，僅憑一個人證沒有其它有力的證據，要想叫人負起殺人的責任，那是決無僅有的事。

當然，她另有一套，中央警署方面已非正式的向她說明，曹拐子是個問題人物，他的證言不足採信，於是，她有恃無恐了。

但是她知道曹拐子是個合出去的爛仔，祇要有錢，他是會賣命的，她不能不對他加意提防，同時，她正在設法找他，希望用錢來買動他，然後，再下手把他剪除掉。她四處遍佈爪牙，在追尋曹拐子的下落。

「老板娘，曹拐子已被我們查到了，他仍舊躲在他中環的老窩裡！」一個爪牙向她報告。

藍妮妮顯得精神一振，兩隻神祕的眼珠子打了一個轉，說：「他回到香港幾天了，同些什麼人接觸，那邊（她指的是方傑）有派人去同他聯絡麼？」

「我們監視他一天一夜，他窩在老巢裡，沒敢露面，聽說已回來有三天了。」

「沒有人同他來往？」

「方傑也在找他的人。」

「那就奇怪了。」藍妮妮困惑着說：「你們的情報正確嗎？」

那爪牙滿臉正經的，說：「決對正確，我們的人還在繼續監視着他，始終沒有發現那邊人的影子。」

「嗯——他的價值減低了。」藍妮妮沉默着，說：「除了方傑，還有誰會利用他呢？」

「好像有個陌生人去過兩趟，我們盯那人的梢，原來是替他送黑飯的。」

「有人替他送黑飯，這個線索不能放棄。」藍妮妮命令着說。

曹拐子的行動，的確神祕，他好像已知道外面已密佈監視網，一連幾天，他安靜的窩在家裡，那是令人難以推測的事。

那個陌生的人替他送了兩天黑飯，也機警的沒有再去走動，曹拐子仍是足不出戶，他的葫蘆裡究竟賣的什麼藥，一時無法猜透。

藍妮妮仍然沒有動作，她老謀深算在等待着，在她沒有摸實他的底細以前，她不想打草驚蛇。

最奇怪的是，方傑這兩天也沒有露面，前幾天他那種張牙舞爪的神情，忽然消聲匿跡，這更使藍妮妮加深疑慮。

原來緊鑼密鼓，眼看着好戲正要上台，不想滿天雲霧忽然消失，藍妮妮更顯得徬徨無計，她不認爲這是好的兆頭，因爲這種大風暴前的沉寂，她看得太多了。

相反地，這幾天賭場裡特別忙，生意興隆，賭客如蜂吸花蕊，川流不息，當然是利市百倍了。

於是，她忙碌得無暇去理會曹拐子的事，但她在忙碌過後，又感覺一種莫名的空虛，以前她親近過的男人，現在，一無所有，寂寞的心，增加了她的煩惱。

她原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自從小萬的事使她傷心以後，她曾經一度發過誓，不再去沾染男人，她認爲男人太靠不住了。

她對任何事都有毅力，而且堅強，可是，唯有用來塡補空虛的男人，她顯然是沒有那種勇氣，到了時候，就自然而然的束手就縛，連一點抵抗的力量都沒有。

「我需要拿出無比的毅力，我不要再去找那些壞男人。」藍妮妮愀然地望着鏡子裡說。

她在鏡子面前，足足坐了一個小時，平時洗過臉，挖一點面霜隨便塗塗，然後隨意梳妝一下就夠了，她有天然的美，毫不在乎塗抹脂粉來修飾。

今天，當她仔細對着鏡子端詳自己容貌時，一顆心驚訝的感覺壓縮得緊緊地，不知何時，歲月已將她僅有的一抹青春偷竊而去，帶給她許多的皺紋，她的眼角不作喜怒的表情，也呈現着幾絲固定的紋路，她以陌生眼光注視着自己，不由得產生一陣恐懼。

因而，她想到人終是會老的，假如不趁着還沒有老到無人問津之時，去尋求快樂，那眞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她的雄心重新在燃燒着，她要積極地去幹一下，她要剷除所有眼前的障礙物，而大大的享樂一番。

她不再迴避男人，甚至是方傑，只要他干願做自己的玩物，她可以來者不拒，不咎既往。

這個玩火的女人，從今天起，胆子愈發變得大了，她怕年華老逝，所以她要不顧一切的去追尋快樂，和擴展自己的事業。

她這種想法，從狹意方面去看，也許是對的，於是，她決意去做她應做的事。

這些日子，幽靜的生活，是她一生中最感到不愜意的時候，但是，要找一個理想的對象，仍舊是難如登天。

「老板娘！曹拐子這兩天又開始活躍了。」她的爪牙來向她報告。

「有些什麼人與他來往？」

「女的，男的都有。」

「女的？」她驚訝着，「像曹拐子那種人會有什麼女人會同他來往？」

她又感覺她的話說得不對，在不久前她自己不是也曾經找過他麼！

她想到這件事就不自在，從心裡泛起一種厭惡，她想，天下男人都死光了，也不會再找到曹拐子的頭上。

於是，她又補充着，說：

「是什麼樣的女人，大概是烟館子的老板娘吧！」

「對，對，有八成是的，我們在老遠看着那個女人包了頭，矇着面，來去匆匆，手裡還像拿着烟膏子。」那爪牙含糊其詞。

藍妮妮一想不對，假如是烟館裡老板，不需要矇頭遮面的，其中必是另有蹊蹺。

她原是多疑善妒的人，她在細細揣摸着那爪牙的話，於是，她認定曹拐子沒有那麼老實，成天躲着不照面，單就他的性格講，已經是超乎尋常，恐怕另有詭謀了。

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這是藍妮妮一成不變的主張，於是，她決定去看看曹拐子，看看他在圖謀着什麼花樣。

因爲，她知道曹拐子是個頭腦簡單，藏不住祕密的人，見了面，三言兩語，連嚇帶哄，不怕他不把娘家還出來。

於是，她不在去想曹拐子會做出什麼掀天覆地的事來，在她心裡上早就要去掉這塊毒瘤，留着這個人在社會上，有如白布上沾了墨跡，永遠洗不乾淨的。

她對那爪牙沒有露出痕跡，祇微微點着頭，漫不經意地說：「你們繼續去偵查那個女人的來路，不要放鬆一步，曹拐子的監視網不得撤除。」

那般爪牙成天吃了飯沒事做，專靠打小報告混錢，落得老板娘有話下來，其實，他們俱是窩囊到了家的一些飯桶，眞正有事臨到頭上，他們兩條腿比兎子跑得還要快。

藍妮妮把手一揮，又說：「飯錢到櫃上去支，有事隨時打電話向我報告。」

她沒有同他們說自己的動向，她把那爪牙打發走了，意念一轉，把貼身保鑣的阿許

找了進來，沉着臉，說：「今天我去中環找曹拐子，可能要有動作，你在我動手以前，先察看一下周圍的環境，不要讓他溜了。」

她略略化粧了一下，又檢查手袋裡那隻加拿大新式手槍，然後，她向阿許遞了個眼色，悄悄地走了出去。

中環，曹拐子的老巢，舊地重遊，她在老遠地就下了車，她從手袋裡取出一副黑眼鏡，架在鼻樑上，向兩頭掃視着，在那個熟習的門上按着門鈴。

曹拐子這幾天心神不定，他已接受了對方的委託，討價還價，先拿了人家三成定金，他拍着胸脯，把謀殺藍妮妮地任務接下來，他正在計劃着謀殺的方式。

開門的是個廣東老婆子，她一看藍妮妮，還以為是昨天來過的那個賞了她錢的女人，她老眼昏花也沒有思索，口裡在說：「大姑，請裡面坐。」

藍妮妮沒有出聲，阿許已挨身進了大門。

曹拐子正躺在烟舖上過癮，豎着耳朵聽到老婆子在叫「大姑」，他做賊心虛，仍舊把一隻短槍從牀下取到枕頭下面，凝神靜聽外面走來的腳步之聲。

這座房子小得也實在可憐，一進門，就看到一間連吃帶睡的小房，曹拐子躺在烟舖上，他總算沒敢大意，手裡拿着一枝籤子，兩隻鼠眼滴溜溜地向來人看去。

任他再是從刀尖子上滾過來的苦哈哈出身，也不禁吓得冷汗倒流，事到臨頭，祇有硬着頭皮從舖上坐了起來。

他沒有敢離開他放槍的地位，他把身子移了移，勉強咧牙一笑，說：「是什麼風把老板娘吹來的，我這裡妳還記得呀！」

藍妮妮沒動聲色，淡淡一笑，人已走到房子的當中，阿許却是當門而立。

「老板娘，我這回可苦夠了，人在大埔，心還是在妳老板娘身上。」他抬頭一看阿許，又把話轉了彎，說：「我過去一切做得不對，一出門，就念到老板娘妳待我的恩惠，我正想休息兩天，把人養得像個樣兒，再來見老板娘磕頭賠罪呢！」

藍妮妮看他一副慵相，兩粒有黃豆大的眼污掛在眼角上，早就惡心，她沒有即刻答他的話，扭動着身軀，在房裡來回走着，一雙銳利的目光，却在他的烟舖上四處掃射。

「老板娘，是打九龍俱樂部來的，辛苦了，請坐呀。」

他沒有看出藍妮妮的來意，紊亂的腦子裡仍在胡思亂想，他也聽說過她最近的近況，因為他知道她是個喜怒無常，捉摸不定的女人，或許她此番前來，別有懷抱，來找他

塡補空擋，也未可知。

此時，那廣東老婆子却端着兩盃熱茶走了進來，仍舊瞎着眼睛，在叫：「大姑，請用茶。」

藍妮妮看老婆子站着不動，順手在手袋裡掏出一張十元票子，遞交給她，說：「妳走吧，這裡不用妳照呼了。」

那老婆子歡天喜地的接過票子，說：「這位大姑眞好，每天來都要賞錢，多謝，多謝！」

原來她站着不動，是在等賞錢的，曹拐子聽得心驚肉跳，白了她一眼，說：「又在胡說，還不快滾出去。」

藍妮妮冷冷一笑，接口道：「曹拐子，不要發急呀，有貴客光臨，還不是體面的事嘛！」

曹拐子心裡發虛，乾笑着說：「別聽她胡說，這個老婆子又聾又瞎，成天瞎說八道，老板娘，妳想想，我這裡除了妳是個唯一的女客，我一生無二色，我敢發誓。」

他故意的亂扯，又想往臉上貼金，又覺得話不得體，望望賭在門口的阿許，又望望藍妮妮，滿臉尷尬，地上有個洞，他就想鑽了進去。

藍妮妮却沒有理他在說什麼，把臉一沉，說：「曹拐子，我看你白活了幾十歲，說話顚三倒四的，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大概是你臉上發癢了，要挨耳光子吧！」

「不，不，我是說實在的，我這個人最老實，看見女人臉就紅，所以我才用這個又聾又瞎的老婆子，不想她張冠李戴，亂說一頓，眞，眞，眞把人氣壞了。」曹拐子期期艾艾地說。

「你最近打算怎樣？」藍妮妮想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動手。

「我還不是外甥打燈籠（照舊）再過兩天白的，黑的斷了粮，還得請老板娘提拔啦！」

「嗯——我正想請你去幫忙，代我照呼一個老朋友。」藍妮妮說。

「是誰，那太好了，如果老板娘不記前嫌，賞我的飯吃，我這個人一向是恩怨分明，叫我替妳死，我都願意。」

「那麼說話可要算數？」

「軍中無戲言，老板娘，我要說話不算數，軍令從事。」曹拐子見藍妮妮詞色轉變

，心裡也在亂動，說不定他會倒戈相向，再替藍妮妮出賣死力。

這個不講道義的小人，他把話說完以後，用手一指對面舖上，嘻嘻的做個鬼臉，說：「要來兩口，提提神嗎？」

藍妮妮借着他讓抽烟的機會，把身子從坐椅上站了起來，冷不防一隻槍口對準曹拐子，說：「我請你到陰曹地府去照拂黃三爺，他這回死得太委曲，是代人受過的，你去同我梢個信，就說我對他萬分抱歉。」

「使不得，使不得！」曹拐子身子向後一仰，一隻手已伸到枕頭下面。

說時遲，那時快，藍妮妮的手指已經扣動，砰！的一響，曹拐子「哎唷」大叫一聲，斜倒着躺在枕頭旁邊。

「再補他一槍！」藍妮妮滿臉殺機對阿許命令着。

砰！砰！兩種槍聲，同時發出，藍妮妮就在這兩種槍聲之間，嬌呼着躺下去了。

原來阿許在發槍的同時，曹拐子的手指已把短槍扣住，掙扎着反手對準藍妮妮面部發出一槍，於是，這個玩火的女人，終於被火燒了身子，死在曹拐子的一槍之下了。

阿許無可奈何地看着藍妮妮躺在血泊中的屍體發抖，此時，藍妮妮已不再是嬌容艷麗，而是滿面血污，左頰上穿了一個彈洞，死狀慘絕。

廣東老婆子看見出了人命，拚命的大叫，阿許把槍頭向她一比，說：「再叫，要妳的命！」

阿許見主人已死，自己已無靠山，如果在此時驚動了巡街的警探，出了兩條命案，那還不吃上官司，他們這種人是狠慣了心的，他也顧不得料理主人的後事，祇把藍妮妮手袋內的現鈔取出，在藍妮妮屍體旁邊默默地站了片刻，一狠心，掉頭走了出去。

藍妮妮的一生事蹟，以及她最終的結束，當時曾經轟動整個港九，這個一代女傑，從此長眠不起，黑社會裡談起這位曾經喧赫一時的人物，大都為之惋惜不已。

藍妮妮是死了，不但方傑已失去了對象，當然小萬，顧娟，岫雲都放鬆了一口氣，唐川的仇已報，最後剩下的就是岫雲與方傑未了之事了。

林岫雲一口氣堅持不再與方傑結合，他曾經使她傷過心，她已看破紅塵，決意找個清靜的尼庵，落髮修心。

「妹妹，妳這是想錯了，方傑不好，可以另外找個對象，落髮修心，那才是最傻的事，不是我說句不中聽的話，像妳這樣年紀青青的，又無夙慧，妳也熬不住，那還不如

死了干淨呢。」顧媚羞澀的勸她。

「那麽妳呢？」林岫雲回頭向她一看，說：「妳的年紀也不大呀，等妳找着人，我再結婚好啦！」

顧媚雙頰一紅，說：「我嘛！當然不會走在妳後面的！」

「是誰？我怎麽不知道，怪不得妳篤定呢，原來妳不是個好人！」

「這是人生的大事，做了就不對麽？」

林岫雲被她說得低着頭，兩手祇在搓着衣角，臉紅紅的，越發光艷照人。

「那麽我們一言爲定，我看妳如同是我的妹妹，妳的事我就同妳做主了。」顧媚輕輕一笑，她拿起電話撥動着，祇聽她在電話裡笑着說：「小方，你的事我同你說好啦，你該要怎樣的謝謝我？」

「我同妳供長生祿位牌，好嗎？」方傑在電話裡笑着說。

「好啦！快點來吧，人家在等着你呢！」

「好，好，我就來，我就來。」

有情人終成眷屬，方傑終於同他患難與共的林岫雲結合了。——全書完——